光緒永嘉縣志

永嘉縣志卷三十二

藝文志八

文內編

奏議

宋

周行己論察朋比壅隔劄子 歷代奏議

臣竊謂人臣之私莫大於朋比而天下之患莫深於壅隔古之人君所以操獨斷而任賢使能廣羣聽而達聰明目蓋防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總攬權綱勵精政事官無大小事無巨細皆出宸斷親御翰墨臣庶奔走聽命海內歡欣而蒙德二十年閒法全而令具治定而功成天下既已無事矣臣愚過慮竊意萬機之繁久勤宵旰臣願陛下儲精淵默游意太清小職細務責之三省百司而獨操其要者在於察股肱之任必出於公使無朋比之欺擇耳

目之官咸竭其忠使無壅隔之患如此則職何小而不舉事何細而不聞不待悉煩聖慮而天下之理得矣臣愚不勝區區螻蟻之誠

論戒飭守令監司奉行詔令劄子

臣久居田里僻在海濱竊見陛下每降手詔幽遐之民歡欣爭聽至於感泣皆知聖主愛民之深然而四方萬里之遠州縣官吏之衆豈能悉如詔旨奉行不違閒者累行申命使監司使者歲行舉時頒檢察違戾丁寧訓飭亦已至矣而積歲習弛不肖之吏尚多廢格臣愚欲望陛下出自宸慮更定守令監使之選使承流而責以布宣增置御史之員使分部而察其勤情如是則上澤必行下情無壅遠近同仁臻極治矣

劉安上論蔡京　劉給諫文集

臣近累論前給事中蔡京罪惡顯著伏蒙聖慈開納罷京職任俾領宮祠然猶帶提舉叨綴從班士論喧然未以爲允臣職當糾彈宜思報補不敢默默臣竊惟延閣之職本以旌寵才學文行之士琳宮之任本以優假勤勞王家建

立事功之人宗市井買販之徒未嘗學問字多不識每上章疏取笑縉紳則何嘗有學交結豪民以規厚利干求進用形於簡牘無異於登龍斷而鑽穴隙者則何嘗有行起自布衣驟躋禁途從容瑣闥侔宦寵祿則何嘗有勞居論思之地曾無小補惟以道家吐納爲說則何嘗有功臣以謂延閣華資真祠逸任皆非宗所宜處陛下雖優容而公議未厭何可得也況宗妄自尊大上輕君父侍立瞑目不恭之罪莫大於此義難寬貸若尚留京師臣恐招權怙勢陰計邪謀密佞國論有害治體此有識者之所深憂陛下所宜留神詳察者也伏望睿斷降出前後章奏證宗之罪重行黜責以協公議

林季仲論軍費劄子

南宋文範

竊以天下之勢猶一身病在四支不足憂病在心腹爲可畏天變見於上坤載震於下水旱不時兵戎相雜此四支之病也爵賞及於無功府藏困於冗食賦斂仍數人民怨咨此心腹之病也邇者國運中否禍亂頻承二聖六宮遠征沙漠兩河之地淪於異域生靈瘡痏迄今未瘳斯病也亦云劇矣然而陛下入承大統海內之民悲喜若更生無

懷二心以他適者緣祖宗以來除煩解澆輕徭薄賦涵養垂二百年深仁厚澤有以結其心爾臣以是知天下之病在四支不在心腹也然國以民爲本民以財爲命取之過多予者亦怨官曰和買買者初不和也民曰樂輸輸者初不樂也錙銖之求不能給億萬之費涓滴之積不能實尾閭之泄日削月朘寖以大窮禍有不可知者或曰兵貴精不貴多太祖削平僭僞不過十萬所得蜀兵擇其精者止留一百二十人餘悉遺之則嶺南諸國之兵所留者可知矣令列戍相望穴食尚衆盍亦擇勇銳而汰老弱給以閑田使耕鑿於其中可乎或又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曹彬平江南太祖不與使相但賜錢數十萬其他隨以平難者皆厚賞之終惜名器不肯輕予今邊陲有警全軍轉官有功者悔無功者怠非所以示懲勸也盍亦告戒諸帥覆實奏功斬獲顯著方許第賞至於給歷乃朝廷之異恩宜留以待立奇於淮北者其餘碌碌從軍止以金帛犒之可乎不然軍費日滋民力愈屆今年月支一百萬明年月支二百萬又明年月支三百萬地未恢復即前日之地也民未蓄庶即前日之民也坐以自困事窮變生臣恐天下之病不在四支而在心腹矣惟

陛下蚤圖之幸甚取進止

張闓條闕政劄子

比年災異數見去春溫台颶風壞廬舍以萬計二浙飛蝗蔽野今歲夏秋雨淫水溢米值翔湧太陽薄蝕星緯復爾當思應以實不以文乃者言路輕易出令不謹君子未進小人未退給札條弊政而無所更革臧否監司守令而無所升黜文具如此致變固宜至如近則荊襄江淮守禦缺然遠則蜀道連歲出師凋瘵已甚陛下方馳騁毬馬日引痕子野心之人周旋禁籞垂象安得不再三示警耶

論罷荊襄屯田

宋史食貨志

今日荊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強之百姓於是百姓舍已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數百里而歛呼以來或名雙丁而役其彊壯老稚無養一方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荊襄之地終不可耕也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續食則老弱饑死疆者轉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荊襄之田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聞之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矣異

時墾闢既廣取其餘以輸官實爲兩便　宋史

弭災禦盜劄子

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道還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被於編籍臣願陛下嚴贓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復征寬夫之擇例爲文具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　歷代奏議

薛季宣議徙流從軍劄子

臣聞牧馬者在鞭其後顧羊者去其亂羣施之於民其則不遠先王制徒流之法所以懲惡綏死也隸於赤籍所以繩其悍兵困之居作所以折服其心用示戒懲於以納民於善而除俗之蠹也近自軍法之壞紀律無存配流之徒知不得與善人齒於是留則肆其頑惡逃則流爲奸盜推埋屠販習以爲常向之所以繩其悍兵折服其心者曾不復見爲民之害莫甚於此竊見大軍招剌強仕絶爲難得給貸例物其費不貲強剌良民不勝其擾每念小人罪至

徒流以上非勇悍則奸賊也收之於軍則使貪使詐之法可得而用漢世募弛刑徒從鑿下周世宗收天下奸人亡命以肅禁旅治以軍法皆有成效臣謂先王之徒役之流隸於亦赦此其意也尊律以纏之師役以折服之使遷善嚮功不復混於民伍而爲善人配蠹鞭其後去亂羣者不幾足乎願詔天下州軍凡罪至配流年五十五歲以下非尩羸無疾患者並送大軍收管情理輕者特免刺面其徒罪以上願從軍者許從原收仍免重役如此一歲之內大軍所得將不啻數千人無非悍戾之夫比之招刺而來居然異矣軍收其用民去其頭善有所還人除其害而法出寬厚亦當今善計也

奏事劄子

臣聞人主之爲天下莫大於天下不可得而欺夫使天下皆不可得而欺則欲無不遂爲無不成自昔號有志之君其所欲爲非不甚盛甚美然卒有亂離之嘆蓋欺之者多耳夫欺者之情狀天下皆知之而人主獨不知之是豈人主不欲察之而甘於受之耶近者爲之地則遠者有盤錯之堅大者爲之助則小者有彰露之援其察之豈曰甚易

乎守令之所臨治不過一郡一邑之間旦暮坐廳事中豪家巨俗敢於欺侮而不懼者恃有胥吏爲之囊橐也人主萃天下之責而以一身臨之之爵祿勢利足以動人小人而不爲欺何以有僥竊富貴之望而罪之根本則在於左右之囊橐致使人主無從而察之也夫左右之爲欺甚於天下彼其何候辭色之工窺見意向之密捭闔逢迎殆難以狀其巧也故有托正以行其邪假廉以濟其貪僞直以售其佞薦退人才不於有所匿黜之時而游揚中傷於平居無事之日一旦匿黜之際雖人主自以爲出於獨斷而喜怒氣欬已歸於囊橐者之門矣然則左右之爲斯人主又何從而察之耶亦曰秉聽無我收骨鯁棄軟熟而已且可以利來可以使懼有見而不敢言或言而不敢盡皆軟熟之人也骨鯁之士惟胸中耿耿不能與世推移急危存亡之秋乃可望以仗節死義平時軟熟自爲身謀而欲望以急難非所聞也借使舉朝之士無非軟熟之人其爲壘壘大矣於人主何利焉若乃骨鯁之士世多以好名疑之夫名天地之美物不易以與人而亦天下之公論不易以冒得舉事進言果出於爲君上爲社稷也然後可以得名不然將誹謗隨之矣故在臣子自爲學問之計不可存好名之心人主爲社稷計惟恐不得好名之士人人皆好名畏義

則人主所欲爲者無不濟矣故欲絶天下之欺惟在於收骨鯁收骨鯁在於兼聽兼聽莫難於無我入者先主繼有他說不能復入何以鑒擇其是否乎骨鯁之言非無我則誠難於受之也入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此漢初之謀臣所以事英畧大度之主而使羣策之用者其言如此齊威之霸其機不在乎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繫乎毀譽者之刑毀譽不公則刑賞不行欺者殆無以禁之矣恢復之功獨可日月冀乎此臣所以冒昧而獻兼聽無我之說也陛下靜觀而熟察之倘有驗於微臣之言功業成否反掌閒耳

薛叔似論聽言劄子

臣聞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此聽言之要也且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敬或以罔或以諂諛輻輳攻之之各求自售而其爲說皆有以文飾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汙白使黑呼爲正爲邪或辭同而情異或言此而意彼辯言至於亂正游言欲以自解劉向所謂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蓋謂此也然則孰從而察之曰萬事有正理天下有公論質之正理而然採之公論而然則其言爲必可行之言質之正理而不然採之公論

而不然則其言爲妄言繫易所謂鄭枝游屈孟子所謂詖淫邪遁蓋舉其大槩而已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不知言無以知人乾坤所以知險知阻者舍簡易何以哉雖然是非邪正之人不察固害治也是非邪正之兼容尤害治也假如愚者至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今日以某人之忠言也聽之明日有欵罔者亦聽之不加罪焉人何憚不爲欺罔今日以某人之抗論也聽之明日有詔諛者亦聽之不加誅焉人何憚不爲詔諛是非兼容久之是必爲非所勝邪正兼容久之正必爲邪所傾唐史所謂引桀跖爲孔顏相鬭於前而以衆寡爲勝負豈不甚可慮哉陛下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中心無爲而守至正凡臣下之進言一經於前無不洞見然優游寬容未免過當故其用舍進退或至混淆二十餘年之間治道不振國勢不尊其端蓋出於此伏願陛下廓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審言者之事理而一揆之公論則宗社幸甚

上殿劄子

臣前月十四日奏對伏蒙聖慈褒答天語從容且於執中用中之說明白詳盡仰見陛下天縱生知有非臣下所能

竊測萬一夫曰執中曰用中曰建中曰建用皇極此皆帝王相傳之要旨爲治之大原也人君而不知此則用舍好惡孰爲之機予奪去取孰爲之衡本亂而未治內暗而外明臣未之前聞然既曰知之矣而復不能行其所知與不知何異故必舉十六相必罪鯀驩兜共工必治洪水必定貢賦必征三苗而後見堯舜用中之實必官德賞功必兼弱攻昧必伐夏必旁求俊乂必子惠困窮而後見成湯執中之實必伐紂必反商政必丕平富必克知三宅必灼見三俊而後見武王建中之實夫執言其執之不失也用言其用之不差也建言其建之不悖也皆一也中非他也心焉已耳至理雖具於心而功業不著於世詩書所稱亦無其實矣子思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之中不可以測也發不中節則人得見之矣故其喜樂也必沛然加雨露而天下皆舒其怒哀也必稟然如籍雪而天下皆肅約已量物卽此而是也窮理盡性卽此而是也參天地贊化育卽此而是也如是而執中用中建中之實始著今陛下生帝王千載之後得帝王此心之同而從欲之效未臻唐虞拯難之功未伴湯武豈功用循未究歟豈有得其理而無其功用者歟伊尹曰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臣不勝拳拳

葉適議治勢疏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矣昔之論治天下者以爲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尙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數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失强故忠質文相代若循環而無窮而或者又曰弱之失在於惠也則莫若濟之以威强之失在於威也則莫若反之以惠惠出於賞威正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所勸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蓋其意以爲治天下之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張一弛者弓也而羿之能不與焉虛而欹滿而覆者器也而倕之巧不與焉故三代非忠質文之尙而周秦無强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雖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淺深而要以爲天下之勢在己不在物夫在己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爲而莫或制其後導水土通山澤作舟車刻兵刃立天地之道而列仁義禮樂刑罰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賓餞日月秩序寒暑而禽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爲者也及其後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己故其勢之至也湯湯然而莫能遏反舉人君威福之柄以佐其鋒至

其去也不能止而隨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其身者臣未見其可也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篡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怪而其甚也宦官之微匹夫之奮呼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沈湎淫洪而已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十世鳴呼勢在大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其或在於宦官或在於士卒或舉威福之柄以盡奇之者此甚可嘆也臣嘗怪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威契丹南伏李璟法度修舉文武並用太祖皇帝踐祚十年之閒不耀兵甲俘取僭僞之君若拾遺天下爲一身致太平爲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圮缺者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爲收拾不能什一而孱王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翁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爲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己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惡

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以畏一人賞而天下何以慕而刑賞生殺豈以吾能爲之而足以制天下者雖然鳥高飛於重雲之上魚深游於潛淵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後先維附聯絡而不敢自棄者誠以勢之所在也故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離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則存絶則亡臣嘗考之載籍自有天地以來其合離張弛絶續之變凡幾見矣知其勢而以一身爲之此治天下之大源也

辨兵部郎官朱熹狀

臣聞告君之言必以實而非其實者爲欺臣竊見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間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論怪駭莫測其故蓋熹素有文學行誼居官所至有績因王淮深惡之遂不敢仕淮既罷去陛下趣熹入對用爲郎官無不稱慶忽爲栗誣奏使去衆議洶洶不平臣始疑之以爲得非熹果有罪外人不知而栗獨得其實耶暨栗奏文傳布中外臣得始末參驗然後知其所言熹無一實者也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疏然臣子之大義一也烏有栗以[illegible]實

之罪欺罔君父而臣忍不以其實陳於陛下乎栗言熹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剳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除郎省剳郎時遣同江西提刑司接人其時朝士皆共見之熹以脚疾發動不任下狀遂申尚書省乞假侯痊供職是栗謂熹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司不肯供職非其實也栗言熹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緣長貳不合管郎官廳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鐫諭既入官門上殿奏事并偏謁宰執臺諫郎乘輸入部供職良不為難乘郎官印記難以葉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為卿貳不能宰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負衡懼所有印記無所歸著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久以至於達旦臣聞熹未對之前脚疾已作當對之時偶然少止對下之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脚痛復劇既申尚書省祗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歇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熹既未供職其可受乎熹已申省給假奏雖欲聽栗鐫諭而扶曳供職可乎是栗謂熹不受印記偃蹇拒違君命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擕門生十數習為戰國之態妄希孔孟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也臣聞朝廷公教育於上士子私淑艾於下自古而然使熹果無學術何用師之果有

學術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自標目乃所以爲人材計爲
國家計也今栗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爲熹之罪而又謂
非治世之法宜禁絕之此又非其實也栗又言陛下愛惜
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選亦
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正丞計衡兼權
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者不
薄而熹乃薄之臣闔陛下明詔曾任監司知州者始得
除郎矣館寺監久次又以嘗歷知州則
不可事久得之當遷郎官哉差除之制那換闕次移
衡用熹何德焉是又急於誣熹罪組繼言語足
其文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言職制者朝廷之
紀綱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囁乞將新舊任指揮並
且停罷臣聞唐以左右丞進退郎官本朝故事未之或
然惟臺諫彈劾有停斥之請給舍迴駁有寢罷文至於
六部寺監舉劾其屬必日乞行遊徹其文婉其義所以
重臺綱而尊國體也今熹爲栗屬向未供職而以
望風劾之且兼用給舍臺諫之職劾之例何哉栗以
制紀綱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制說非其實也凡
釆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道學一語利害所不
罰朱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善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

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忽創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過愆相爲鉤距使不獲進於是賢士惴惴中才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遊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此於陛下彰善黜惡封植人才以爲子孫無窮之計者其損不細矣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於下而更襲陳賈鄭丙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嘗害第恐自此讒口橫生善良受禍誠不可不預防而早辨也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方齋心滌慮以俟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忠今一郎官去留何至讀譊徒溷宸聽哉蓋見大臣以下畏栗兇燄莫敢辨明積其厲階將害大體伏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官惟其實摧抑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

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於此

戴栩奏事劄子 歷代奏議

臣仰惟陛下英明冠古聖德緝熙凡在列之臣無不以講學爲言所謂講學者中庸大學其首也臣不佞以爲陛下

之所講挐臣之所對未免寖流於虛文臣請擬其切於實
用者言之臣聞中庸之學自謹獨入大學之學自致知入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
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能謹於喜怒哀樂即自其謹
獨而得之人雖中智無不知戒懼徒以隱顯殊制作輟靡
常惟於不睹不聞者謹之則誠意所積流通無閒今陛下
臨朝若神非不嚴格恭己南面非不粹淵然退而寒之者
多矣暫御使令慧黠者獲進巧詐者見容燕飲之不節舉
動之少輕宮庭隱微一有過差皆足干陰陽之大和近者
星象違度陰兩彌句蠡螟爲沴穀價騰踴瘢癘游作流離
日繁陛下反於躬真足以位天地育萬物乎然後謹獨
之學可驗也大學日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夫能
底於至善即自其致知而得之天下事物無窮莫不有定
理其本末有倫先後有序惟事事物物求其至焉一理既
通獨類自悟令陛下精一之談不絕於口危微之旨日陳
於前然尊所聞行所知者鮮矣處事用人明辨是非有
幾號令所出朝令更而夕變除授加條佞而忽賢朝者設
施一或失宜皆足以召天下之釁侮近者訛言迭與廷叛孽
閒起某事未作而人疑其無成某人新未用而人疑其必敗
陛下反之於躬真足以明明德而新民乎然後致知之學

可驗也臣願陛下取二書而觀之不以廣誦泛說爲能而以切問近思爲貴守之以誠養之以敬講學之功始爲有補矣且中庸大學一理也中庸之九經即大學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也大學之毋自欺即中庸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書二而理一惟當使此誠此敬無一息不存耳昔唐德宗出宮女屏遠玩好淄青將士投兵相謂曰聖主出矣吾屬猶反乎及其倦忌一生以推誠爲無益則貞元之弊有甚於肅代陛下於此察之使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敬則主勢几隆獨非今日之急務乎唐憲宗平淮蔡制馭强藩論者謂非朝廷之力自以措置能服其心及其驕侈一萌任用便嬖聚斂之臣則元和之治終愧於二祖之風烈陛下於此加省焉知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則天命日永獨非今日之永圖乎夫以陛下耽玩此學之久嗜慕此學之篤又體察此學之詳臣申復其端不以爲贅辨明其實不以爲忤而臣進對之始亦姑論其大略而未敢備舉也狂瞽之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幸

禦邊劄子

臣請言天下之大慮今殘虜不足慮矣近而可慮者淮孽也遠而可慮者韃人也淮甸之孽雖逆名未彰而逆節已

露我之耕牛則倩客以致之我之戰馬則昂價以誘之我之材木則資以爲舟筏之具朝廷方計糧而爲之鋪廣羅以應其需稍拂其意則起而殺官吏焚城郭暴骨草莽積聚爲之蕩然一得其善言則置而不問夫朝廷不先事以激變誠大體也臣授之事宜自可並行而不悖陛下與大臣務爲恩言以存其終始中勅制闔常爲之備俟其有變而誅之彼之未動則有所忌憚動而欲爲不善則天人共憤而曲不在我矣輒人擾我邊陲西起巴蜀中經襄漢東並進泗横亘數千里度其勢未能加是汗漫意羣盜潰卒假託名字游魂籍息不然則所過郡縣驅其丁壯老弱以爲前鋒耳若是者當精閉謀以何之不可聽其自爲去來也然臣謂二者實所當慮而先爲不可勝以待彼之可勝則必有措慮之地矣陛下所恃爲攻戰者非吾兵乎所恃爲除障者非吾民乎今日三衙達於屯駐將帥指剋日甚借貸之責僨差使之納賂征行戍守反利其死而名糧口券動古慮籍甚者家貨豐餘與夫材力出衆者往往負忌百計以善之而陛下之兵怨矣自內部達於沿邊州縣股剝尤爲苛峻稅賦之重輸賊討之過倍搭幣貼入自爲折問而茗鹽酒麴動致破家甚者和鑊城築之類科柳百端朝廷雖給本費以巨萬計反席卷而藏之而陛下之民怨

矣兵怨民怨陛下不得而知所恃以爲耳目者風憲之職
而巳閑有背公徇私竊弄威柄尺牘所馳轅門鈐閣無日
無之其嘗求囑託如神校之陛補掾屬之辟薦主將州郡
能順適其意則過雖山積且曲爲之地矣奚肯爲陛下言
哉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是雖有激而
云亦末俗之通患也臣不識忌諱位卑言高何所逃罪惟
陛下留意自治之策使可慮
者不至於可慮天下幸甚

陳宜中請禁鹽法抑配之害劄子

曩歲淮揚鹽道梗廣鹽益出於江湖南北之境司局之賣
數餘羨朝廷之鈔額頓增比年以來越界有禁鹽之滯者
無所泄鈔之增者不復除重以銀價倍蓰綱解追促鹽司
無以爲策徧追鈔多致抑賣縱責諸吏立限倍輸食鹽
之戶口不加多日納之錢銀不加少鈔戶須身蕩產不足
填償諸吏剝牀及膚肆行抑配分鄉置局計口敷鹽雜以
灰泥減其勑兩沿門強委刻日責償前欠未消後敷匯至
不能償者舉數十惡少席捲其家繫釜亦衾靡有遺者甚
至搜抉煎熬誣以私販棗入家許爲私鬻攤執遍及於
謁飽科罰不問其是非民不聊生惟各待死昨者臺臣嘗

以計口食鹽之害爲言弊端紛如未易頓革
欲乞行下監司痛行禁戢實去民間之害也

劾平章賈似道劄子

臣竊見近者叔將挾北透渡已踰兩月上而三宮下而萬
姓皆謂平章賈似道督師江上一出不能報三朝禮遇之
恩必能以一死謝天地涵育之澤而乃提師逗遛不發一
矢今月十二日忽報臣等孫虎臣退師又二十日報臣等
以諸軍巳潰初猶有自爲一決之語既而報爲海上迎駕
之言臣見其乍日自詭知兵意其有深謀秘計可以救一
脈於垂亡有非脅儒所可測識忽於二月二十八日早有
督府垂行吏歸乃言似道於二十一日夜三更鳴鑼一聲
喝散諸軍竄身而去莫知所之臣聞之血涙逆流欲死無
所因痛念向時丁大全敗竄之時適際理涸再生之造饒
卽末第似道時適當國臣起身書生叨居要地雖一出於
先帝簡拔之恩不可謂非似道進薦之力臣每見其施行
時有差舛未嘗不隨事補規才彈力之莫能救正稔禍今
日涕隕何追似道既巳喪師又竄身上誤宗社臣向在烏臺
既無呂誨之先知今居執政又不能爲魯宗道之力爭罪
何所逃謹亟具自劾以聞欲望聖慈將臣誅竄以謝天下

張孚敬正典禮疏

臣竊推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皇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即勅議追尊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邇者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者然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聖諭以此禮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皇上純孝之心矣此有古者逆謂言者為當恐末免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禮為臣固未敢以為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則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為皇上明辨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育為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尙為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七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

之天下也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孝宗與獻王兄也與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與獻王長子也今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真猶高皇帝親相授愛者也故遺詔直曰與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若爲考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在人不可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與獻王何在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與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兄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當以君臣禮兄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王爲人後況與獻王叔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得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皇上謂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必爲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人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末有嗣其詔蓋預爲外藩援立者坊此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概論乎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

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夫人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遵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者矣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皇上虛己宏大疇咨衆言倘以朝議爲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爲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承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於忠而未必皆道也遜志之言疑於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於不忠又豈敢昧於自獻以誤君於不孝惟聖明體察而裁決焉

廟議疏

伏惟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執論聚訟四年更詔三遍蓋漢宋以來之君所不決之疑至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皇上成之真可謂洗千古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是以新詔傳宣愚氓丕應蓋禮必如此然後合

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也茲光祿寺署丞何淵妄肆浮言破壞成禮稱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太廟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爲與獻王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何淵以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此之今之德祖請立世室比之周文王武王不經甚矣皇上聽明中正諒已察之茲言也上干九廟之威鑒下駭四海之人心臣敢不爲皇上言之昔漢哀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爲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是爲干祀亂統人到於今非之今何淵請入獻皇帝主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皇帝之上歟序於武宗皇帝之下歟孝宗之統傳之武宗序獻皇帝於武宗之上是爲干統無疑武宗之統傳之皇上序獻皇帝於武宗之下又於繼統無謂何淵所請此何言也如謂太廟中不可無禰漢宣帝嗣昭帝後昭爲宣之叔祖史皇孫嘗別立廟未聞有議漢宗廟無禰者蓋名必當實不可強爲也如謂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由皇上以及聖子神孫於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於獻皇帝廟當奉以私親之禮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者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皇上追尊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爲者也此臣

所以昧死勸皇上爲之也入獻皇帝主於太廟者禮之不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不爲之也夫成禮則難壞禮則易伏乞皇上念此禮大成原出聖裁匪由人奪奈何忽一日遽爲小人所破壞耶

又議孔子祀典疏

竊惟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尚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通行集議一洗前代相沿之陋永爲百世可師之典臣無任願望之至

○一謚號臣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至唐開元追謚爲文宣王宋真宗加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爲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奸謀也國初大學士吳沈孔子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者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于名正乎于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稱者麟經之筆削

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
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
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
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
聖人榮乎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
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吁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
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
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
可有臣非王而可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彼天也人其可欺
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彼於當時而其教實
垂於萬世事之以王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
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卽師也師
卽君也二[illegible]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
爲師者也[illegible]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
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于稱師者習
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稱其師有曰孔子
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諡則
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
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論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
之論每病於狗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論夫子

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己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又前布政夏寅作政監曰唐開元既尊老子爲元元皇帝尊太公爲武成王則追諡孔子益有不得而闕然者也夫自漢時始初追諡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谷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諡法爲輕當時不過以配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前祭酒邱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奸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諡也哉然則不加以諡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

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殁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爲言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謚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汙下之見何足爲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益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

一。章服 臣謹按唐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閒始詔用冕十二旒袞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毀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袞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大學止用神主不

設塑像令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擲以此觀之見十二旒衣十二章實因前元之舊非聖朝之制即濬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塑像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以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唐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巳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土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化其道而爲之郡異彫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予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爲師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見流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嘗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非外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巳搏土爲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況所塑者特具人形

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而為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令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視之所乞如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陋敎如儒臣宋濂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此其一也

○一籩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宮縣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籩十罍全豆十蓋國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宏謨議詔增六佾舞為八佾加籩豆為十二前祭酒章懋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籩十豆故增為十二籩豆蓋尊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惟八籩八豆今增二焉止為十籩十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籩豆其說未明行禮者尚詳審之又夏寅曰籩豆增為十二六佾增為八佾臣當時論奏以為十二籩豆八佾唯太學可行此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祀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況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

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籩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大乎至魯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君之心入佾十二籩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予上

○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至開元閒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回唐貞觀閒詔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閒配享孟軻元豐閒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為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此也又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蹟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于冥冥中不能一日安其身於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為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尊者為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

而教民孝矣又謝鐸奏云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明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詭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爲今之計莫若別其父於闕里立廟祀叔紇而配以顏路曾皆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學士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實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祀啟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國公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

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殁之時
以朱于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
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泰檜和議奉祠於閩其歷官
行己俱有稱述臣乞將承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啟
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雄文
矣　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開元三十一年始以
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盍當是時聖學不明
議者無識拘於舊註疏請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
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
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可否
而瑩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
隣之召爲秘書郎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汗免官髡徙朔方
自刺不殊文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
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即是觀
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日
爲經師使脩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
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
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升錯
使其子經世之徵言疏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遴以獻頌
爲郎不修小節專附會圖讖以致貴顯盍左道亂政之人

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傳祖老莊而范甯追究
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註風角等書班
之於孝經論何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
行多不法權語武勃平而自免得不傅士毀武於朝及子
賓客爲謚條之而武之心決玄子爲死則又造謝不衛先
儒謂聖禮家司宗而身爲賊吏纂魏賊徒可爲世鑒王肅
在魏以文適至馬昭當是時昭成敗之勢已成蕭爲世臣
封蘭陵係官司中頌軍乃坐觀其惡及母邱儉文欽起兵
討賊蕭又爲所馬師晝策以濟經傳若好人佞已乃其過
之小者植預則著亦止有左氏要給集解其大節益無可
稱如守冀陽異數魏遺洛中之譏盡人曰懼其爲害耳非
以求益也代不之際因所瘦貴於名殺江陵之人以吏則
不廉以將則經義凡此諸人其後之教得罪非小而議者
謂能守其遺守轉相授爰以待明公學者不爲無功臣竊
以爲不然夫國其遺經若左邱於詩羊高罪梁赤於春
秋伏勝孔安杜之春書毛周禮可以高穀秦火禮后
蒼之於禮記存子於之於喪九人當堂生之於儀後惟
易以卜無僭之而遺緯非此融則幾乎熄矣此之功之
不可退者以之從祀可也若始等不過訓詁此九人所
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典故唐以備經師之數祀之爭當

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雜不正之人使安亨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好詔逕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日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將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以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邱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買者受崇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日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根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根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根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

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賊
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
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
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
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
林放五人旣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蘧瑗
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
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
相符而不外於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
祇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廟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
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
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
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
言者欲並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如董仲舒
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
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
云耳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
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
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
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

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道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耳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刻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爲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於學者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鄉先生歿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官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衍

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闕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涫祐貢舉於成涫受宋恩者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忘君親而不恥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循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無哉況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不正也舉人杜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啟蒙一書則元定之稾又曰元定生平學問皆寓朱子書集又日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爲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擢錄至於範數雖入其子沈之所著者沈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沈之言女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之沈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貳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

政所奏率多正論可採宏治初會奉孝宗聖旨著禮部照例會官議率爲沮格不行及按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爲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爲有見不可遽易侍即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邪瀚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擧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於成憲以文其說而於吳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畧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唯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依係乃據爲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爲過也此豈橫私意於胸中者所能與哉臣詳杜華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公論實有胡衛聖道之功蘇軾日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歐陽子今之

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豈可闕哉

進大禮要略疏 張文忠集奏疏

臣仰惟恭穆獻皇帝尊號廟祀典禮成備前者翰林院侍講學士方獻夫集諸臣奏議禮部尚書席書為之纂要上請頌布矣皇上欲重其事復敕館閣儒臣纂為全書臣愚俾與有事不能無言為竊以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矣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矣皇上之改非改今日也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諍非諍今日也諍漢宋諸臣也是宜皇上之欲為全書以昭一代君臣之行也夫前之集議成於禮部猶從案牘之文有司之書也今之全書出於史館宜從典則之體天子之書也有司之書所以行於一時以曉凡愚不可遠廢也天子有書所以傳於萬世以著令典不可苟為也伏乞皇上嚴諭館閣開誠布公必倣史書凡例以年月日為綱凡於大禮有關者每事必書每書必實至於諸臣奏議成如禮者必采其精不如禮者亦存其概備載聖斷以裁成之以見非天子不議禮其權非臣下所得而竊之者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贊禮所載多制度儀文而已曾有如今日嘉靖之禮經

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乎若但因仍案牘之文
未免有失典則之體疑非美則爰爰則傳焉者也皇上所
定之禮出於漢唐宋之上而所成之書肯出其下乎臣自
建議以求履歷所知無敢自斯輯爲要略誠有不得已焉
者也謹用稽篤成編裝爲二部一備聖覽一付史館采焉
又疏臣等伏承聖諭大體書成有分毫未全亦宜添入又
伏孜召入文華丙殿面諭大禮書未備特命纂修傳之萬
世用心纂修臣等學之三長愚無一得風夜不遑懼無以
彰聖孝答明命也臣會以履歷所知輯爲要略凡百九條
上乞聖裁已奉欽依送付史館以備纂述欽此然此乃臣
一人聞見而已竊謂斯禮之爲書也舉三代之隆垂百王
之法取之不可不虞擇之不可不精如奉迎皇上及皇上
初辯藩府要基章爲發安陸等儀皆奉迎及從駕諸臣所
知也又如皇上令內閣詳論大禮其節次御批及執奏之
詞召對之語皆內閣大臣所知也又如皇上以大禮未定
孝心未遂五年有成兩宮無閒皆內監外廷老成諸臣所
知也是試皇上至德要道真宜傳之萬世不可不謹書備
錄若也臣積考事貫增爲要略凡百三十五條敬謀裹欽
用代抄騰裝潢成部再乞聖裁候命下之日於凡所宜咨
問諸臣各給一部令以所知限旬月閒如例開詳送赴史

館以備采擇庶乎集衆見以成全書矣

王健題覆進樂律疏

竊惟聖王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其治辨者其禮明其功大者其樂備故禮樂者所以整齊上下諧和民物見天地之情通鬼神之德治道所急不容偏廢者也我太祖高皇帝己乾定鼎也首命儒臣修大明集禮而樂附焉其見於聖諭有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一此以見聖習蜀易超然遠覓觀昭曠之道察化理之原其所以昭示將求何盛哉夫昔人謂禮樂百年而後興識者尚竊遇之尸兮不忠不恕之論況今聖代重熙累洽垂二百年則大呈兌之典其不在並乎惟我皇上紹統御極執中恭和德事叶臺極于方外延及羣生治功隆祐僞制全盡祀天地帝冊月帳先豊亭宗賴寬然類然斯已昭一代之大典亟冊也之容見而賴樂指有未備者則讓之不傳而幾之不宗有謂心達者求知而無師知之者欲敦而與徒哉與之于亡謹也聿局禮請御製圜丘樂章仰窺聖心之於樂有

神會焉數年以來德化涵育風聲感召一二臣工稍稍能言其義嘗有奏請稽古樂以裨盛典者矣又有請復古樂以神聖攻者矣然而其說循畧今太常寺典簿文察復奏前因進古樂笙蹄青宮樂調等書郎所撰述較爲詳密看得其書生黃鍾術有補解者以取聲也大司樂六變八變九變有推明者以和調也文武行列有分屬者以定舞也簫管鍾鏞之屬有圖考者以正器也郊廟之樂以諸周宮朝之樂倣諸虞青宮之樂兼倣虞周而用之皆據經考傳貫穿載籍法有得於往古論不詭於前賢庶幾哉能用心之勤而聞樂之教矣但中間大不報一節欲移於冬至後九日使是以改麻則置之閏交節將至於期不改麻則享祀爰貿不容以大麻序均之未見其可而他亦或有泥而未融偏難以舉蓋以樂之義既爲難知其氣之候亦末易考固不得而一二之以而并廢之也所據而前項奏進等書請下太常寺等衙門取其用宜於世者選能歌舞童幼肄習每季終赴本部按試以別勤惰仍委照前教習使之翕繹心力益宏職業則所以考定中聲章宜和氣當更有進於此者而禮樂並隆此其會也

王德乞簡輔臣廣錄用疏

臣惟自古帝王致治之盛必資於輔弼之臣而咨詢博采當慎於任用之始故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必求皐陶伊傅周召以爲臣而其致治之隆有以參天地亘古今立極垂敎萬世成取則焉洪惟太祖高皇帝繼天出治稽古建官始責成於六卿列聖繼體守成因時立政復委重於館閣逮我皇上軫念政本益重輔臣簡擇之命屢形詔旨聖慮閎深思得真才以爲夾輔至眞切矣近核大學士嚴嵩題爲內閣缺人辦事奉旨會推來看臣仰見皇上憂勤惕厲之心用賢圖治之急是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君者也顧安得命世之佐以副側席之求乎選用之精任用之當正惟其時敢悉愚衷少備采納竊惟大君者天地之宗子大臣者宗子之家相陰陽賴之以燮理臣工視之以師法四裔觀之以賓服萬物因之以咸若其職任誠隆其關係誠大也故必行履忠貞以盡其德器識宏博以充其材朝野具瞻以隆其望然後足以當其任而無媿乃若文言飾貌而迂疏不適於用強學博辨而執拘不通於時外飾廉隅而中藏貪詐以濟其私陰懷薰毒而陽爲脂韋以保其祿此天下之大慝也有一於此皆足以妨賢而病國蠹治而殃民稔惡於無窮流禍於後世非特一時一事之失而已使非辨之於未用之先而悔之於既用之後以致

上孤聖明下叢羣議雖讒斥有加而傷敗已著竟亦何益於朝廷之萬一哉但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幾微疑似之間誠有不容於不愼者臣嘗考宋儒朱熹有言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晦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磊磊落落無纖介可疑者必君子也使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蝨如鬼蜮如狐蠱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此固取舍之極則而觀人之法也簡擇輔弼之方亦豈有踰於此哉惟我皇上精察而愼用之耳昔唐肅宗用楊綰爲相一時大臣聲樂騶從率皆減撤俄頃轉移中外翕然宋英宗相司馬光而遼人戒飭邊吏愼勿生事閒黨遼人畏戢甚於誅伐此固得人之證也夫二君皆中才之士愼用二臣猶足致效況我皇上以大有爲之君憂勤惕勵之心用賢圖治之急如此豈無若人以應其求者乎此臣所以望皇上精察而愼用之也臣又聞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構非一木之材故國家治化必賢才彙征而後可成昔虞周之際百揆庶牧悉賴忠良先後疏附奔走禦侮罔非吉士用能同心共濟以成雍熙永清之治仰惟皇上棫樸之化三紀於茲宜乎人才

輩出比隆前代良者每遇廷臣員缺輙患得人之難豈生才有古今之異哉良以進用之途未廣而遺佚之賢尚多固有志節足以表世而嘉遯自肥才猷足以底績而論議未及或以一青之微而遂捐其終身之用或以東隅之失而難收其桑榆之功又豈皇上愛惜長養曲成迨就之心也哉臣願皇上俯念機務重地簡自聖衷敷求正人以充任用仍乞勅下吏部將節年薦舉遺佚人材公論共惜者盡數疏名上請特賜超擢或遇缺塡補輔臣不得擅其予奪銓曹不得專其意見臺諫不得私其親識無使庸流下品得以乘機濫進加有推舉不公狥情偏執者容臣遵例糾劾務求允協則股肱惟人而朝無倖位功過並使而野無遺賢隆古之盛有道之長可坐而致矣

王良心請修德業光大孝疏

竊聞孝也者治天下之至德要道人君宰制六合統理萬幾任大責重而化理之原莫先於孝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始於宮闈而風行海宇者用是道也我皇上沖齡嗣位六載於茲敬事兩宮孝養彌篤撫綏萬姓仁澤覃敷天下熙熙然享太平寍謐之福由然矣頃者皇上嘉禮告成荷家聖母慈諭勸勉皇上修德保身復勅元輔張居正納誨

輔德又戒諭夫人婷子及太監馮保等調護輔導薄海內外感舉手加額曰聖母之愛皇上也至故訓皇上也切洋洋聖謨昭法則垂訓戒之真祉稷無疆之休也及輔臣上請宣付史館皇上心聖母之心必欲服膺匪懈而尤勉輔臣以左右臣輔之益雖虞帝大孝曷以加焉臣竊慶遭逢怵躍無已夫復何言但臣待罪諫垣誼當先事獻納況恭睹慈旨諄復皆臣子所欲言而未能者陛下大婚肇舉方且以道御情仰承懿訓臣安能無言以揚聖謨而贊成陛下之大孝哉臣莊誦慈諭深思遠慮日向學日勤政日聽信老臣曰戒匪人至訓慎起息節飲食尤深致意孟軻氏有言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皇上欲求事親必以守身爲本能守其身則不溺於孌倖不移於近習而惟賢人君子之是親老成忠告之是聽邇者皇上勉留元輔正慮學之未成志之未定而惓惓於調元贊化之計意至殷也故好學而理有未明勤政而事有未達皇上尤宜悉心咨訪始終優禮庶幾任賢勿二而治功可成至於部院大臣則朝廷之股肱也引見而咨訪之所以明一體之義臺諫諸臣則朝廷之耳目也言事而優容之所以作敢言之風民困不可謂不恤矣然東南水灾邊陲地震呻吟憔悴之民可置之度外而莫之省憂邪財

用不可謂不節矣然賞賜饋餉費用不貲當公私困竭之時可任其濫觴而莫之裁抑邪自宮闈以至外庭其事不可以枚舉而惟以聖母之訓念茲在茲心存寅畏而事皆合宜遇燕若則思撙節不以隱微而或忽遇老成則思優禮不以人近而或疏橫經問道雖終日而忘倦恭默思治雖日晷而不遑存之念慮不忘聖母之憂思措之施行儀乎綸旨之告誠則德業日新上為天心之所眷下為民心之所歸祿位名壽之全其承保之矣臣又聞古聖王之事親也常朝者三而問衣問膳必安而後色喜今聖母雖還本宮其心必有不能一日釋者臣顯皇上定常朝之儀孝養之禮視昔益隆則進見以時可遂天倫之樂而定省不曠益伸孝子之情燕閒之暇聖母亦得以從容諷諭而皇上之日進無疆永有所賴所以慰二祖列聖在天之靈為國家永久之計端在是矣

葉承遇定國是疏

臣聞帝王之道在知人而知人之道在進賢退不肖然眾言淆亂必折衷於聖而後國是可定也大舜明四目達四聰以大智稱矣惟執兩端而用其中此舜之智之所以大也恭惟我皇上英明天縱獨攬朝綱撤壅蔽之私去多門之

弊直不世出之主也項因御史譚耀論胡執禮孫應鰲等事旨下吏部覆議此皇上好問好察之智也及部議既覆奉聖旨孫應鰲起用不出故意遷延明違前旨胡執禮行事酷猥俱著致仕員缺另行推補此皇上執中用中之智也大彝之智何以加之哉臣覲旨下部議初止於孫應鰲胡執禮二臣而已冢宰揚巍併議徐學謨四臣無乃抗明旨而排公議乎臣閱邸報科臣鄒元標論大臣難進易退事奉聖旨徐學謨著馳驛去張仕佩准致仕科臣徐三異論留臺具臣等事奉聖旨熊汝達前管工誤事如何輒起用著冠帶閑往科臣張維新論慈禁與工具臣不堪大任事奉聖旨劉志伊著致仕俱吏部知道欽此天語森嚴聞者悚悚下之吏部所共知也揚巍獨不聞乎乃於徐學謨稱其老錸熊汝達稱其古樸張仕佩稱其剛直劉志伊稱其清謹且目之爲老成正大而歎其去爲可惜推揚巍之心皆以皇上之所擯斥者爲非矣四臣之擯斥錄科臣之論勃也科臣之論勃錄羣僚之采訪也皇上何心哉從公議耳科臣亦何心哉亦從公議耳楊巍稱其賢而惜其去果何見也如稱其賢也則誤事如熊汝達皇上惡之阿附如劉志伊皇上加之巍獨不聞乎是非混淆賢否倒置非公是矣如惜其去也則朝廷愛惜人才凡大臣家居一經

撫按薦舉遇缺推補不忍終棄之也魏獨不知乎作爲可
去作爲可留非國體矣冢宰以天名官天道至大至正者
也皇上奉若天道尤至大至正者也皇上秉至公以納科
臣之論列揚巍任私意以爲巳逐之邪臣過加標榜爲後
日起用之其裁抑直臣啓他日壅蔽之漸如御史丁此呂
攻訐時弊明旨所不取也而指其正大老成所見巳與皇
上異矣皇上一天也所見旣與天異其可稱天官之職乎
揚巍生平履歷素有才望儔紳之所敬仰但今晚節末路
一生患得患失之心不免囿寵附權遂有徇私滅公之舉
且如堂考選官此祖制也一徇囑託至以臾自得官雖選
卽爭之而不聽裁革頂首此新例也一徇吏請項首盡復
其舊雖明吉在前而不忌此其用心似非純臣之道所宜
罷斥以警官邪者也參照吏部尚書揚巍譴始息終色厲
内花計在附權抗明旨而不顧意欲陷直排公議而不畏
以請託而壞堂考之嚴規徇私情而復項首之積弊旣失
鑑衛之環難總銓選之司伏乞陛下獨奮乾剛亟施夬決
將巍卽賜罷斥庶百官之表率可端朝
廷之壅蔽自撤其於聖治裨益多矣

劉康祉覆邵康節錄後疏

竊惟夫子之道至宋而大明而崇儒之典至我明而大備故自夫子以下顏曾思孟以及程朱皆得垂珪結綴延及子孫非推崇道實報功也道同而功異者何以其羽經冀傳多所發明探往聖之心源掖後起之趨步也即造詣並深而著述稍儉者其報典亦稍啻矣故邵雍暨周敦頤張載嘗時未之及此按臣攬響中州九原興歎而爲邵氏錄後之請也蓋儒之道大暢於程朱而發端於周邵二子邵者周張之並時而二程之旻友其學由春秋而入易由理以該數而極其精微於皇極經世之書蓋河洛圖書之所以淵源飛潛動植之所以兆應內聖外王之所以體備無不賅而存矣此其詣於諸儒爲獨精而功於諸儒爲並烈者也第其世遠年長已經三朝歷金元之兵戈懼譜牒之末確五百餘載之湮淪而一朝遼與曆叙恐國家有不次之恩而先儒受非類之祀合無行令按臣再行細核果係真正的派子孫與否據實上請徐議推恩又周敦頤張載二子其視邵雍採蹟之學與齋而傳道之功亦埒諸生誦法彼此無昧今也崇道酬功此與而彼啻則君子之澤未長而承學之意不釁合無行令陝西湖廣按臣一慨體訪真正胄裔與邵氏之後同與贅纓或徑照程朱或另爲擬議則首出大明之昌期有表章真儒之盛典似先朝若留

以待而人心益感以奮
錫極建標寰瀛鼓舞矣

周應期諫遣監臣疏

臣近察宣大荒地回津準撫臣馮元颺揭爲疆事敗壞已極民情潰散可虞恐乞聖明急收監臣新命以成大美以杜危機事內稱賊已破太原略踰安直趨固關漸逼畿輔正宜急收人心併力固守忽奉上傳有十總監一時並進之舉百姓皇皇駭悖至欲閉門從業而適賊卽未至已有奔竄之形矣等因臣披讀末竟不覺推心嘆曰誰司封疆而令聖主焦勞一至此乎年來賊流兵篤魚駭獸奔中外並無足恃惟恃祖宗之深仁厚澤與皇上之傷厲憂勤耳至山承薊遵宣大等處臣皆親歷其地市井荒涼村莊堇戶關官府至輒驚而走一時而遺十監臣地方作何支持卽諸監臣陛下選擇而使不致生事而長隨把牌磨牙吮血嗟茲殘黎能叩天閫而訴之乎津撫所謂皇皇駭悖閉門徙業誠哉其言之也臣嘗慨國家衆建親藩欲其屏翰王室乃閹尉怙威於外致失民心名城屢陷貪位慕祿之臣反借護藩爲功名念之氣短今總監監視之遣其運籌横梨未必過於督撫鎮諸臣徒令猴冠虎翼魚肉小民猝

有不虞委而去之進爲登陴捍敵者哉伏乞陛下俯採芻蕘立賜撤回崗以核勦責督撫以固圉責道臣以省刑寬徵斂蓄人心責有司內地既安外寇自不能犯否則做上年閒分遣察撫諸臣督察城守鄉勇諸事如有蒙飾一體坐罪亦可釋皇上宵旰之憂矣若增設監臣恐賊未至而地方匆匆多事未見其可也明者察未然況最顯者哉

陳堯言請靖難諸臣謚典疏

臣竊見皇朝永樂初年靖難時死事諸臣如尚書鐵鉉陳迪都御史練子寧景清侍郎卓敬黃觀侍讀方孝孺寺丞鄒瑾給事中黃鉞紀善周是修知府姚善知縣顏伯瑋等求可備舉或忤旨或犯蹕或捍難攖城或知事之不可支而從容自裁總之抱不事二君之赤心蒙禍最慘結二百餘年之碧血貞芳久埋幸逢聖作物覩之朝正際表廬封墓之會惟不靳寵褒於一字庶可振忠義於千秋說者謂事關禪代閒有忌諱殊不知文皇帝靖難之師迫而後起天與人歸已昭然於天下後世若諸臣者獨懷高皇帝三十餘年培養之恩故百折不同甘死如飴富貴若浼斯不負在天之靈耳逮夫革除以後文皇帝每與臣下言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至永樂九年都御史陳瑛以屢逮建文

諸臣羅織苛刻坐奉職無狀下獄死十一年勑諭齊黃等
違親未逮者悉皆宥之時庶吉士錢習禮與練子寗有連
爲人所持學士楊榮以之聞文皇帝欣然曰使練子寗尚在
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卽日下令禁止此其於死事諸臣
方有借忠憐才之意復何忌諱之有惟是褒崇之典若懸
之以待我皇上此舉也正所以妥靈二祖而善繼其志善
逖其事以完累朝未了之局將見天地訢合神人交暨薄
海內外瞻仰鼓舞頌大聖人之作爲超出尋常萬萬矣

張天麟劾岷藩疏

臣備員寶慶於崇禎九年內因巨寇竊發犄角臨藍荷蒙
簡命撫道相機撫剿又蒙欽差翰林臣馬世奇捧到勑諭
致書宗藩岷國主親親仁民恩義秉至正以邊方不肖有
司不能宣奉皇上綏懷德意故尊陛國主統轄一方一切
利病得與糾察無非惠此元元蕃誠重之誠念之也不意
有岷府僞官府校全不仰體皐上慈愛挑激藩王假傳令
旨擅用龍牌收罪犯以爲爪牙受民詞以恣剝削凡五屬
內有爭產報仇者借端投獻較量家產搜刮半進方免有
先赴院道控訴者被告避罪郎啟本報復非行有司註銷
郎行長史守備勾攝攫金滿志方免以致有家者破家無

財者禁斃始至害及一州隨後偏及郡縣道路以目究抑不伸岷國主寬洪度量但深居宴樂不察賢愚概行收用以致奸邪得以乘機虐害民心解體前按臣所列單款千百中一二五屬受害最烈者如違制則廣收無賴假長史吳從哲假校尉蕭麥雲等擅受民詞借用龍牌提拿騙害尤其尋常替襲藩王仍食全祿扶州私派每石秋米加徵三升五合不由院司道府受封請護衛部覆不許郎私招土兵三百餘名收養閒宅逃宗幹城等同選抜百人入王城放砲操演兵糧不許奏請强州私派廩餼四千石棍徒黃雲試投獻男婦因加守備職衔管操佔鄉約所爲衙門豎立旗幟扁其額日盜戚營奉令旨下鄉擅殺良民無數搶掠民財二千金以石城亥奏士城擅派修砌因而指揮王之陞鎖營差遣管砌堤一千五百餘丈八遞孫十四楊益等每遞派相見銀五兩洸役入百名每日五分陞侵三分每日點不到者罰紙一錢二分本官人役每日取供應折銀三錢業經二載剝削不堪運石班軍民夫累死無數如借人命揑敵害民則有如宗女王姐縊死閣宦王進忠抄洗黃永裳之家財貢生曹夢蛟之監責如借端打馬受之害則有如乘國妃虆逆下鄉折毁陽宅陰墳强捉周間斬之投入爲僕如以人命爲草菅則有如童生嚴中觀燈之

立釁國門販木商人莫大猷莫老五之四名梟首其餘細徵小事不敢妄賣天聽似此天高法遠臣等法不能行稍忤其意禍便不測臣職在監司專轄一方誠恐地方不安民心變亂不但民心不得安有負皇上仁民之恩且慮親藩不得安有幸維城之託偽官狼校肉何足食耶伏乞敕下本省撫按諸臣會同楚府將偽官狼校照款究贓正法救民水火自固藩封字長踰格仰祈聖慈鑒察施行

王瑞楠請飭吏治疏

自古有國家者靡不以收拾民心為要務故民為邦本本固邦寍年來虜寇交横骨卵血海即此鋒鏑之遺黎無異巢幕之燕子皇上慈仁天植念切痌瘝恨不即起溝中而登之衽席然君門遂密堂廉之外嚮能令呻吟人耳而瘡痍觸目乎則宣播皇上之德意而所在撫綏者無如守令嚴課守令之殿最而所在激揚者無如撫按與監司乃風會漸降吏治日非上習焉而不察下飲痛其如何即一錢糧也正供足矣而此外有火耗羨餘滴珠幇貼等名色一詞訟也重則戍配輕則杖笞足矣而此外有罰鍰罰米罰修梵宮修公廨等名色斯不亦額外徵求科條之所不載

者予而未巳也餉兵最急有一兵卽有一兵之餉乃兵領
日滅餉無存留給發動愆七八月兵鼓譟矣卽以兵譟恐
喝士民富者貸千金數百金下亦數十金初猶以借爲名
後則以借而不返爲得計矣此民閒千萬之借數又皆官
府千萬之溢數也竟銷歸何處乎不可解也猶未巳也有
一詞而府驪州縣同時而差提四出者矣有一事而上下
鍛鍊一日而箠楚備嘗者矣甚之有白日苞苴好官自我
暮金何畏笑罵從他合來千瘡百孔痛苦總在民閭民亦
何辜而堪此乎紕穇相沿未易彈述夫今日土守強半已
染腥趨郎幸脫刀鋒寤寐總成驚悖司民牧者寬徭薄罰
煦肓千方猶恐無能起白骨而肉之若之何以貪暴令也
況時勢窮迫至令巳極而道路光景亦大不同蓋以寇虜
之毒燄既然兵將之助虐又然震眉憫毹蹙蹙靡騁故初
聞賊虜之淫劫猶咸切齒而腐心令則聊相慰藉日總不
免耳初見賊虜之髡鉗猶共吞聲而飲泣今則姑自沉吟
日計無復之耳嗟乎民心而豈甘有此也我亦何至使民
心不得不如此也臣謂皇上之恥虜怒虜不加公孤百執
事之恥虜怒虜公孤百執事之恥虜怒虜又不如百姓之
恥虜怒虜何也皇上一人耳百執事寥寥什百耳必合通
國之髮指眦裂者以爲怒而後敵愾之勇鼎鑊不能禦必

合通國之痛心疾首者以爲恥而後愧憤之激湯火不敢
辭誰謂民心而可仇后無常南胡北粵者乎益思民蚩蚩
何知仁義嚮其利爲有德故報國之念常不如其保家而
禍福之心較倍明於禮義我不能使之知有生之樂又安
能驅之有死鬬之心往者兩都秦晉之間金湯重襲而開
門迎揖者民心解也雉堞如故盤詰戒嚴而閒諜暗藏嚮
導恐後者民倒戈而樂爲之用也可不大爲寒心哉伏祈
皇上勅下部院慎重銓選嚴飭吏治非實能父母斯民者
弗濫守令非賓能表正寮屬者弗濫監司催科雖急盜以
有餘不盡者留之民間律例雖縣聊以借一警百者仁行
法外其火耗羨餘罰贖差提等弊嚴行禁革撫按諸臣卽
以此察有司之有無奉行月稽季報功罪隋之庶循員奏
而百姓安則衆志成城吾圄可固矣衝煩郡邑車馬駢嗣
一應交際宴飲之儀無非民閒之膏血不思皇上布袍素
膳何等焦勞今日何日羌茄迭奏豈是徵歌設席之時胡
馬狂嘶斷非留髡送客之會所當并爲禁止者也伏乞聖
明鑒照
施行

臣前閱邸報見皇上有巡關之旨隨於本月十七日具欲張捷伐之威先審制勝之具等事奉聖旨云云不勝欣躍今復傳皇上乃移蹕邵汀前進南贛又不勝駭愕也夫今日三關告警賊虜之困我者非止一路此即多方綢繆注以全副之精神猶恐以蟻穴成尋丈之潰而紛何[illegible][illegible]挽虜遂不憚倉卒出關也猛虎在前誰不思搏之為快然必先固我門戶集鎗戟手若而人弓弩手若而人而後羣起而搏之虎乃就斃虎之斃困於我衆力之能制非困於我有制之之心也此亦事理之較著者也然而皇上之急於出關者蓋以恢復要圖須大雪恥豈僅偏安亦安能鬱鬱久居此況從汀邵出南贛有萬元吉揚廷麟之兵矣進三楚有何騰蛟之兵矣而須旅之勤王粵餉之輸輓又將轔集於闕下乘勢待時亦惟今日此聖主大有為之志氣車書一統之規模豈局促書生所能窺其梗概然臣竊意皇上所謂兵與餉者不過僅據章奏之報聞耳亦何嘗實稽其兵已在營可即催我之驅使餉已在官可即給我之度支乎借果有之而道路盤桓動輒數千百里皇上能使之如烏集烏飛兎與馬逝灘然止於庭乎如其不然皇上一出無可中止之地既不能須遲而待將趣駕而前亦加在闔之不能安於闔也而勢又不能一蹤至時而從陸時而

舍陸荆棘風濤之間能保無驚踔而觸舟者郎幸道路無
虞矣而江右楚豫久罹寇癘能保無極目灌莽炊烟不接
之處乎則侍衛之衆必有嘆一飽之無時者滹沱麥飯蕪
蕢豆粥誰爲皇上馮異者乎此固道路之變事也而以言
於今日則亦其常也以此而思出關於計便乎不便乎臣
謂八闘土厚民豐爲皇上擁戴之始亦皇上發祔地也且
聯閩者浙也浙東諸郡其稽首臣服者不必言矣郎江上
方國安等之勁兵鄭遵謙等之義旅皆爲皇上矢報仇之
力者今第轉餉以濟其匱乏皆吾脊指之使也且江右兩
粵與閩繡錯而雲貴諸省脉絡相聯閩亦豈孤懸海畔四
方呼應絕不相關者臣願皇上弗以天下眇八閩於彈丸
郎從閩中算天下之全局大家暨起精神延攬英材慎嚴
賞罰司計者議餉司兵者議兵議將務使選一將成一將
之功練一兵得一兵之用毋令循名有將而對壘無將麾
餉有兵而荷戈無兵則簡而衛精積而愈足進一處樹一
處之威聲至一郡復一郡之城邑勝算在我奚患犬羊不
驅除土守不全復乎益國勢至今日已是既顛之大厦須
鳩工庀材日計之不足者積以月月計之不足者積以歲
經營量度漸次撐持庶獲盜宇若不審工師物力一意速
成則塗飾徒務根基何處不至傾圮不止者圖未獲而喪

已成竊爲皇上痛惜之矣臣亦何知國事而義激於衷語無倫次伏祈俯鑒愚戇從長計議八閩幸甚天下幸甚

論著

宋

蔣元中經不可使易知論

聖人未生六經未作道安在乎曰斯道也不以無經而亡聖人既生六經既作道安在乎曰斯道也不以有經而存是知聖人之作經也蓋非專爲道設爲求道者設也後世之人所以深究聖人之經者非以其經之難知也聖人之難知也非聖人之難知也道之難知也蓋聖人之道在我而與天下共之故發揮所蘊著爲六經至於說天也說事也說體也說理也說志也燦然靡所不載丁寧詳復彌數萬言而聖人之心幾無蘊矣嗚呼聖人之心待後世之人知之也然而後世之人每以爲不易知者何哉抑經真不可使易知耶抑道統於聖人而衆人未易知耶抑使天下後世必深思而後得耶抑故爲淵源闊略之辭以俾後世之人使常若不可知耶曰非也言出於道至深至遠非聖

人故爲難知也豈如閭巷俚語鬪聲而知意也聖人之異於衆人也智愚相半也宜乎聖人昭昭愚者昧昧是則人以爲難知者非聖人有以使之也如是則揚子之言是以非耶孔子嘗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似聖人任術耶治天下愚曰不然聖人之心豈不欲人知哉直以民之愚不可使知之耳推是說以驗雄之說不爲過也或者問曰必若斯言則是聖人之道欲與天下共之不可得六經何濟於世也而斯民何望於聖人哉若雄之論非以經爲不可知也特不可俄而知耳後世如有知者觀之則思過半矣如有因而學者聞得其師治得其要業精於勤而亦未始有不知者也其有終身不與知者是皆自暴自棄也非聖人待知者未盡也然則明經之道其要安在曰經載道也道在心也我之心與聖人之心類也以心明經者逸而有獲以經明經者務而無得學者不可不知也三代以上士以心明經故經明而爲君子三代以下士以經明經故經明而爲書生事業未足以副之也是非眞知經者也何則以心明經者出於意言之表以經明經者不出於意言之閒道雖寓於意言而非郎此可知也止求於意言之閒則解頤折角之士皆可升堂入室矣則漢儒之陋也譬如說譜者不善琴視勢者不善奕工律呂者未深於樂讀兵書

若未嫺於武業底於成識造於精不可以迹學也百工小伎皆以心得而況於經乎必有以心通不可以言喻者矣或曰道非言喻六經何爲曰將使學者由其所言逆其所不言者也不言之旨非反身而求之無得也是以古之明經觀其言而明於身反其本而復於心及夫身久而安矣心定而明矣苟於一經之中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粲然明矣漢儒不然明於此而不明於彼徇於末而不知其本皓髮箋註之間以求聖人之道是猶觀後人之影而不識其面也噫讀易而知爻象誦詩而知風雅漢儒之所能也至於觀易而忘象善詩而不說漢儒之所不能也故學者以爲難知也嗚呼道之不明久矣士之溺於書生之學亦久矣然出於吾心者固常在也苟惟反身而求之得於意言之表者經之明其庶乎

陳謙治體論

爲大者不屑於其細而事之非甚迫者君子不枉己以從之也今夫千金之家必不肯爲負販之所爲詩書之後雖甚窶終不敢鬻先世之圖籍何者所傷者大也夫位者姦之窺也名者尊之招也揭二者而制於上巍焉而尊確焉

而公圭芒崖府閎焉而不露是以無所於窺而無所於爭
如操其柄而窾用之擬焉與民相貸於尋常彼習其勢
之輕也則誰不欲如上之所爲欲而不得則不肖之心誰
憚而不發鳴呼計天下者豈不顧區區之小利而深防乎
廉隅之際者以此昔晁錯之爲漢謀也募民入粟以授爵
免罪夫上之獲利以佐國也下之脫禍而去刑也一舉而
二利從至便也而識者每日不可長慾而壞法也儒之論
大抵迂閼而不切時變然使稍知禮者覩之逆指其弊則
盜不食而死無盜貿貿然以自戚也今天下無遠慮狗一
切而忘大體也淫湎者先生所禁今反勸焉崇登譬之養
盛醪醴之設白晝大都之中列娼優具幄綈耀市人而招
之日吾酣爾吾色爾此甚可愧也負乘者聖人所戒令反
誘焉門巷之子儈賈商俠輕剽以逐什一之利輩流所不
齒國家捐告身而委之日吾官爾吾祿爾此甚可惜也問
其然日利之也豈惟是哉牒數萬以髡天下絲粟之入耳
與異端耗生齒不恤也楮數寸以權有無歲月之智耳長
奸民驅桎梏不顧也夫伐冰之家不與民爭利而詭遇以
獲禽善御者所羞爲至於朝廷獨安爲之覩其細而忘其
大愚恐天下之窺且爭也一二年僅有寢者以令用度而
欲盡革是甚難也然令之言治者動皆欲堯舜其君至反

革其所爲中才以下有不敢刮目焉然則去其太甚亦當柄者之所宜講者也蘇子曰使管仲而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體豈不爲之寒心哉

葉適兵總論一

今事之最大而當極論之論之得其要而當先施行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爲大事者繇兵之爲大事而已其舉措廢興之決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充塞爛漫可聞而不可爲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者簡易徑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接乎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之善而何益言今者繁密重滯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乎今之既安既成而不可改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損雖然此非真擇利害以定取捨者也誠使真擇利害以定取捨則雖不必簡易徑省以慕古人之名而今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亟圖而亟變乎蓋嘗慮之三代之兵乘兩漢之郡國管仲之內政府唐之府衛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衛變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爲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

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當憂其自為變而外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變夷狄無窮之侮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美名不必募是各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實患不能制是又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姑試言兵之常制以合今日之事有四有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兵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徼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愛侮於夷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竊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審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令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為大憂而兵可用矣

兵論二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晷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爲人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唯兵之聽遂以劫脅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麻貞元之間節度固已爲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羣卒爲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爲其變在於藩鎮豈不踈哉太祖既稍收節度兵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統紀綱御之力非恃兵以爲固者也羣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反以爲大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形勢之險其發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爲固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況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爲固也決矣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蓋端拱渲熙以後契丹横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麻謀國日誤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

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以爲得計爲之治文書治財賦盡
用衰世衰刻之術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
也則又說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
故王安石欲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
猶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
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於是虛
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之罷保甲史臣以爲
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之心兵制最多而
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蓋當時
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
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
正兵自若內外俱耗本末並弱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
六十七萬二法皆弊名具實亡故事制大壞而上卒不能
破甲荷戈半民相挺化爲盜賊幹離不始撥兵饑萬餉長
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
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鳴呼痛哉養兵自困多兵以
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
兵之因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
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所未有以數
倍祖宗之財用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各以廂禁兵

自困侵削民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卒可慮統制統領總轄路鈐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而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陳季雅論政權

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臺閣不在臺閣則在宮闈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宮闈則亡國家之興亡治亂皆本諸此田蚡招徠賓客薦進人才起家則至二千石在當時固不免專權之失使武帝以蚡所用多非其人則選擇一相委任責成亦奚不可奈何帝不能堪欲攬威福之權歸之一己然聰明有所不逮則耳目必有所寄故置加官及尚書之屬自此以後薦引人物盡在左右侍御之人衛青幸則薦主父偃嚴助幸則薦朱買臣楊得意幸則薦司馬相如與其假借左右孰若與宰相同之也大抵天下之事制之在始政權最不可下移一移之後所

失當愈下是故元成以後政歸閹豎而
宰相之權愈輕未必不自武帝始也

論厚斂

自古爲國將厚斂以取民必以嚴刑峻法爲先所以然者蓋衣食生民之命賦斂繁多怨讟將興物論將騰若非峻法以鉗天下之口使之俛首喪氣於下則法無緣可行武帝之興外事四夷内興之工役財用不繼始取文景賦斂之法一切變易增加初來未理會財賦只於刑法上加功招進張湯杜周易之屬爲廷尉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廢格沮誹之獄上自公卿大臣下自百姓皆畏法鉗口而不敢議故而後桑宏羊孔僅之徒得以行其策太史公識得此意故不與桑宏羊孔僅作傳却於張湯傳之見之不於刑法志說張湯杜周變法之因却於食貨志言之如所謂法刑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
則其意可知矣

戴仔郊社說

郊以祀天神社以祭地祇兆於四郊皆所以祀天而社則在國中自諸侯公卿至士庶人皆得祭祀而非天子不可

以祀天此尊天親地之義也宗廟之禮以享人鬼不當用於郊社稷皆不當用於郊王者之先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說無所稽特起於王莽光武之用讖而成於康成之讀讖夫郊爲祀天神之盛禮周則以稷配之禘爲享人鬼之盛禮周則祭譽而以文王配之此以親主之疏之義也以稷主祭以文王主譽則可帝稷並祀則不可祀天於郊則可又祀於明堂則不可郊社之禮皆壇而不宮人道則有宮室祀上帝於明堂與合祭天地均爲不經蓋由後世尊孝經與衞宏之詩序故承其僞而弗察也

天說辨

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不出乎一陰一陽而已在天者謂之陰陽在地者謂之柔剛在人者謂之仁義剛柔仁義乃陰陽之殊名天以氣覆故謂之陰陽地以形載故謂之柔剛人以心運故謂之仁義氣有盛衰形有消息陽進則生君子陰用則生小人或爲鋤藝以播以藝或爲斧斤以斵以伐然後天地之道日新而無窮焉故有君子而禍干其時也有小人而亨得其時也然天地之道生長者其常而殺伐者其不得已陽治旣極陰必伐之陽之復升乃

得其情故日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故君子恒福小人恒禍亦維其常故日天道福善禍淫言天理之常也三才各有職焉仲尼之徒罕言天命不敢越其職也人之職何如日人道仁義而已矣仁義者所以使治而毋至於亂每扶陽而抑陰焉此之職也柳氏不知人職聒聒焉言陰陽雜天人之事而混言之以區區之身喻天地不知甚矣奚辨焉

非國語辨

尙觀非國語之書而見宗元之寡識也夫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不語之則是矣謂其盡無則固不可也上古之世風氣初開天地尙闇民神之道雜揉弗章自顓帝分命重黎秩叙天地然後幽明不相侵瀆書所謂絶地天通周有降格者也不但古爲然也今深山大藪之中人迹鮮至之地往往產異見怪民人益繁而後聽聞遂焉故近古之書多言怪神不足異也不特國語言之也書六十篇往往有是焉盤庚告其羣臣諄諄乎乃祖乃父告我高后之說周公說於三王金縢之册至今存焉故記曰夏道尊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彼誠去之未遠也周官宗伯有巫祝禱祠之人掌詛盟禬禜之事攻說及乎毒蠱厭禳施於天鳥牲棒之以殺淵神枉矢以射怪物世之讀者往往

懷子厚之見遂以爲非周公之書夫國語之書皆先王之遺訓周公之書乃先聖之典禮其大經大法章明較著者與日月俱懸其小未能明者存之以俟其通爾故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觀子厚與吳武陵以化書知不免乎後來之悔也夫古之爲享祀朝聘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古之觀人也受玉而惰受脤而不敬或視遠而步高或視下而言徐與夫言之偷情于之高下容之俯仰皆有以見其禍福何者其民氣素治故其亂者可得而察也子厚見夫今人之亟有是而未嘗死亡也則以訾古此朝菌蟪蛄之知也夫知人而後可以知天子厚不知民則焉知天道伯陽父仲山甫太子晉單穆公單襄公伶州鳩史伯衛彪傒觀射父九人語言皆不可訾訾之其爲不知大矣叔孫僑如之貪邪郤至之汰後矜伐不可奬奬之其爲同德明矣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吾讀國語之書發知此編之中一語一言皆文武之道也而其辭閎深雅奧讀之味尤雋永然則不獨其書不可訾其文辭亦未易貶也故予尚爲之說曰嗜古者好古書便今者喜俗論嗜古者多迂誕便俗者多疏快予迂誕之徒也亦因以自道云

明

王欽豫 三教辨

三教之治傳久矣必欲以聽見苦排之于晒也顧異流倡之而世之自立丈夫血性男子亦從而和之予更晒也和之而弗察則亦巳矣而乃更有非君子之崇正者則安得不破其說以藥之且夫所謂教者何義哉原天之謂教完人之謂教又必其孤行無耦而後可以爲教教者一而巳矣可以兩立焉是尚謂之教也乎彼且肆然立爲三者夫亦以有儒遂有釋有道而李耳釋迦又與孔子同時耳夫教一而巳矣於何有三如有三則必孔子爲拟儒之人而後可孔子而拟儒也哉一盡璧開儒端巳剖韋編之絕儒道大明以予觀之孔子殆儒中首功之臣而儒之道則皆天而閂者也若夫釋與道何盻乎不聞社下之先就何祖述與夫牟尼之始誰可憲章而第迻然用私術以煽天下其言道言德不過傍儒以起敎其戕仁賊義則又立異以拟儒從日操彼道而登彼岸精光亦無可撲滅然而并天之見空寂之方猶之紫色蛙聲而顧並聖道而三之吾不信也夫人亦有言學仙不成魔高千丈道之爲教固巳荒

唐無當矣而況佛者夷狄之教乎閒嘗聞之儒者之道爲布帛爲菽粟而人需之仙則山人佛則弗人今天下丈人男子各籌自立各負血性言及釋道輒降氣弭心若見爲當然而無所怪此無他皆由沿三教之名而不窮三教之本未無或乎其比非類而不知也雖然使儒自孔子掤也將遂可夷而等於二氏乎哉吾意大聖建宏獻即以一身原天而完人應無不可孤行剝夫末有孔子而儒已偕天而開奈何貶儒於戕務以悖太虛之天奈何弭異於門牆以愚直道之人誠不可識李耳釋迦忽比高於庖犧諸聖人能無顏甲否也然則三教之稱也孰始之日非古也殆魏晉以後佞佛者之爲之也何以明之焉記九流班志十索有其稱之未嘗遺也使三教之名果有之當金八人夢之後漢史何所諱而不言乎此其爲後起明也且始焉託雁行以摯附終焉據非足而相持首儒而次釋姑讓以空名先釋而後道固居其上位又非釋流之私智而何獨怪夫學者於傳不徵於古無驗猥以後來妄立之名強誣生民未有之聖不如其何所信而執之乎由是觀之誠不可謂老氏釋迦亡罪也然則以今之羣而好之羣而尊之也曷不可并儒而抹之僅以二教誇炫天下哉顧何以力不能勢不可其心神喪却瞻顧而不敢爲則固理之不容沒

也人試窮三教之根源而并求三教之稱之所自起當必煥然霧釋夫將自哂不暇又何暇爲異之翼乎此古今羽翼道真者涕泣道之而不醒而吾不得已以談笑道之者與

周旋梅花賦

亙古亙今之世運一闔一闢之乾坤朕兆罔極坱圠無垠四時迭轉啟始惟春爲四德之元首體造化之至仁少昊司令勾萌馭辰於是羣卉甲拆發舒寅律數榮苗秀鬪美呈新釋條慈龍而可侊治紅禮麗以豐勻雖萬千之品彙咸承恩於化鈞舞栖步障誇金谷之景雕鞍繡轂競洛陽之壟一國如狂而玩賞九衛羅綺以繽紛是玩物而縱逸皆逐妄而迷真候忽顯景祝融耀輝南薰爽塏萬類華滋時則有梅榴萱草蘭蕙荷葵粲錦雲之郁麗含金萼之葳雖濂溪羨香遠益清之可愛太液誇豈如解語之尤奇騁陰隙過兜走鳥飛青黃侻駕流火西馳光景瞬息尋收屈斯商金用事王露凝珠聲動歐陽之賦情闕宋玉之悲羣芳搖落衆木雖披時則有木蓮錦綻甘菊金舒豔錦官之百雉擅鄧林之一枝雖暫榮風霜之際詎能耐久而待時若乃權歸顓頊令屬元英天地閉塞冰雪嚴凝舞六花之

玉骨堅三尺之凌冰萬物改觀山骨峻嶒魚潛不躍鳥焚
無聲藍關之馬不進灞橋之詩未成金帳淺斟兮酒懷放
浪玉堂淪若兮詩骨佮傳廻視鬻日之妖豔周不失態而
喪情時有廣文先生博通物理目覩榮枯感歎不已浩然
太息日草木無情有若是乎越乃信步林坰從容杖履陟
勝窮幽究其所以訪徂徠之大夫叩淇澳之君子莫不偃
蹇輪園憔悴委靡於是摩挈詩眼聚精會神徘徊野橋之
曲睥睍清溪之濱忽覺萬玉炫目幽馨蘘人芳姿挺乎冰
雪勁氣超乎松筠秉歲寒之節操鄙埃塕之囂塵一枝破
臘萬卉讓春晴昊繁華推少陵之豪邁暗香疎影仰和靖
之清新滕六爲侶霜娥作隣琴禽偷眼而欲下粉蝶斷魂
而莫親出則金馬玉堂以大用處則竹雛茅舍以棲身倩
貝工而摹窮惟光華而逼真此則特見其隱之晦而未覩
其用之伸至若茄鳴玉塞笛弄江城奏吵鳴之二調即飄
墜而滿庭舞蝶超而無力嗅魚麟兮不腥風韻暫輟佳寶
告成畢浦兩肥兮曹軍因之而止渴傳巖叶夢兮商鼎彝
之以調羹說由之而大用操從此而聿輿夫如是得非栻
媚於一時者不可以並而凌寒獨秀於嚴凝之景者宜使
予品許者乎先生咸歎既已旋即草堂假寐而息郎焉若
有一人玉骨冰肌鳴瓊瑤之佩披五鉄之衣香氣旖旎趨

走坐隅揖而言曰僕乃羅浮隱逸庾嶺清癯立高標而自適厲素志而不移惟貞惟白不磷不緇自水曹之既往幸和靖之見知寂寂千古賞音甚稀何今日之邂逅蒙眷念而不遺極情品詠光賁林扉於茲序謝願致一辭先生胸盤錦繡款唾珠璣請為之品藻成一毀之瑰琦繼廣平之賦續六橋之詩罔俾唐宋之英傑徒擅厥美於前時言既黝黝而往杳然無聞惟覺風露颯爽異香郁芬嗟此平生之奇遇焉可自托為不文遂操觚孰翰勉為效顰

書簡

宋

周行己權樂清上韓守書 浮沚集

竊惟人子莫不欲孝於其父人臣莫不願忠於其君而其勢有得行有不得行者何哉蓋子之於父也親也近也故其為孝也莫不得其所欲臣之於君尊也遠也故為忠也有未必獲其所願是以古之君子在畎畝而不忘其居江湖而懷誠以樂其道不若親見其君之為堯舜著空言不若行事之深切著明此所以伊尹幡然仲尼遑遑焉遷留

滯而歎息也某生五十一年而秩未離乎九品仕二十七載而官僅書乎四考其於賢能可謂至卑矣其去堂陛可謂至遠矣然而願忠之心豈不亦欲與夫朝夕左右侍從之臣同効其尺寸哉獨以其分有所局而其勢不得通雖有吾身親見之志與夫著於行事之實將何所施乎所以踽踽涼涼徒竊歎於周南而長興懷於魏闕孰吾知者今乃幸以攝事小邑獲預應奉因得效其尺寸之勤乃若高官大職願豈敢望哉年衰志闕無所可爲獨欲終老海濱卒其區區之願鷦鷯之巢一枝而足偃鼠之腹勺水而已自度智能不過一邑一曹得與役屬以勤享上官卑而志同職小而忠一左右侍從之臣承命於上趨走服役之臣效力於下而上下相濟小大不渝此事所以成而分所以定也某昔者薦名賞出先德之門而筮仕之初於今太守爲同僚之分以是黃緣因得自列伏覲高明憐其故家之舊物而采其願忠之誠心不憚一舉手之勤以置於一枝棲息之地他日補報未必在衆人之後也

林季仲答林英伯書 竹軒雜著

某悚息俗狀中人憒憒如醉發所惠書得廢井之語曠然復醒井德之地易以喻性改邑不改井言自古以固存不

可遷也學佛者多云百骸俱破壞此物必有鎮長靈豈有見於是乎古人之學用心至到蚤夜孜治必有甘冽之泉可爲人食而後巳孜治而不及泉猶爲棄井耳英伯試思今日之學浚治之功若何自僕觀之初未下一钁也退之秋懷詩汲古綆短古人歲月不虛度也時惟秋矣我方葺敝盧兀兀坐木札中與匠者較短量長朝以及暮胃中淤塞日就枯竭且乏朋友麗擇之利反以求井蓋習也故人亦憐而教之否知非久入城跂足以竢更井願慎餘暑自愛

薛季宣答葉適書 浪語集

某聞之務博學者必自約樂敎人者必自修執事通百氏諸子之書可以爲博矣爲人師而學不厭又知所謂約矣聽於塗說不以某之不肯惠然肯顧投以尺書望我以急難扣我以學問以諸葛武鄉之英特謂我聞風而慕之以王梅谿鄭著作一鄉之善士許以雁行而肩隨某雖至愚自知甚恐未能爲己何以爲人未克自明於何明物若武鄉則吾豈敢王梅谿之方正鄭著作之沖養是皆吾黨之望願學焉而未能者其叉何可擬耶讀誦覞顔不知何自之而得此也范文正公鎮陝右孫泰山張横渠初以遊客于之公能資以讀書告之名敎之樂二先生頼以有立卒爲

天下大儒范公得位時任大非吾事也名教之樂願與執事同之執事秀發妙齡多聞多識通於古明於文行不自賢不耻下問一日千里吾知方發輒爲及於八陳爲邦將無著鞭之太蚤而某庸敢當也約文以禮顏氏所以立於仲尼之門執事方以教人敢請從事於此若夫夏時商轄周晃韶樂四代損益孔子非亞聖弗之告先王寓兵叩井建之邦國舞之行綴志民後戰不以軍容入國有本有末躐等之學難矣乎言教而賢舞雩問陳而稱爲豆爲學自有次第仲尼豈欺我哉故欲執事先之軍旅祖邦願執事之姑舍是也抑某又嘗聞之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士患敬恭之不立夫不容奚病焉脩道教人執事其從容於是矣執事有親之奉日虞甘旨之弗給不抵人而抵我其所望於我者甚厚且深某方空腹而遊獨行踽踽不足相爲軒輊以孤之求之意甚恐姑請所聞於博約之說者復之將命執事之不我棄庶幾能諒之乎

葉適與戴少望書 水心文集

奉別忽已三改月詹望詹望日來伏惟起居佳勝十日前及陳傅良遇於黃巖說足下決以此月初三日行天下求

世外之道欲抵書已無及徒益悵恨昨日里人來知尙因
循未果行始在韓丈時屢聞少望此言心謂戲耳不識誠
有之少望天下奇才於今世不過數人造物者所庇惜奈
何以小得喪一不當意遂爲此等絕世自好蒼莽不可知
之事驚驚怪怪切計諸公已有爲少望留行者若猶未也
則願進其思往時陸惟忠學內外丹法東坡先生謂之日
子神清而骨寒其神可以仙其寒亦可以死惟忠學之每
幾乎成物輒有以害之則嘆日吾真坐寒而死矣今爲足
下言不可出之故不但寒耳古之至人未有聞也未有行
也必疲筋骨極精神甘賤役甚至侮蛟龍胃鋒鏑竟其死
而不知從然猶有不聞聞之而不行者吾料足下是數者
皆不能盡平時掠求美便所棄酸醎尊夫人賢兄佳愛故
曲徇其所欲耳步行至十里外足弱不能前而反非舟車
不能越鄉將遂舍之而去道里甚遠荊襄江淮土俗嗜好
不同東浙卽不幸一日有幾寒勞苦之閒風雨霧露之氣
從而乘之疾病且作旁無親黨藥物不至則爲之奈何無
乃賊其所愛之身失天生賢之意廢於賢母兄之望乎想
少望一讀至此可以遂釋前念也列仙者必用心於寂寞
篤學無爲已而道充其中大發乎外是以旦暮於吳越
之區飛翔乎泰漢之郊縱意所如無留焉者足下猶未能

充也遂肆然發之攄取其名而不思其難恐力窮氣盡則必有俟之者焉故爲少望計當杜門端居危坐深念時用參同契九籥之書老氏道德言以增益其所未定道引關節屏閑思慮以遠去少年之習高人長者當襲武而至矣僕舊讀柳子厚文獨愛其序送婁圖南極有理使世之君子畔其道以從異學勞而無成者可以自鏡正惟不勞而成固與龜蛇木石無以異耳願足下深思惟忠之事而反復子厚之意救世俗之失正諸子之非明聖人之經是所明於少望者鄙言可聽不可忽歲行盡矣寒苦惟厚自愛

明

項喬五上張羅峯閣老 甌東錄

喬薄命自貽疏遠瞻戀山斗不任懸懸日讀辭歸兩疏出於尋常意見之外眾皆駭而疑之喬謂老先生不以寵利居成功之意懷之久矣嗣以大同之變遲留至今耳若得請焉固老先生素志也眾莫不嘆老先生高見謂近世名公所未有也然竟不俞允焉天下幸甚喬輩幸甚矣竊惟老先生得君之專義同休戚惟純心用賢終始無間如昔

者救張鶴齡救郭宗皐馮恩等事多方行之使伊傳周召之心日張達於天下天下方恐老先生不白首立朝翊贊天子區區進退之節又不足道矣侍愛輒布狂惘伏惟採納朝野幸甚

與張甌江司丞

書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又云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吾弟獨能憣然以學問為事此於國為忠臣於家為孝子至難得至難得者也豈老先生忠直之報上通於天而天神所感也耶歆服歆服然學問須先識頭腦用功方有得效處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為心之不可放也故學文以求之凡一時一念少違乎天理即是放非必般樂怠傲之謂也必無時無念不在乎天理方是學非此讀書一端也然其下手功用卻在喜怒哀樂之中節中庸所以發道學之傳而首示之的也大學自誠意以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惓惓於好惡之不辟皆自古聖賢大學問也能如此是謂致中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而學問有全功矣此至簡至易似易而實難者生自入官以來頗知以此為事學而未能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敢以為未能而遂已乎幸

吾弟有志於此願相與共勉之其毋怠

王瑞柟上戴治院書

八賊求撫自去年麻黃之間已持此議嗣後說屢變而計屢遷閃爍不可方物舊臘渡河而南賊已攻下穀城復藉口闖賊甘言以愚穀之士若民罪歸八而功歸已八賊真狡賊矣滇將許名臣捧憲檄招撫其述賊乞撫之詞不曰解散歸農而曰願帶馬兵七千步兵三千合萬衆以剿賊自贖噫古來有釋戈解甲面縛投降者矣而此更欲厲兵秣馬意欲何爲豈真在剿賊哉無非欲捐此大營壘使進可以攻退不失守勿致困我戎索耳是則口言降也而心未肯降且先樹一不可降之勢矣況萬八之安插何地向以爲賊猶得拒之城郭之外而亦猶畏我兵之與爲仇若撫矣將誰拒之而又誰仇之恐稍有不知意附服之間紛紛脊脊禍有不可知者矣以愚計之今惟有剿撫並行之策姑且未卽交鋒而先盛陳鎧甲亦既奮揚威武而始徐議生全相地受敵之處兵以護之相敵盤據之處兵以威之以滇兵之一千守光化以一千守樊城此防河以北者也而以滇兵之一千五百合郭繼裕之五百爲二千分守

西南兩闕固襄城之門戶此外滇旅三千七百餘人台臺
遴選轅門中軍旗鼓之官能而嫺於戰者賜以令箭督令
躍馬揚戈直薄轂城之五六里外與賊營相望亦羽日白
羽月炮石劍戟如雷如電似霜似雪而後下之令日爾賊
誠有悔禍之心我姑待以不死爾急解渙黨與凡擄掠之
難民不問男女少壯給以照身盡歸井牧甲楯輸吾庫馬
匹輸吾廒爾賊祇留士馬少許約以十百極多不過三百
其置諸曠野而耕鑿惟命其執鞭弭屬櫜鞬以纓奸暴亦
唯命三日爲期悉四首軍門撫不撫兩言決耳若猶是量多
較少令日請地明日請官是不過誘我以避旦夕之誅愚
我以恣焚掠之計又或重賂以餌我之叛兵愚民獻餘陳
芻需飽而颺焉耳我則奮大兵一鼓而殲之以薄穀城之
兵爲主軍搗巢拔幟而南漳有賈一選之兵光化有周士
鳳之兵台臺標下之火器手弓箭手亦桓桓如林併四面
分防之兵視賊所向皆可整槊歸併環遠合擊何憂賊之
不爲釜魚阱獸哉蓋示之以必殺而彼乃怖死而貪生乎
以殺中之生而彼乃心折而不貳是言剿者非敗撫局正
所以濟撫局也況將爲剿賊之官以職剿者專言撫卽不
令人疑亦令人玩此在滇將不自知盡知之矣故願台
臺急嚴軍令以剿爲撫勿以撫廢剿用命賞於祖不用命

戮於社令嚴則將肅將肅則兵強兵強則我制賊不爲賊所制是今日之第一義也

上理按兩院書

張獻忠乞撫一事已八閱月衆各臺所以安撫之者亦眞知盡能索不遺餘力矣而獻忠心事似有不可測者蓋獻忠奉明旨赦罪立功赴理臺軍前調度者也則舍立功更無自贖之路矣始理臺檄調其兵四千而進止未決猶曰初撫之寇安集未定也則隨爲之度地以居之量田以授之白沙界山湖地處處皆可聚廬而文出穀地荒田幾五萬畝處處皆可播種而獻忠不任受也閒取民閒有主之陝田而耕斯其志固不在農矣逡巡至五六月忽十闖天七八股盡奔唐鄧閉距襄不二百里遙當時奉治按兩院勉獻忠提兵征剿給以資糧督以監軍道斯固獻忠報效之日矣乃口然而心未必然今日然而明日未必然終不肯出門半步也而且有淹沒四功之說且有欽降關防之請殊駭聽聞近七月初九日獻忠復投一揭即欲連請七八九三月之糧以養其一萬一千之兵如無糧則於湖廣所屬每府量給銀二萬以贍衆口職閱之不覺口咋而心驚也不知獻忠果何心而發此言乎大兵之食糧爲從征

也調之不赴曾是裹甲偃戈之衆可空糜朝廷數十萬之金錢乎若云不願爲兵則爲農爲商耳而日出不作日中不市動輒數萬嗷嗷以爲要挾之藉今且差馬兵手持張副總票肆出於光穀襄棗之閒迫分秋糧嗟此兵寇之遺黎蝗蝻之剝稼安有天雨地湧之粟以豢此狼吞虎噬之衆乎應之則勢必不能給即能給亦無此法不應則彼不能安恐不安更有他心職滋懼矣夫獻忠以從死得生之罪人荷朝廷不殺之恩各臺生成之德調遣則許之糧歸農則予之地是宜驕氣日斂而降欲心日汰而減精神盡奮以捐軀圖報爲我用而不自爲用則撫局聿觀厥成而察其舉動似猶驕蹇恣唯負嵎以逞此職之所不解也職身在地方胕腋之閒患此大癰非不請之治臺商之監軍道晝夜思維亟圖善後第撫心至此已極撫法至此更窮惟仰恃台臺卓識遠敞揆情度勢何以使之革面易心使議撫者不受撫之思而地方亦不受撫之累善爲消彌無滋潰決則職所不勝延頸跂踵而望之者也

張孚敬妻潘氏與李斗江督學論從祀書 張氏錄本

伏聞督學公釐正鄉賢之祀議者竊窺其意旨似屬少師未亡之人悲惶震悚莫知所以推督學公賢者也受命以來

凡所建置率先風化乃其痛誅少師宜有指摘妄反覆思
維生平之過誠或有之然未見可爲名教所絕仰惟左右
之權實在名公而公素負正氣不隨俗上下輒敢憑其孤
讀以請春秋而下中庸之行亦或寡矣史冊所書或以道
德或以文章或以勳烈其有所長類不能無所短故曰尺
有不足寸有所餘必以其短藏其所長則後世之士難乎
其爲名矣藐然儒者進而享諸聖人之廟使冠裳之吏刀
朔時望拜跪贊謁於前後世之人顧其名而求其素咨嗟
而嘆慕信非有出於人者不可然廟庭而上配聖人而俎
豆者幾人其庶幾聖人者四子而已其學聖人而不失其
正閔冉數人而已餘七十之徒皆已不絕乎道降此後世
之賢庶幾乎四子者濂洛數公而已其他學聖人而不失
其正者又不知其何如也而左邱明胡安國毛萇鄭康成
王逼韓愈者流至於令皆列之祀典不廢豈非以一言之
中乎道者是亦聖人之徒歟況夫羣一鄉之賢而祀之者
其初本於古鄉先生沒而祭於社之義蓋曰若人也雖不
祀於天下猶可祀於一鄉庶幾一鄉之士不以無聞爲懼
其所以示勸於後世者非曰小補而已使責以中庸之全
而抉其纖微之隱則廟庭之祀足矣而奚有於兩廡廡祀
之列過矣而奚有於斯祀其望人也亦已甚矣少師可祀

之行在人耳目者不可勝紀姑撮其章章言之國家之立莫大於禮禮莫大於父子之親先皇帝初自藩封入正大統言禮之臣惑於定陶濮園故事或謂當考孝宗而少師釋褐之初即能訟言是非可謂有超世之見上而宰執下而臺諫司部附和一談牢不可破而少師一人植說衆怒如焚刑戮在前略不顧忌可謂有蓋世之勇遂使典禮大明彝倫攸叙先皇帝得父其父令皇帝得祖其祖者誰爲之也微少師則名不正言不順三綱淪而九法斁矣可謂有震世之功雖使師丹司馬光復生無所復容其喙今若以此爲少師罪則睿皇號謚止當興國先帝之廟不稱世宗今一代之禮定於一人蓋棺之餘論定已久而嘵嘵者猶復不已吾不知其何心也方其建白之初軀命莫保徒以綱常所繫奮然而興此豈有特進少師之念賴先帝明聖用其言而顯其身遜避再三始不得已受之耳而議者訾其干進自爲秀才即以天下爲己任幸蒙簡拔知無不爲裁抑貪漁總核名實而議者訾其擅權性素嫉惡見人之過不能姑容小者面斥大者屏絶兼任直率不肯傴僂身抑以從時好而議者訾其怙勢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必如此言則全身避害者爲賢持危任險者否矣素餐伴食爲得而肩勞冒怨者失矣柔首曲躬爲上而挺身直行

者下矣此非所以風天下者也況夫先師之祀古今之所謂承訛而襲陋者也自少師而始正之其有功於斯道之甚大鎭守之設天下之所謂疾首而痛心者也自少師而始除之其有功於生民甚深繩抑宦官勿與朝政未嘗少借辭色故其時莫不慄慄畏懼無敢踰越審如此則前此振直之禍無由生矣大同之變朝議俱主撫安少師獨以國體爲急必嚴擅殺之誅審如是則後此南畿之禍無自作矣他如革戚畹之封清入仕之路正內閣之權絕請詐之徑若此之績難以枚舉且本朝名相莫盛於楊公文貞其次莫如李公文達二公猶不免順時俯仰多將順而寡犯顔少師雖以言禮得君未嘗少爲婞婀之態詎有不然必持己見百折不同楊公八十之年子爲顯戮不能引身李公奪情起復爲羅倫所戮猶不去位而少師一聞人言輒自引避可謂難進易退明哲保身二公祿位既優累貲亦盛或者不能無議少師峻潔自持一介不取三難而歸行李蕭然身歿未幾子孫不免稱貸在位九年大小百司疏疏奉法吏安其職民樂其生四夷不侵盜賊屏息此固先帝斷精之效而少師輔相之功亦豈可少哉南海霍公獨立一時無所許可獨推少師以爲貞忠狗國無纖芥之私方其同朝未嘗不爭爭之未嘗不力至少師之歿卹其遺

孤紀其後事纖悉備至郎此可以爲公論之赤幟矣獨以
言禮之臣多罹憲罟不幸遭此值大獄或貶或斥至數十人
皆當少師之時人見其影未察其形似不爲無過自今言
之言禮者既以不明天性之親及其理屈辭窮不自引罪
欲恃匹夫之衆鼓脇其君使之從己故聖恕不測議獄者
徇己之私至陷無辜十餘而不恤其得罪也又豈獨先帝
之過哉今若以春秋之義責備少師有君若此不能死爭
以寬雷霆之怒可也若以此歸罪少師則豈可哉況鄒公
守益呂公椈豐公熙徐公寬十有餘人或宥或復皆藉論
解御史馬錄宥死謫戍亦出少師載在奏章可覆覗也則
少師亦豈坐覗而不救者耶議者徒見聖政更新因逆其
意以爲先朝所用擬宜得罪而不知廟堂諸公方奉遺詔
行事休休斷斷初非故有變更二三元老又皆先帝遺臣
而開元之政故與天實不同後之論者皆不當以楊李之
奸并沒姚宋由此言之少師之祀未見可議也昔司馬光
沒蓋嘗追削位謠至列其黨爲奸榜之天下然終不能掩
其是非之實至今小夫孺子皆知公之爲盛德也則少師
之祀雖或暫廢於今終必有能復之者顧督學公賢者也
豈不足以及此意者公生也晚未足以知少師而今之世
又未必無爲誣善之辭者故不免投杼而起嗟夫特未有

以少師之終始語公者耳誠有以語之安知其艴然而怒
者不翻然而喜耶是以不諒孤陋冒爲是言執事治平之
績方今第一其作而任天下之重有日矣國是所在固將
明之識者願以此占公之他日惟公其垂意焉萬厤丙午
月日

贈序

宋

葉適贈薛子長水心集

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
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而不存於憂
世雖仁無益也今世之士曰知學矣夫知學未也知學之
難可也知學之難猶未也知學之所薇可也薛子長往蕪
湖將行出此紙請書
於余媿無以答之

明

黃淮送孔審理還永嘉迎母就養詩序

永樂三年秋八月既望伊府審理正孔君光霽得告還永嘉迎其母安人就養於京師造余言別余賀之曰世之人孰不欲竭力以養其親然弗克遂其志者蓋多有之貧賤而無外患幸得以朝夕承顏其於衣服飲食或不能給亦不足以爲養貴而且富有以爲養矣其或膠於職業如四牡念王事靡盬北山嘆從事獨賢心雖無窮而力有所弗逮也光霽以俊偉特達之材膺薦爲胄監上舍生尋掌顯擢曳裾王門可謂富貴光幸聖天子在上五緯順度天下和平宗正承休仰德崇尙禮敎以令其下而審理之職恬然無所事由是得請於朝以仲其孝情樂莫大焉孔君聞余言惟然喜動於色既而役無然而嘆曰公廷受賜於上固爲後矣奈何先人蚤世祿弗逮養風木之悲曷其有極余又釋之曰父母俱存人子至情然脩短係乎分定非人力所能爲也雖然祿以奉其口體孝之小者也立身行道以延其令譽孝之大者也光霽迎母而來登思厲厥志愼厥躬俾業日以廣位日以崇移其孝以爲忠將見推恩之命須自九重不惟榮慈親於桑榆之景亦足以慰先人於九泉之中矣尙何歟焉孔君拜余言而去余與交游之士

追餞於部門離觴既舉各賦詩以送之謂余有同部之舊援以首簡遂次第其說僭序於羣玉之右

送翰林庶吉士王道歸省詩序

永樂七年春二月朔翰林庶吉士王道謁告歸省其父母凡與游者咸賦詩以餞屬余爲序道自少穎悟賢父母憐其有受教之資遣入邑庠爲弟子員道亦自知砥礪窮日夜讀書未嘗厭倦以故學業茂長蚤有令聞歲癸未發解爲多士冠及對策大廷登名甲科會皇上大興文教思得全才以恢宏治道黼黻太平乃選拔進士之穎脫者得二十有八人以象周天列宿俾居館閣盡閱祕藏之書以充其德器道獲在選列蒙恩朝廷可謂厚矣茲復得告還歸故里升堂獻壽舞斑斕之衣展承顏之樂鄉里故舊走賀盈門其榮幸又何如哉諸君子餞別之作辭多頌美固其宜也或曰道際文明之運遭非常之遇月給廩祿日食大官而簿書期會之勞不煩乎志慮敲扑喧囂之事不涉於耳目是宜日就月將增益其所未至以副皇上遠大之期何乃汲汲然以鄉井爲念乎余曰不然士之所學忠與孝而已孝者百行之原忠之所由立也昔何蕃爲太學生歲率一歸韓愈爲之著傳亟稱其賢道之二親年耄垂白迎

養不可得苟不時歸覲省以慰其懷不惟於蓄有所愧誠非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之意也問者唯唯而退遂書以爲送行詩序

送徐中行還永嘉分教郡學詩序

余故友之子徐參中行力學績文謹言愼行芳聲茂著入無閒言郡學敎授前檢討潘先生以訓導席久虛薦中行謁選天官近制試訓導於奉天門丹墀內勅大臣及翰林風憲給事中蒞之期得眞才以淑後進中行試在優等既銓授鄉之搢紳張席爲賀有執爵而言曰中行以逢掖之士奉朝命峩冠束帶歸鄉邦分皐比侍郡文學坐明倫堂横經講道亦榮矣哉或曰中行起自鄉之齊民一旦處師席之崇諸生有年相若分相等平者亦有與訂交者使之俯心磬折以就班列執弟子之職容或有䮾虒而不率者乎又有年少而分卑率多親故子弟狎恩恃愛以自逞者庸材之所不免也中行新任之初縱之則廢法急之則召怨不其難乎余曰不然前之說近於驕後之說近於險驕固不可險尤不可也夫天下之人高下大小萬有不同然各有分存焉故曰禮達而分定易於上天下澤履則曰君

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況師者尤禮之所重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中行所愛之職朝廷之所授也中行以尊嚴自處先王之教也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名教之所深斥吾郡諸生長乎文獻之邦習聞道德之訓豈肯以燕朋燕辟自居而不安夫上下之分者乎況夫舉中行以補久虛之席教授潘先生也潘非私於中行者也請之太守何公協諸與論而舉之也太守公賢而且明政教彝舉而不遺其於學規綱紀必有以振之也孔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又豈可以區區隘量預料於意外者乎雖然中行亦當善於自處以立其本焉本者何誠而已至誠可以貫金石可以孚豚魚故日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中行爵酒跪而進日先生至教參也敢不夙夜祗承在席者亦皆以吾言爲然遂卒爵盡歡於其行也謁秘閣諸名公賦詩以張之鄉之善賦者序列於後云

周旋送王廷賢先生致仕序

永嘉五經之學起於元豐九先生盛於慶元六君子而其始則本諸皇祐賢良王儒志先生儒志奮其默契之學講道於濂洛之前粹然一出於正至其後進紹而傳之其獨理之明訓義之精卒不悖於程朱之說而合乎聖人之心

故當時人物之盛道術之懿取先天下淑其淵源蓋有所自綿延至於國朝尚私淑而與有聞者往時編修劉公現獨善易學究極精蘊蓋能得先儒之遺意而無愧乎潔淨精微之學者也王先生以穎悟之資謹厚之行宗劉公之學往往深造自得永樂中中乙榜分敎鄢陵從遊者雲集先生以是爲指引凡爲王氏之徒者莫不明其學也豈惟明之其彬彬乎假科目出而行之者亦不少矣既而先生以病在告十餘年鄢陵學者之慕先生甚於饑渴之慕欽食則先生之敎八豈易及哉正統戊午先生以勿藥赴天官改職中年中年爲鄢陵隣封其人知先生之名久矣聞先生來頑相欣喜爲得師賀比至莫不委心聽焉先生雖數年處岑叔未嘗發温習約其理於心者不嘗昔日故其所造就視鄢陵爲滋盛今年夏先生以九載秩滿書最將有超遷之榮乃以年滿七十援例請致仕許之將南還鄉之大夫士感作詩以贈謂予宜序我聖天子敬老尊賢爲仕而得優老於家者於今爲盛尤盛於吾鄉吾鄉致仕十餘人而少保公以三達尊爲之表率歲時燕集深衣幅巾爽然羣聚桑梓問談經講學明仕止之義以不悖聖八之道鄉之後進得指引爲依歸雖庸夫愚婦莫不瞻仰敬信焉先生此歸有足與焉而無忝者將見元豐慶元諸

老不得專美於前矣先生其行哉

王激敦義卷序

余友兄曰山潘君亨甫少遊學校有聲負意氣結髮試場屋謂功名可以攫取龍罩跕藉不能在人下勇於赴義有悲歌感慨之風既累舉不售乃憮然曰吾生不能爲佁儗人君子強學耳東流富貴何爲哉遂棄去攜貲浮江淮至燕趙京師結交天下之英施予不倦見落魄男子皆濟之久之擢潁京師有搢紳之譽嘉靖癸未余舉進士與君旅食相率分少絕甘喻時弗怠怡然桑輿之歡也同年友豐君存禮見且異之因余撫其平生余日播君繩趨尺步拘拘守扶寸之節無以踰人然吾與同庠序赴省試必共載知其於人無貳誠素易知重然諾可緩急其居家父母安以順昆弟樂以和里之貧者德其施椎埋飛走之惡少欽且弟肆故笑傲嘲哂不可前却稱雋越於吾鄉者而夫也而厭苦不咸於衆有負俗之累者亦而夫也惟吾子擇焉存禮曰亨甫其丈夫哉篤親而敦義子揚君子也褒善而有本父母順孝也昆弟和友也恤貧惠疾惡爲勇具此四德鬼神臨之守貞弗渝動有慶也夫何迷方沈誤之足

云吾嘗聞之善無不達之理士有制命之權大造大君實主民物窮通用舍其誰能常之惟壯夫志士不二三其德成令名以求多福在我而已雖天地君相又何能陶鑄我爲閱人多矣潘之志節褒然在吾目中也亭途在前行將蹈之攸往必利科第不暇論矣亭甫曰謹拜君命遂請余叙其事而不存禮乃爲之作傳云

芙蓉亭後序

嘉靖丙申冬十一月既望王子偉立以其先公少宗伯鳳賓先生芙蓉亭卷示予予受而讀之既先生仕宦顛末與其瑞應之詳大都具備無所事予言也獨念往昔先生所以處予予之所以信先生者有闕世風而人莫之知今先生下世矣若復隱而弗言則先後進之以道相遇者誰復傳之而信於後耶先生當文學敦行誼雅量容物恥言人過方其脫穎郡庠時予輒從諸生後然亦頗能自信不隨時前却先生知余非辛乾歿無閒者心獨許然勿輕語人及先生爲史官余方備計至京師其所以遇余者猶其在郡庠也嗣是余淪落江湖者十餘載先生由祭酒還少宗伯余始以甲第爲郎令吉水先生餞余別墅語以吏事之難而令職之不易稱余奉以周旋勉共朝夕幸勿得罪於

百姓余祿天官屬累遷納言攺師國學先生皆不及見矣余與先生同里閈所居僅違一牛鳴耳獨以受命狷隘恥爲援上不能早暮請益緣是贊毀交至先生視余不遼遠亦不加親至推賢當世人物則不遂余棄蓋疏而不違達而不貳蔭而成章者矣故曰有關於世風而人莫之知也大抵古先進於後學之士心欲相成而不明於優借或徵抑之使其奮而自達後生之於先進則過望其推挽而急欲取名是以先進或虛受忌才之名而後進多無韜晦之行雖荆公東坡亦未能免至形之於詩章文字相知之難有如此余與先生殆無是矣先生二子某某皆彬彬有文學豪邁修謹各自成章或游於貴顯而籠罩跆藉畏避不阿之迹未嘗不著於人人謂先生有後而芙蓉瑞應遠而末涯也

王健送少川朱先生之任鳳陽序

昔在壬辰之歲少川子偕健遊白下暇日少川子聞友人稱中都之勝訊之曰東連三吳南引荆汝通江淮接中原則欽祖而嘆曰斯真鍾山川之靈萃天地之和蓋所謂真龍之地也我祖之攸興其茲也哉周岐漢沛不足前稱矣

嘗欲渡大江循天長得一縱觀而未果也乃今歲戊戌領選王曹竟往令其地云於是少川子行健從卿大夫士祖於郊因述以告則僉謂之曰先生尚憶向者之懷乎夫以先生之才而中都得蒙其治善乎爲地擇人也乃先生亦遂償其夙願斯謂之爲人擇地非耶少川子避席而起曰謂吾爲才吾末能也謂吾爲償願吾未暇及也且吾聞鳳陽之地多動戚之族其人類尚武勇而寡文教又比歲閭閻凋敝訟獄蠭興胥吏舞文遊食日聚於官諸凡若此竊懼夫地之或妨夫人而人且負於地也夫彼此異時羈散殊勢故願諸君子幸而教我俾無辱執事乃若所云豈吾心哉時雪坡葉子齒最長乃首言曰慎厥身修罔或奸於禮則人亦罔或不報春巖高子曰鄭重學校勤待士之典則衆將向風思軒侯子曰鄒耆崇儉薄其征歛則民財豐曇巖趙子曰惟明惟斷所得已者盜破郁而勁雕則民訟簡東華王子曰左右有犯一正以法毋慼浮言則吏罔敢爲非芳洲袁子曰仁山曾子曰奪其所利散之於農則遊民遠矣言既健進曰夫葉子之言本也高子之言機也侯子之言經也趙子之言德也王子之言威也袁子曾子之言法也故化莫大於敦本風莫速於運機治莫切於反經教莫先於感德糾莫密於立威懲莫要於布法之六言者出

治之良模而蒞官之正軌也先生率而行之主上之以誠尚無怠焉將中都日治而譽命日達矣簿書既理琴音載希登萬歲之山覽滹沱之水所以酬靈山川托情林覆宜必有以復我也何謂無暇哉少川喜日敬聞教矣舉手稱謝升車而去

項喬送夏生洪夫序

甌東子曰昔人有言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夫君親之恩至大矣而忠孝之道或未盡者受之而不知所報也能不負於其小而顧負於其大者耶信斯言也予兹有取於鶴軒夏子矣鶴軒名松字洪夫永嘉城中人初與予邂逅於眞州之一飯一舉手之德而已其後視予父子兄弟姻婭有通家之好焉丁酉秋予守廬予子文煥應試往謝闈而夏子以盤石衛從事適來愛深而厚於期待直欲一箭而穿楊也以未第則悵然不忍別文煥曰可援例赴京師偕吾父入覲而行乎曰有老母在未敢以遠行也文煥問請乃以母氏託之長兄而偕之至廬至則予方病喘見而戚之曰是行固不可辭也爲予戒行李諭行事往還水陸萬餘里無不慊予衷者予益稔知其平生

能以忠信篤敬爲行己之要而長於料理又其才能也方朝儀稍就次予曰爾可以從事矣輒憮然曰又初意適云爾母氏將古稀矣春寒秋熱老健何所於賴得終養焉雖不偕一命無離憂也予嘉樂其志因啟之曰盤江險惡亦孝子所不忍涉也旼納府從事以事府之賢大夫可乎曰非初意也予謂丈夫當壯歲貴有樹立而已夫何意必之有況出則奉公入而奉母其奚辭焉夏子遂勉從予言以行是蓋不負故知而篤信之者出是而事府之賢大夫其肯不仰德懷刑失其身而辱其親乎由是而登一命於仕籍其又肯愛直息事不思邁迹以竭涓埃乎然則雖謂夏子爲孝子忠臣亦可也近世搢紳士大夫戀官爵如飢且甘帶若不知其母有倚閭之望也享寵利如后王君公若不知其身有政理之寄也使其素有一飯必酬之心豈其不念此身匪出於空桑而薄功厚享以失君臣之義必不然矣夏子其庶幾夙夜以永終斯譽也已
用因其行書之以識終身相念之意

別林汝樾秀才

林生德芳從予游有年矣絕口不談貧困二字蓋嘗用力於自守者可以爲難矣然聖賢以位爲大寶以富貴爲得

志非固樂乎貧也要之樂不改於貧焉耳林生之父雪崖兄鄉之善人也其祖母之孀居五十年將藉之以榮壽而竟弗祿今林生之母孀居又十餘年矣立身揚名以光顯存沒豈異人任耶林生之妻鄭氏不忘乃父貧賤之交而必歸林生真賢女也荊釵裠布庭無怨言者若千年真賢婦也然所望以終身者豈一儒巾耶嗚呼男兒須讀五車書非爲富貴謀也然富貴必從勤苦得得之不得雖曰有命而勤與不勤則在林生而已林生其能不苦心讀書以修身亢宗也哉

宋　序跋

周行已跋薛唐卿秦璽文

李斯篆世傳爲第一學者莫不愛之吾每見其書幾至疾唾而鄙走者何哉謂夫人善成其君之過也夫秦之君其資亦未若桀紂之惡之甚也而二三臣釀其君於不善則又有甚焉者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

以立綱亥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賞誅睢者乎使其壘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曷觀之哉顧唐卿猶區區珍藏之者豈不欲傳百世以爲監歟吁是何以監也

陳謙蘭亭跋 桑世昌蘭亭攷

近世論蘭亭敘感事興懷太悲蕭統所不取與斜川詩縱情忘憂相去遠甚此似未識二人面目斜川詩與風雅同趣固當別論若逸少論議於晉人最爲根據觀其與殷深源謝安石會稽王書可見舉世元學方盛誰不能爲一死生齊彭殤之言顧獨以陳迹爲感慨死生爲可痛何也詩三百篇感思憂傷聖人不廢約之止乎禮義以不失性情之正此先王立人紀之大防也若夫遺情於事外忘趣於情表晉以之論胥矣尚忍聞之哉東坡反蘭亭意爲赤壁賦其詞飄飄高遠終近蒙莊之氣象與元學不相似逸少此文必有能辨之者

張叔椿沈忠敏公龜溪集序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

叔椿少時聞龜溪先生以文鳴當世及長從搢紳賢士遊又聞以直道結主知以盛名藹人望由是歷霜臺冠常伯

秉翰苑兩總天官進參機務再秉事樞崇論宏議鴻文大
册天下傳而誦之謂盧楊燕許復出矣叔椿每得一篇苟
而藏之如獲至寶每以不及全見斯文爲恨眉熙紀號之
三禩參政姚公以天子大臣求守泉越數月政清訟簡出
龜溪所爲文十二卷命叔椿爲之警正玩味不能釋手留
月餘始克歸其書又俾爲之叙竊喜附名不朽有榮耀焉
乃不辭而承公命嘗觀皇朝晏元獻公被遇仁宗而富文
忠公繼登掞路冰清玉潤勳業宏茂載在史册後世歆艷
龜溪公文人行也其名德相望前後輝映又能集其文而
流布之益昭遠作之諡顧不蹟歟先生諱與求字必先仕
至知樞密院事紹興七年六月薨於位若平生出處之大
方則有給事劉公一止狀其行事爲詳兹不復列四年三
月一
日

陳元粹錢文子補漢兵志序 李氏校刊補漢兵志

漢兵志永嘉白石先生往爲大都授時所著予少小執經
從師曾備討閱因獲聞纂集之大旨初藝祖開基次第剗
削五代僭僞收其精兵聚於京師天下既平而已聚之兵
不可復散遂定都汴京以便漕運始倚兵以固國而不及

天下之形勢嘗自漢日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固已逆知後世以兵為病也然當時徒見兵聚而精不知其後兵聚而不可復用益自太宗既平太原欲遂取幽燕而不克自是歲有契丹之擾澶淵之役僅能罷兵為和而西夏之拔終莫得其要領尋至永樂之颯極為中原之變所在戰卒望風奔潰訖未聞一戰之獲渡江以來稍自振刷和義既成尋復廢弛數十年來天下無事衣糧稿賞不可少殺生息長養而貧將點吏得以浸容其奸故老弱者難汰虛籍者難覈安坐無事則驕驕則難用久聚而法弛則悍悍則難制生息繫而衣給有限則貧貧則思亂征行調發之日稀不嫺臨陣決戰之術則怯怯則棄甲曳兵而走今自京師禁衛江上諸屯諸州廂禁邊上戍守往往以百萬為額而未嘗可用也夫以天下不及承平之半而養百萬無用之卒凡今天下敷嗽行一切之術網羅天下之遺利以竭生民之力而楮幣茶鹽之法日益敝壞皆為此也抑可久而不知變乎於虜此先生所以拳拳有意於漢家之遺制也謹按漢制調民有限罷無常役之歲則與今日老弱虛籍者異有事檄召事已罷歸無聚食之費則與今日竭民力以養兵者異衣齋自備無供億之勞則與今日春秋衣賜不時邀賞者異近地調發無遠征之勞不立素將無擁

兵專制之虞都試課殿最無驕蹇難用之患故自漢文以來與民休息經常不耗則減田租弛山澤尋至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皆不養兵之効也誠使稍取漢制甚酌劑量參而行於今日以救其極敝不十年閒國力可衎民力可裕其效猶指諸掌夫亦何憚而不爲嗟夫先生乃老矣方力疾丐休築室深山中尚羊物外以書史泉石自娛將終身爲此志逖矣顧每以孑講肆滋久警策蘊與租可與語道者其素相期待者遠矣然孑亦偃蹇半世安於靜退晉出位而思豈敢輒言兵事而先生憂國之心與所著書末要不可不與有志於斯世者共之也雖然其事大禮重關繫宏遠要在成順致利不駭民聽其條目次第固非一端初先生更欲編次漢調兵弛役尺籍伍符金鼓旗幟及凡兵閒調度別爲一書未果益漢兵最近古其規摹尤精密而史闕其文姑採摭羣書先誌其大節而其纖悉未能盡載此書也先生名文子字文季世居樂邑白石山下因自號曰白石山人云嘉定甲戊

葉適世友堂詩跋後

孫應時 燭湖集

雪齋孫不朋居餘姚燭湖上安貧樂道終身不願仕有古人之節三子應求應符應時皆以文學知名兄弟相愛冉

衣草食薄厚必均應時官止邵武軍通判應符之子祖祫
敬踐祖德宗緝先志嘉定甲戌爲新室名曰世友合饌同
室相承不替將請余記
之然此詩已略具矣

許及之節孝先生語錄跋 徐節孝集

右節孝先生語一卷得之番陽洪公紫微手鈔舊以東坡
先生志林語冠於首因以呂氏童蒙訓語附於後采之臨
汝郡庠嘉禾已采先生文集茲錄雖燕閒咳唾餘一話一
言足爲後學警策如云治身以誠爲本先生所得於安定
胡公者蓋終其身而無愧至極論諸葛武侯之平生與汲
直之素立又先生所祈慕而自處者用否雖異君子謂其
志則同其因讀貨殖傳而悟爲文之法若有異者考
其說以簡易渾成爲主學者毋以易忽之乾道己丑

元

薛元德玉海後序 王應麟 玉海

鴻蒙既判六經載道歷代諸儒著述辨析至宋而道復大
明事類之書亦至宋而益廣廣其述者厚齋先生爲最焉

先生由詞科擢登秘府讀天下之書而識於一心以一心之所識而著述王海之一書極天地萬物與夫古今禮樂制度咸備於此秘藏於家迨今百有餘載至元丁丑歲制東宣閫都元帥貟德公知是書而發其秘俾鋟梓以廣其傳是時經歷賈君亨都事欣君朶羅歹來贊賓幕俱篤意斯文以是書爲已任盡心協力克成厥功而元德實奉檄董其事閱二載而刊始完嗟夫是書也昔爲王氏家藏之書今則爲天下之書矣以先生一心之微博覽天下之書而著於一書今復以是書而行於天下其惠後學也豈小補哉若夫論著書之旨要已見於序文愚不復贅姑記刊書歲月之始末於卷後庶使後學之士知是書之幸傳於世不易也至元六年四月

李世安伊洛淵源後敘　元至正本伊洛淵源錄

昔孔子纘述羣聖之道至孟子而愈明孟子之後至二程夫子始克紹其緒程子之學得於周子而益闡之當時師友之盛可追洙泗諸子之非漢儒之所敢望及考亭朱子出又能集厥大成而折衷之蓋伊洛淵源一書凡周程張邵及其門人之言行政事無不備載而聖賢相傳之道炳然見於其中如五緯之麗天百川之有源委其有功於世教

大矣大參蘇公伯脩頃在鄂省鋟梓武昌郡庠及蒞浙省又命刋於吳學會郡守蕭侯仁甫模長獲獨步丁成之克相其成所以惠後學益廣矣公之自敘有曰能本於聖賢脩己之學而不溺於詞章記誦之習能明於聖賢治人之方則不誅於權謀功利之說至哉言乎夫脩己者道之立治人者道之行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君者此道也孔子與後世諸君子之所以爲師者亦此道也外此而詞章記誦權謀功利其於道也遠矣公之是書必欲求聖賢脩己治人之實而不爲虛文其於國家培植基本敦厚風俗之意又切矣學者讀是書而進之其可不知公之用心者哉世安忝敎於茲故不撰而僭附於序末云至正九年己丑

明

黃溍書學籤後

許謙白雲先生集

元史取學術足以輔敎傳後者著儒學傳而金華許謙居其一焉謙字益之世稱白雲先生受學於同郡金履祥履祥學於何基基學於黃幹幹則朱子入室弟子也傳授之正脈有源委故當時登門者以爲紫幸東平王君麟踰齊

魯涉江淮遠來從先生遊及耆謁告歸省先生懼其荒而業也手書所著學箴以勉之而大要以存心爲本吁先生之敎人者如此史之所稱信不誣矣旣而王君以鄉貢進士典敎昌平其所以淑諸人者又豈出乎先生規矩之外哉借余不及見之嗣子延齡與余同官之翰林出此卷求題輒疏其授受所自識諸左方以致景仰之私云耳永樂辛卯三月望日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永嘉黃淮書

恭題宣廟賜謝環詩後介庵集

宣宗皇帝御極十年海宇奠安戎夷賓服內外臣僚各脩厥職機務有程居多暇豫時游心於篇翰雲章奎畫冠絕古今廷臣受賜光華烜赫歡動班行錦衣千戶臣廷循起自儒流兼習繪事入侍燕閒忠慎誠篤簡在聖心宣德癸丑重陽日御筵之次親灑翰墨賦詩頒賜昭異數也又明年宮車上賓廷循披閱綸章血淚滂流以臣准備員先期日有同里之好出以見示竊惟臣之事君獲展犬馬之力斯乃職分之當然先皇心同天地細大不遺遇有片善褒嘉獎諭至於再三重則甄拔振舉俾遂騶揚體念羣情亘古莫倫廷循身逢盛世得昇殊恩衣被雲漢之昭回餘輝

覃及於子孫其榮幸可謂至矣尚其益攄忠盡致力圖報於今日庶幾祿位之隆永永無替也嗚呼鼎湖日遠弓劍莫從臣淮幸獲拜觀宸翰恍若仰瞻龍馭陟降於三光之表追思感激泣然流涕熏沐焉毫識於末簡不勝兢惕屏營之至

李階 張慕本輓詩序 張氏譜

張爲邑之鉅族也有日慕本先生者又爲張門中鉅人也弘治甲子之秋以疾卒有計聞無遠近無疏戚無貴賤大小凡與先生接者莫不以噓呼癘泣至有聲而爲詩者可千百計予珊輩采錄成帙以階爲先生愛屬階序之於乎生前之愛憎死後之欣戚也階嘗博觀一世之人矣有聞其立隨波上下於世無所重輕於人無所損益者其死則爲無人所玩視之若草木所僨漠然而不加意焉有勢焰薰人漁獵自殖不恤多人之怨仇者其死則爲人所幸視之若豺虎之在陷阱群笑而稱快焉又有內行不飭傷風敗俗者其死則爲人所厭視之若鹵蟲臭腐道傍過者掩鼻而唾焉求其若先生爲諸士夫哀輓者幾何人也於乎死生亦大矣彼有玩而輕幸而笑厭而唾者豈人情耶蓋有以

致之者矣先生器局峻整多才善幹擴先業裕後謀足爲時輩矩度者不可襮舉與世之無所輕重損益者相十百矣輸粟濟人繕理河梁井路雖重費不惜與世之儳獨取怨者相千萬矣重倫理篤恩義處父子兄弟宗族各有可稱者在人耳目與世之傷敗風俗者相億兆矣故其沒也宜諸士夫之哀輓若見明珠之沈良玉之毀惻然痛心而浩嘆焉昔秦之三良將臨穴詩人願百身以贖之發於秉彝好德之良心也是則今日諸士夫之詩不容已而階之序亦不容辭

王應辰張甌江哀輓小序

昔者魯哀公嘗誄尼父柳下惠之卒門人欲誄之其妻曰將誄夫子之德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而壹其節曰惠此誄之所自始而後世輓章之作其昉諸誄之意予賢之斯哀之而誄之而輓之弗能已也衧丞甌江張先生相國文忠公仲子也不幸賢而蚤世年三十有六嗚呼哀哉其嗣汝紀迺哀諸名公哀輓謁予請序予素善甌江君知君莫如予尚忍言之尚忍言之曩予聞君之訃哭之慟有詩二章繼予上京師距君之沒既餘一載升其堂履其陳

爲之泣下而霑襟間會稽紳諸鉅公及四方名士則莫不咨嗟冊道歐江君之賢而痛惜之類有同於予者此哀輓之所錄集也嗟乎嗟乎古今世祿鮮克由禮卽有讀書問學稍能不特門第降下驕盈足■賢矣而況識大義植氣節慷慨欲有爲當世顧佗際弗伸又時弗少竢遂睊然不祥終其身此其人幾希乎守道而不貳者其賢又何如也是則張君已矣九原可作舍斯人吾誰與歸故自蓋棺之後世之公論日定人無問識不識其詠而思之者日益衆夫是編也其諸所謂長歌之哀非歟記日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斯言殆末盡然歐江君就眞宅又三載矣墓木則云拱矣乎嘗從羅山道上行引領而望思之但見素月生深林中離離布彩若弄延陵劍影餓而悲風蕭颯有聾又若雍門子之鼓琴聽之不覺其寥寥而淒傷也嗚呼歐江君余若之何能無爾思耶繼此而永言者吾知其弗能已矣

王叔果三檜堂卷跋

我王氏三傳爲樂善翁翁子樵雲公性至孝嘗購三檜爲翁壽因以名堂少保黃文簡公訪樵雲公之子自足公爲

詩倡咏諸搢紳各有作容直劉君叙述詳矣時哀次成卷歲又遺失頃族子進士繼明得之黄田林氏家屬族子元家藏焉果展讀終卷先哲翰藝斐然擅工爲之歛容而吾列祖雅尚文行取重名流亦所謂美而彰也讀已令兒輩錄之藏於家塾二百年故物其尚寶愛於弗替云

彭江皋遺稿序 半山藏稿

江皋彭先生歿且三紀乃嗣茂林君珍輯其所遺詩文開出以示予讀之憮然曰先生蚤歲以文學擅場而所撰著乃僅僅止此豈散逸邪抑志在經濟不欲以藝名耶所載稽先生明經起家授倅永平甫數月卽引疾乞歸如太阿出匣未試剸割善鞘而藏之其於經濟又何適邪予侍先生也晚嘗仰風截參士論而知其爲金玉君子也蓋先生內宦頭而外檢飭惟恐一置其身於玷闕故見幾勇退不俟終日其深衷殆未易測者然則經綸文采雖不盡著而本實旣茂卽枝葉又何算焉夫閲錦尺幅知爲美縉嘗鼎一臠識爲珍味先生篇什不多遺而藻思槪見別雅馴有矩獲與其行符眞而傳可必也茂才君能世其家論者謂先生有子則志業所未竟雖其肇之庶其述之矣

王叔杲書陽湖三記後 玉介園存稿

嘉靖壬寅歲予方爲諸生愛陽湖山水之勝旋嘯得之徜徉芟榛蕪樹花竹建亭榭浚陂塘而勝漸增後出仕中外垂十五年每憶故山景物形之夢寐輒巧弁山王公鹿門尋公並爲予記之大記畧備而丁丑歲予獲謝吳兵政以歸湖山如昨而手植已拱矣是時已絶意世路念河清之雖期撫揄景之可惜益大治之陋者旁斥闕者旋補額者第復故者津新或位置弗當則徙作他所或品題未雅則易以別名比之疇昔爲勝大倍復請於弁山公得後記而始詩矣識睬前二記中多不合然不合者人工點綴而湖山大概未嘗少異刻二公文章大家片言足使園林增勝予故併存之大司馬岾崍公行部海上過而樂之爲雜詠十首嗣索和於弁山公以不廉戲我要乳柑三百顆爲報後海內同聲題詠者漸多積以成帙予盡梓之以紀茲墅一時之遇云

國朝

劉士焜李盦侯因名集序 李象坤 翊菴集

覩人詩者覩其所感而已荒臺弔古馬首懷人謂之一無所感可也吾覩吾黨砥礪所在以惜聰明惜歲月惜交遊爲急務猝爾倡酬之作亦當如誥如誓如箴如銘盌爲勞歌毋爲齋還以此不愧風雅其可耳不然騷壇之客多於澤蒲豈少此數行墨滴哉發吾覆者盌侯兄也壬午閏月十日識於因名集之左方

周天錫李盌侯粲花齋集序

天下之得抒吾胷臆者惟文章而已世人動稱摹古於文則漢於詩則唐毋論摹必不似即摹而似亦豈得爲吾之文吾之詩乎哉予友盌侯博學工文章而品隲今古與予同一日出詩文若干卷俾予序予爲著論曰盌侯詩不必摹唐而興端托緒落紙皆譽賦物懷人注情獨妙何在非唐文不盡摹漢而矯顧怒步徑欲已開琢冰跨虹色非外設何在非漢若夫倫理所伸無歡不聚山水所值無險不酬此又盌侯發筆墨於性情吐煙雲於意氣未可以文章槩也或曰盌侯古詩律五言古逾歌行古文詞碑傳誌序記大篇誌小品予不適復辨夫銖而較寸而合是未知盌侯者也即區區以詩文知盌侯又豈真知盌侯者哉予知之故序之以見盌侯所重在彼不在此也己亥浴佛日

傳狀

宋

薛嘉言通議大夫劉公行狀 劉給諫集

公諱安上字元禮姓劉氏系出彭城世為永嘉人曾祖延貴祖鑒父去非以公貴累贈正議大夫公少端重有成人風祖父特所鍾愛日異時必大吾門與從兄舍人安節同硯席相友愛尤專勤嗜學講習忘寢食既長俱以文行稱公踰冠首鄉薦復聯名游太學並為上舍生預魁選聲稱籍甚號二劉一時賢士向慕爭與之交赴省闈別試第二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丙科解褐調杭州錢塘尉公操履清峙輝映湖山人謂真仙尉謹身律下每被檄所部雖庖厨必自辦以行秋毫不以市於民所憩惟亭傳僧寺不則茇舍露坐食息自如見者咨美之受代留圭租縣廩為後人胥請暨還過之雖久客饔甚勿問也公以名流陸沈下僚怡然無忤色究心職事有捕獲功未嘗自列曰幸人之死而已取賞吾弗忍為雖同列以是被遷不以介意卒用薦者升處州縉雲縣令除登州州學教授時三舍法初

行擇師儒國學尤極其選遷博士學行德器尤爲後進所尊仰差考試貢士舉院故事考官各進策問取進止上皇雅重公文親筆選用以車駕幸學恩循儒林郎後收宜德郎大觀元年除提舉浙西學事陛辭進對風度詳雅論事合旨既退上皇顧近弼稱某蘊籍有大臣體既而中丞余深薦之留爲監察御史朝廷有所推鞫多以屬公公持法尤審而更根於誠怨吏不忍欺諫議明尤多所平反四悅服無很意十一月選毀中侍御史常曰偷安患失尤非言官所宜故居處薪錫服用之物取具朝夕十二月磨勘轉奉議郎明年田八寶恩轉承議郎三月遐侍御史賜五品服公洗學謹密凡風閭事皆反覆詢究或遣親人參驗得實乃始論列舉無不當一日奏事上皇目送之曰劉某言事可謂詳審奕屬時相擅政竊弄威福凶謟謟天意所趨向海内風雕黨與蟠結根據朝廷無敢攖其鋒者公獨挺然不肯阿附極言其罪抗章不報乃與石公弼率同列廷論之詞旨愷切時論偉之在言路三年凡所彈射皆汗褫不法敗政亂俗之尤者其不畏強禦如此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至辯論人主前安詳不撓無所畏避以故眷注愈遲三年八月遷諫議大夫逾月丁太碩人憂公性純孝未冠正議公卿世掩泣腐訣奉事太碩人色養尤篤自筮仕以

至禁從榮侍版輿夙興溫凊奉甘毳供笑樂始終如一日
至是毀瘠幾滅性卜葬盡禮極哀榮之奉廬於墓側手蒔
松橫蔬食終喪徘徊不忍去公生於里以西洲及夫人既
亡官游往來經行其處必凝望泣下人之爲有終身之憂
蔡焉政和元年冬服閑以中書舍人召先是兄舍人由察
官登對玉音宣問公安否及寓止何地既朝見入對上皇
面諭以曩日詢訪及簡記識擢之意二年用元圭恩轉朝
奉郎踰年除給事中其所獻納論駮有補時政者甚多餓
請外甚力九月除嶽猷閣待制知壽州四年以上會試所
差官撰號差互罷提舉亳州明道宮復以磨勘轉朝散郎
封交安縣閑國男食邑三百戶五年除知婺州七年磨勘
轉朝請郎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時六尙書降造花
羅領數頒衆督程甚嚴公以抑酖多民困論乞躍減弗克
則奏以非上貢願不爲例又部使者往往專事花石刂市
恩龍州縣希旨幸賞或遣使臣檄州計置督以支錢應副
舟車事公初不與之辨但按法移文回報往復閱時淹久
使臣若之送巡引去自是無來者遂免無名之費調發之
撓民陰愛其賜焉尤不喜笞辱人少年或坐法公祭知員
家子貧可致則命其父夏楚於庭責使就傳其務致化厚
風俗蓋有古循吏風治婺州凡三年鎮撫惠養百姓德之

里人過其境詢及遺愛則八人以手加額至今稱頌八年移知邢州時祖母徐氏無恙年逾九十奉之甚謹初遇恩妻張氏當封以祖母未命遜避不敢當奏乞回授徐上皇嘉其意優詔從之封仁壽縣太君念諸父蚤世而徐氏年彌高邢去親庭益遠遂丐宮祠侍養宣和元年六月得請提舉建州武夷山沖佑觀九月丁太孺人徐氏憂公以介孫承重遂終恩禮有加鄉閭榮之三年服闋除知壽春府累表辭免不克四年磨勘轉朝奉大夫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二百戶壽公舊治民懷恩弗忘比再至老稚欣迎扶攜遠逕者屬路府於淮西爲大藩屯兵萬餘密邇京師每歲上供十二萬石應付發內軍糧賦亦稱是雖遇凶歉租賦放免殆盡而稅額不少減前此官吏復加槩量及羨餘以幸苟免民重困流移者衆公至嘆曰奈何剝下以逃責耶凡諸司額外泛抛一切不應以撫綏寬緩爲事漕臣預調專餉奏乞較定一路上供及支移之數課殿最行賞罰以風屬郡是歲壽春官吏遂以數考被劾降官復以椿發軍糧虧欠再被削秩以去終不自辨也六年除知舒州踰年請宮祠從之提舉南京鴻慶宮靖康元年覃恩再轉朝請郎加食邑二百戶尋復朝奉大夫朝散大夫以疾乞致仕轉朝請大夫建炎二年正月終於正寢享年六十詔贈通

議大夫命有司量助喪事卜以十一月壬寅葬於永嘉縣建牙鄉玉清觀後山公識度粹凝宗工鉅儒見者莫不推以違器自爲尉以學官薦者十餘人守帥豐公稷皆譽許獎禮讌集則分韻賦詩講論文義延留彌日不以條屬待也大觀初令侍從各薦所知右丞徐公處仁以公應詔其爲當路知遇如此素堅正靜退未嘗苟進取部使者屬欲縻公致門下寄聲知舊諷使致謂公薄其爲人終不或之尤不喜竿牘爲教官登州或勸貽書時貴丐東南便詣者公謝不願也暨開居里閒當軸皆其知舊或請致貿親日吾平時不通書今遽賀之得無疑我有求邪於時俗吝祿養交率顧望迎合以規進取公深鄙之爲御史多所持劾務存大體振綱紀不爲許直取名凡論列章疏退輒彈槖雖家人子弟無得見之故其奏議人少知者嘗語人日在言路久仇怨殆滿目矣然吾職風憲獨安所避顧在我本無心耳出典三郡凡所設施不務表暴示以好惡而人自化御下寬簡不苛吏卒服役之餘咸許自便然嚴重叵測莫敢慢也或乃爲投合以求當公意終不可入殆所謂易事難悅者動準繩檢進止有常度而遇事裁決咸中理解所至有惠政在發市田以給浮橋費民便之刻石紀德其守壽春屬比郡歲饑流民羸屬公爲區處舍止什器貲養

畢具至者如歸屢丐常平賑濟勿許則倒廩散之曰民困且死奈何坐視不恤倘獲罪吾當之其有病者以私財爲致醫藥爲糜以食之不幸死則給棺槥卜爽塏收葬之民賴以全活不勝計恩及境外矣蓋其志在爲民凡所與爲必欲其利及久而所濟廣者蓋如此與人言如恐傷之待僚屬未嘗失色然剛正不可以犯尤嫉賊吏壽春屬令有貪墨聞者既廉問審實一夕追逮証佐盡得姦贓令之急賂當塗致書營救公不答卒使引疾解印役去諸邑窘之竦動始公先達爲侍從前少宰吳公敏故右丞許公爲衡未縣公識其遠到舉以自代二公繼登卒輔時論隱景服公知人胸中恢鄉而謙恭執禮一於純誠不爲繼芥然節遇人無遺小大貴賤至胥徒臧獲語必拱手自名雖矯處私室家人不見情容和裕有體至於臨事則斷之以晏於嗜好淡然略無珍玩財物視猶糞士雖身處富貴自義簡薄殆有布衣所難者慈孝友弟蓋其天性宗族內外奉百口服公之化閭門雍睦無閑言温艮謙遜有萬石君四風位侍從二十年所得恩遲以先弟姪季弟安仁以太家人所鍾愛遇之尤厚儕其困蹟場屋首以大禮恩奏補碩後早卒諸孤幼稱撫養加意不異已子既長爲畢婚嫁其與日者往來山谷間卜地營葬記事喜甚曰吾今而後無復

他念矣既疾無甚苦謂家人日吾其止此乎臨終之夕猶
誦西漢且命區處為翌日親朋燕遊之會既就枕覺風眩
起坐命藥繼至而亡其好學達理高明令終死生之際不
惑也如此嗚呼毋宋氏累贈太碩人娶張氏郞奉大夫親
賢宅博士時敏之女封碩人生子男二人長日讜承務郎
前蔡州監稅克有家次日詰女一人歸修職郎林待問孫
男三人向幼公早與兄舍人從當世先生長者遊深得中
庸大學指歸故能以其所學發為政事致身侍從當巨衮
朋邪傾亂朝政持一介孤忠力排抵之僅以獲免後雖懸
位禁閭餓値斯人復進用事勢焰赫然虔不能抗因懇丐
外禰自是十有六年終老於外雖仇怨銜之刻骨欲搜扶
瘕孿冀以中傷而卒不能避回宮祠優游卒歲處之泰然
亦無愠色卷懷而晦不肯為赫名真若未畏人知故其
進退始終大節韜逆推夫所以用心殆未易以鬪隙也
蓋其蘊蓄浩浩淵淵用之誠有盡彼暴露術驚者抑其
之所哂也耶公浩淵文典重有法工五言晩更乎談渾公
天成無斧斤跡為詩五百篇制雜文三十卷藏於家然
居南郭治第築圃有湖山勝槃喜賓客至則觴咏延卜
無數暇日杜門觀書盡道養性翕攜杖課園丁畦蔬莳款
以自娛嬉當其心閒意適雖田夫野老亦欲與之對非所果

名雖位顯爵尊扣閽弗見也故識者論公平生出處以方居退傅白毛其夷曠淡泊無聲色之娛詩文雅正不爲纖豔浮華之語則又未可以優劣論也公於嘉言爲父執世中表姻舊且同里如公爲詳然公潛德隱行所不能窺者蓋多姑實錄所聞少備採擇之萬一

薛右史行狀 浪語集

君諱徽言字德老世爲永嘉人曾祖元禮祖庠皆不仕父強立少登科禮部侍郎鄒浩嘗以學官薦歷州縣所至有聲清正恬退終金陵幕官君其季也少孤鞏穎先令人鄭世時方在襁褓比成童先中奉捐館舍獨與諸兄講學識慮已過人既長能自立力學刻苦窮晝夜弗懈遂博通經再舉登建炎二年進士第解褐授南劍州司法會車駕幸永嘉君以書謁中司趙公誡一時用事者趙公大稱賞以國士期之俄移譯會稽趙遷樞相力薦君蒙召對以強志勤政及君子小人爲言頗合旨一改左承奉郎充樞密院計議官踰年前用事者復當國君以誠正待之雖銜恨次骨欲中傷之終弗能也紹興二年議遣使君以選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性明爽雖筮仕未久而疏通若素宦飽於

更練者既臨遣敷奏詳明入境布宣德意揭示數條檢覆吏姦無不契事機當人心者奏本路不便於民者十事乞委憲司覺察違戾且請岳飛殺定湖南及鄰境給韓京營田免全州隸廣西節制乞選岳守與潭鼎腹背制幺賊論郴道永桂陽丁米均敷見存一丁至石餘者並帶羅之弊時田荒糴貲命州縣量城市遠鄉道里朝暮可及者自近及違區處賑糴由是糴價頓平濟惠甚溥咸戴上賜不以選遺也且請存留漕司上供錢斛賑濟郴道桂陽三州罷營繕等費薦本路憲呂祉郴守趙不犫全倅劉延年前衡倅趙伯牛統制官吳錫等朝廷皆召用初抵茶陵縣處四有以平人爲劫盜者片言折之審知官吏冒貲之冤立下吏痛治爲直之人稱神明論漕臣措置州縣日納移用等錢苟斂凡縱吏門下姦贓請縋治又按發知桂陽及永祁三守常盜合等不法祁陽令等安殺按賊史之尤者械送獄以論譚帥非其人父其閱發撫稍多行之月峻不無悖權貴意既遂權發遣與國軍而它使皆進擢識者爲不平七何以比部郎官召後處騎次進右軍車駕幸建康屆從以行方倉卒進發先駐蹕平江及春還臨安一時事宜人情敵勢知無不言譽望彌著改兵部又改吏部左選遷右司改左司檢正中書門下諸房文字遷起居舍人首以申

嚴歐陽修王贄所請令賜對臣僚少留殿門候記注官出
面錄聖語及親奉德音事干教化禮樂刑政為世典法者
並備錄關報記注官士論美之金使至許還徽宗梓宮及
母后河南地時無故請和且無邀索使有識論論深以為慮
朝士皆知不可而無以拒之君位蠲坳朝夕憂齊直前面
奏及侍從同對辯論尤切因感疾時方正旦猶欲力疾侍
立家人苦諫始在告疾寢革語猶不忘國事以紹興九年
正月壬辰辛旨年四十七上聞為之悼惜有旨贈帛百四
與遺表恩潔娶胡氏纍封安人賢淑和鳴侍湯藥尤謹遂
染疾後君十二日亦卒君仕雖晚而早達銳意功名君相
眷注方涅人皆指日符其遷也而竟止此莫不傷惜之為
流涕云生子男二人長季隨次季宣女四人越明年九月
十九日葬郡城西太平山之原君天性忠鯁獻替甚多令
皇帝即昨初君以布衣上書言時政日國勢日邊防曰刑
賞日巡幸曰財用日官吏凡六事既仕於朝首請擇賢宗
室立為皇嗣勸大臣和協濟功乞宰相不親細務叉摭陸
宣公奏議可酌取以救時者如減兵之穴食躪法之撓八
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五事紹興元年詔
以星變訪闕失乃上書言所當深憂者三日國本未立日
佞倖未去曰國論未定且曰憂其所不足憂而忘其所當

深憂此父大可憂者也其言皆切中時宜初聞徽宗諱主上銜䘏哀痛時議軍國事遽欲遄用以日易月除喪君建議終制成上之美識者韙之開府出師方以議論不合棄軍請終喪廬山君遺書為陳大義勸諭出幡然感動即日佐軍其宅建白彌縫有補於時多此類兄弟與君尤友善時帥荆南方召用力丐外得請安撫虔南因以過家為畢窀穸以盡其詛似非偶然者將葬季隨裒錄遺槀請狀其生平行實將求立言之君子為之表志以示不朽云

薛季宣　陳益之父行狀　浪語集

公之子謙初以文章試太學聲名藉甚某主敦宗南院道莆田過故人著作劉公夙問後生之賢某以謙對劉言謙之賢者皆以其父夙前教授溫州時諭以諸生講肆州學夙喜其質明欽為痛裁却以成其材退常慊然於中不使謙覺之也其父即知夙為有意琢磨其子夙心知其賢於人願未嘗識其面某曰君得之矣君所知於陳公者教子一事公之鄉行有足賢者某嘗聞其人矣然於鄉之老成雖雅知其名非身察知其賢不輕言也嘗與公會望其容色溫然和粹聽其言語簡而誠慤意非常俗之士問之公也始知其為鄉里推重之有以能教其子以立門戶若天

道之報然某之迎家而歸會公將葬謙與兄某某弟某某共哀公行將求名士而銘之屬某敘次其文某辭不得謝爲直書其事焉公諱敦化字某其先家福唐五季亂徙橫陽又遷承熹鵬飛里世以輕財嗜義德施於鄉公生九年罹方臘變鄉之平居爲不善者羣不逞嘯屠之而共芘匿保公以全十五丁父艱二弟皆幼公奉母夫人經理家政井井有條理夫人一食不飴公輒憂之見顏面方疾湯藥非親嘗不進遭喪廬墓左哀慕至老不衰兄弟相友及見二毛不忍析異公性夷曠不立城府與人無纖芥雖龐夫單婦三尺童子一皆詞情溫厚有以慰懌其心家累百金益能增後先德之施伏臘之外率用振業族黨鄉閈之急難餘以修治橋梁平夷道路無畱者凶歲人多閉糴常發私廩平價出之賑貸單貧孜孜不倦鄉閭信服其誼爭訟多不之官府得公一言卽時解散鬬很爲是益希少公雖蚤弃書學所常與理造經界行縣選公平比鄉之賦至今稱其均一爲人逼淮甸又請公治鄉兵時諸繕甲騷然公格令不下日此但攖耳鄉民頼以無事而它部兵亦不成部伍家閭有竹萬个二古梅公常笑其閒陶然自適事不以挂念客至無不傾倒皆歎其古君子也盡心敎子迄能有所成立莫年謙上名禮部人謂公世殖善

不顯天其或者遂將後大其門而公不卒見之也以乾道二年五月六日卒享年五十有五鄉人於公之疾日奉雞豚祠神禱謝死之日咨嗟相顧有爲之流涕者烏乎公何以得此耶公常自言日不能利澤於世遺愛一鄉足矣以匹夫而澤追鄉里賢矣哉子男五人女一人卜以歲三月某日葬公於郡西岑之原列其行事如右

葉適　宋故中散大夫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張公行狀　水心集

公姓張氏諱季樗字延卿溫州府永嘉人幼入太學用忠簡公恩試吏部第一監臨安府糧料院遷勅令所删定官司農寺丞兼權倉部郎官換工部皇子鎮明州選爲司馬上面諭日卿輔魏王當如端明教朕也公拜謝會有異議者徙知潮州潮沐韓文公遺化俗矜厲自喜公傲古以便今用刑甚簡崇雅黜陋士民愛服提刑行部貴倨甚侯迎累日不至公賦詩稱遠地井蛙尊以請之提刑怒深文劾公公引詩自辨上笑日守臣不應罵監司邪竟罷起知南劍猶坐前護不行知沅州猺人屢入城邑闕通博買撫邑至濫惡抵負而睚眦讐劫之禍移於平民謂之準把公按舊法重禁越界來往者有至市則令都巡防監視訖事各還剽奪衰止公言都巡防與猺相持最苦請三歲一補官

以責盡力土城纔四里高十二尺如女垣爾且用板屋風
漂雨淫非所謂設險也請甃磚石備樓櫓以期永久又特
起貢院數延後進爲言科甲可喜而向於學者滋多矣於
是自總領以下皆薦公宜留本朝公自以離郎署二十年
故人無在者力請外得光州自光西南行漸違准流而就
閩阜其樹林巖石幽茂深阻恍惚陽塵世山如繡屏畫卷
數里一合水紺綠隨山方折流轉大聲出雷霆細聲中琴
琵盞江南名山水不能及而土人以爲梅林沙窩存著老
幼處也公上言異日欲遷郡沙窩久矣決遷之易守禦便
儲積人心旣固可以牽制可以進攻此五利也請以城壁
事什臣旣而與商廷昌兩易濠州濠人占地無頃畝之限
爲後至冒耕不較也暨田成而爭訟林起州縣往往有所
左右公獨中分之官私厭服以公斷爲法初公至郡謀報
虜主祈大清宮且窺邊州人大恐定遠縣逃奔幾盡公不
爲動但遣承局趣取子舍遠近安之亡者復還就知和州
公之在光濠朝旨建廣儲倉他郡徒改椿積立號名惟公
置散貯米如令軍校先必募善弓馬事藝補之光有司馬
公祠雜草爲庭除歲時率官屬拜其下其能實事不具文
而名義兼舉多此類至和首開三河復胡昉故跡劾車蔟
藜火藥傳鑯右轅左蓐嗅地望塵廢闕遺隘之要無不頽

講然時論既將遠討而疑公爲平世守邊者故秩公以沖
佑觀使自請而去公亦倦游不復求仕凡續祿再三焉嘉
泰四年閏二月二十二日平旦盥洗索常食食既視瞻炯
然家人抃叫曰起疾矣其日卒年七十八自文林郎積官
中散大夫開國永嘉縣男九月二十四日葬瑞鹿西岡夫
人潘氏封令人男五人曰燧通直郎福建船司幹官先卒
曰熇儒林郎新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羅場曰炳
從事郎顒盜縣丞曰燿迪功郎常州州學敎授曰燁承奉
郎女二人其壻曰宣敎郎新建德知縣潘槽迪功郎泉州
錄參葉春孫男曰坦將仕郎均曰垠曰墉方以公致仕
官之曰墐曰埏曰圮登仕郎曰塡曰堪曰圻曰塏曰埈曰
坡曰增曰塡曰塊孫女嫁承務郎木溶次許嫁將仕郎鮑
嶺次許嫁進士周保之餘幼也公志慮精密前後謀議數
十上事小大皆有成晝深而不迂切而易從言州縣受納
盤量常欲今歲出剩多去歲商稅增額必以一年最高比
較役安從得皆出於民耳又言民納錢免役而役不得免
今姑令見役保正長免當界役錢可也此可謂知憂民矣
又請內外官奏對須指陳急務不許泛引閑慢人已言者
盜役言之期於必行而已此固知治體之論也至言陛下
無恃江爲險必守淮而後能守江修城增戍所以守淮也

或曰增戍難在錢糧移江置諸淮爾何難且州郡不敢合敎甚無謂虜今日打獵明日巡綽率用千餘騎豈慮警動我耶此又壯論異於人者也始忠簡拒秦丞相斥之晚翊孝宗終不肯取報政公耳目陶染故雖省寺無顧戀意連擠於外視後出捷起騰上無悵望心惟以家門素業爲事二子既登第誨諸孫尤切書室縱橫與同臥起休沐不使踰戶限余每從公見其動止有常節得言語之味樂而無荒未嘗不敬下風也嘉定四年九月

明

黃淮陳母汪氏傳 介菴集

陳母汪氏者永嘉沙城名家女也幼習姆訓貞順若夙成年廿九歸同里陳庚陳望族饒於資隸役鹺場長百夫庚二兄仲兄慶執役坐累逮者至慶他適庚以伯兄童當承宗祀力引咎就逮法司議罪輸作卒於役所汪氏時年三十有二聞訃殆欲無生顧子辰方三歲義不可不育乃忍死自誓以圖無愧於九泉居亡何童慶等皆先後遂行以死所遺者汪氏母子耳行時又盡質田產充路費然汪氏竟莫知質之何人以故賦稅鹽筴弗聽蠲除而豪右乘隙

陵侮抑酖以流七逋負俾代庚冀奪其志汪氏仰天泣日未亡人何面目與七人較曲直於是舉所遺服飾以輸官輸不足加以榜掠艱苦萬狀而志操愈堅陵侮者亦末如之何頻年繼以饑饉汪氏左支右吾暇則紡績紉維卒至夜分方息訓飭厥子俾承父志子亦知自砥礪甫十歲屹如成人比長漸次圖復家日以裕汪氏始盆居不與外事向者雖在顛沛中而辨內外接姻族處隣里撫衆馭下纚纚皆有禮法至老弗懈益虔今齒近八旬童顏鶴髮而辰須髻亦須白諸孫森列後先天之佑善方盛未艾也辰念母氏勞苦創北堂以安其居時率諸子女稱觴上壽跪拜階下母亦怡然自慶諄諄以敬愼戒厥子鄉里有識莫不嘆美日是誠無愧爲毋者矣遂稱爲陳母云史氏日易序卦渙後受之以節陳緒渙散極矣匯藉汪氏節以振之不幾於隕墜乎范史云端操有蹤幽閒有容汪之謂歟國朝著令女年未及三十守節靡渝旌復以爲世勸惜乎汪氏年與令相左弗獲光膺顯命此私著之傳所以作也庚年少有室未久挻然代兄就死尤人之所難節義萃於一門何其盛哉

項喬袁芳洲傳 既東錄

袁子名遷字宗喬永嘉舊族也世居黃嶼洲中及宗喬咀華浸郁不干利勢是洲之芳日聞於外吾郡縉紳遂以芳洲呼之一日讀范文正公傳至不得爲良相則願爲良醫乃喟然嘆曰宰相之職能使匹夫匹婦不納之溝中醫師之良能使疲癃殘疾不陷於天札吾業有在矣吾無以林守衡宇爲哉遂於是究心焉嘉靖己丑予舉進士宗喬以應薦而來與予同旅突數月予知之益深嗣數試禮部有學涉二經墨步二王之譽不四三年以特旨授御醫其同疾起瘍十不失一朝之縉紳亦皆以芳洲呼之宗喬業乃益廣名乃益著彼固淡如也曉夕談及洲中趣味則口津津然予常嘆今古隱者往而不返必錄視軒冕仕者溺而不止必圖視邱壑二者皆非也嗚呼若宗喬者其人蓋可傳矣因爲傳云贊曰謂子芳洲也子則峩冠象笏出入於禁闔闢矣謂子爲非芳洲耶誦其話言蕭然物外若世網不足嬰繫焉者然則子殆有識者耶不以江湖而忘廊廟之志不以富貴而易草野之心者也謂子爲芳洲先生非耶

金昭張仁山丈人傳　張氏譜

嘉靖丙午仁山丈人廩食黌舍計及邵堯夫皇極所經一世之期將以貢次上春官試八月望日實維十六是夜未

央月華麗空纖靈不翳河光搖碧秋毫坐分家爲奉親羞
耇之燕懽甚倏焉涼風徐來陰雲四起雷電皆至潦霖若
傾萬籟怒號人無盜宇旣而海日昇紅颶收雨息厥明天
霽閭里老稚舉疾首慼頷相告以丈人蘯焉捐賓馳訃鄉
校自師長士下逮庖翟隸人莫不悲咽咨嗟至有掩泣涕
下余時偕桑梓之彥大比省闔辭場不狹日驚聞丈人考
終凡在比諸生與都人士昔傾蓋丈人者亦莫不悲咽咨
嗟至有掩泣涕下夫陋巷青矜飭躬砥行身不一命澤
不下一民而存順沒盜有以感動天人若此則占古玄德
遐居至誡潛孚不尤大彰明較著矣乎丈人郎自草宿而
木拱矣其孤仲鄰持同門友孫明德氏所手次墓狀泣示
余爲傳夫明德嘉靖名御史雅志澄清嘗兩銜事憲代巡
朔方中州廣厲所加世皆循爲國是丈人可不天矣無盜
余余增之高耶第余於丈人誼有勿之有默焉耳矣者丈
人卓有識鑒不謬爲許可始得余文生閒謂必爲時用
余雖無似不可謂非知已也又余卜諸受王先生拱甫
而丈人實親以四始六義授王先生且仲鄰輿余同日爲
敎官子一解后郎以燈火筆硯相篋礪一畝之官麗澤
息遊以周官遺模遡闕睢麟趾之意藝林載質則以商
人逸響會高山流水之音難遇合不偶無能强而同然久

要以不負所學則猶旦暮也是皆勿之有默焉耳矣者按
狀丈人諱燮字伯录號仁山前諱鐵字伯錙憲副五溪萬
公現學命更今名其先閩人一世祖慎菴府君諱敬者始
遷永嘉華蓋鄉携仁山陰滄湖里別號所以識也父強默
公諱增母王氏生丈人宏治庚戌十二月丁卯兒時即穎
特不凡羈貫失恃孝養厥考且耕且讀貧無儲書惟家藏
古詩文一帙誦記歲餘掩卷不註一字時太師張文忠公
未第築精盧瑤溪山中集同志究觀古今篇籍於諸從子
最愛丈人首以詩傳之大闡溫柔敦厚之旨公方註釋戴
氏禮杜工部詩輒令采釋故典還證意義多所發明公瑚
璉之蚤夜不相離去事見公所撰窮源記中年二十餘爲
郡庠弟子員又明年補廩膳生入試鄉闈六席貢選未嘗
少萌覬餽之心郡之大姓欽慕其愷悌嚴毅爭迎爲弟子
模範書以己所持身篤行者罕譬而詩復焉嘗曰明於己
而不明於人非所以成己也猶情欲而忘生其謂父母遺
體何見後學有趨嚮者汲引之加骨肉疑則竭己以釋之
急則殫力以周之其孤之尊賢取友樂善不倦急人難而
謀人必忠詎無所淵源乎方其得不家食也思以志養而
親不待每遇終身之喪必編素爲具號泣盡哀竟夕不預
他事太師既宅撰奩斂鍔藏修不啻箪門圭竇之士故今

少師存齋徐公爲督學使者治溫康得丈人篤學亟進而
奬之曰上人析理不精鮮不盪於聲利以程門高弟猶有
蔡人勘習禮記之言子能藏器靜需不可以卜家教耶故
大司馬靜峯張公亦嘗持勅校藝不甚爲文辭矜獨於丈
人申之縱吏其日崇正大戒近小在學宮浩氣有聞處名
開盈氣不露秉忠持信重義輕財誠有所試矣太師謝病
歸歲時出賜金上祀追恩昭穆之所自出下等族屬親姻
之乏困者而犒賑之丈人請曰祠始遷祖餕而合族焉考
德問業悉所疚苦冠昏喪祭期於得禮者可不頌告詔睦
嫺任恤期於展親者可不隔形蔽是非曲直期於得情者
可不勞南面太師欣然是之而朝廷惠養老臣之資盡爲
張氏卒渙之舉永嘉巨姓由是以張氏宗祠爲準至今孝
友禮讓之風斌斌乎還小鄉魯者伊誰之力耶誠假丈人
以位則蘇明允族譜亭錢公輔義田記蘇子瞻之敦教化
勸親睦諸篇將不爲紙上陳言矣得觀於張氏宗祠益信
金子曰余讀予思子書言大德必得祿位名壽太史公論
著伯夷顏淵事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及究遡二子釆薇
西山屢空陋巷儻所謂道德是耶非耶子云孝友施於有
政是亦爲政孟稱大人居仁由義體用已全是雖事功無
所效軒冕無所榮德成言立丈人可不朽矣復況天地之

道寖造物者忌多取一言之幾乎道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周人之詩曰施於孫子又曰克昌厥后夫人胄不克身將詔孫子無蓄不通無否不喜勿恤其孚於食有祉後之視今猶今視古奕世多口豈無以余爲知言者哉

國朝

王錫琯孝子張愼五傳 張氏譜

孝子者何蓋嘗薦於鄉而訓於庠者也然則曷不鄉貢之司訓之而必曰孝子孝子云者從其質也從所重也孝子名師典字公徵別號愼五其先自閩之赤岸徙於華蓋鄉胥門里六傳而少師諡文忠孚敬始大顯少師兄子曰郡中書舍人生承明仕大理評事評事生封布政使養睿有二丈夫子長曰天麒以歲貢任連江縣知縣次郎巡撫雲南鄖晉兵部侍郎天麟則孝子之父也孝子幼而明慧塾師課之讀如三都兩京一再過卽成誦踰年試之猶十得五也司馬公以獨子殊憐愛之就館退質所業績賦而戲如成人舞象補弟子員弱冠餼於庠遇試輒高等而數故奇每入闈恒鎩刖而返司馬公歇歷中外輙攜孝子俱嘗念遠離二尊人膝下繫寢食思則遣使代侍奉二尊人左

右承歡問視溫清無閒一如司馬公所爲就養者外而周
旋三黨傾肝膽重然諾急人之急如呻己痛而不自功矩
正規完稱法度士司馬公用是得悉心王事不敢以翮雖
告勤勞靡監卒終於滇訃聞孝子以不獲視含舉身投地
幾不欲生徒跣走三千里叩棺呼號絕而復甦行道咸爲
感涕扶槐歸里獨居苦次足跡未嘗出戶外叉念王父毋
在堂不敢以長號戚老人心每哀至擁衰掩泣淚敍敍下
沾衣袂袂盡纍閒三年如一日也見司馬公片簡隻字奉
若拱璧司馬公故廉於官而行裝數餒悉封眞一室數載
不忍啓母夫人欲厚其弱女而難孝子貧孝子逆其意盡
以所遺餒孑之始終不忍視數喪相繼賓從盡散孝子每
獨擒草笠腰芒屨與友人谷宗綱攀險血趾得兩吉襄皆
饗產以售襄事成禮至是而家叒落矣性狷潔雖貧未嘗
以犢援當事當事多司馬公門生故吏相與延致輒引嫌
逝諸公以此逾叒重之甲申之變孝子悲憤填膺懼司馬
公行業湮滅繭足走閩京具疏閩當亡時上風知司馬公
賜諭祭葬蔭一子入監仍命官孝子孝子以藉父千榮非
其志再疏固辭得報可歸居久之循次貢於鄉叉十五年
授嗾縣司訓杜門讀書課諸子以孝謹閩出從一小僮布
衣儒素人周知爲貴公子者既而陵谷遷變縉紳之家橫

遭凶閔而孝子之門晏如以中無可欲者耳烽燧方熄宗譜散佚先後相承十餘世其系次皆漫滅紊亂無以萃渙而類族於是倡集宗黨之彥晨夕編摩而身總其成蓋以孝子之曾王父及宗王父皆從事於修譜而王父以司馬公計未卒業而止至是始克終之然稿未脫而孝子已疾疾且革猶前諸子諄諄以卹睦宗族之事爲勖而其尊祖敬宗雖易簀不忘有如此孝子卒於己未之二月春秋六十有九晚年好吟詠祕不示人獨與老友趙紹鼎翁肩春相酬和有詩集若干卷藏於家雅善臨池書法逼真司馬公子六人廣建雲鷺瀚生漢生點生皆以詩書世其業云

祭文

宋

劉安節祭王正翁文 左史文集

嗟嗟正翁而遽然耶其一去而終不復返也耶昔公之赴官臨川也予往江心孤嶼餞之曰公仕矣且去鄉里其亦有私事未集者乎予不敏願竭力焉公曰吾仕矣又何求然吾他日歸顧未有廬可居者公愛我盡爲我營之予曰

唯唯公既就道余惟命匠治公室是勤室且成公亦代有日予固蚤夜望公之歸以盜其居也而乃沒於中道也耶其託我以居居成而不得寢處之也嗚呼哀哉是月也公之子將以公之柩葬於西岑之原故悼公之不復見也敬侍母親往以薄奠祭公於新居之正寢惟公有知其聽斯文以審我哀

劉安上謁先考正議墓 給諫文集

賴祖考休庇竊祿京師違遠松楸迨今七年天禍我家先妣傾喪日月不居奄今卒哭號天叩地哀痛罔極苟延殘息扶護歸葬未即死滅不敢不祗見墓下嗚呼哀哉

林季仲祭察和弟文 東軒雜著

嗚呼吾弟其信然耶其不然耶其信然耶旬日以來書問連綿取而視之墨猶未乾其不然耶何潮得遠來必非謬以傳也嗚呼吾弟何辜於天何豐其才而嗇其年忠氣以陵厲橫鶩孤騫瞬息千里不俟著鞭磨以歲月之悠久資以師友之淵源置諸古人中未知孰後而孰先也嗚呼巳矣吾復何言入十之親華髮垂顛汝為季子尤所愛憐赴官

江左甥此承顏日夕望汝來至膝前那知禍變起於轉首之間耶嗚呼凡今之人誰無弟昆惟成與汝自幼多艱險阻萬狀辛勤一官僅立門戶少免饑寒方飛折翼半涉失船誰慰庭闈之衰晚誰救原隰之急難誰受子姪之付託誰同文藝之討論誰陪杖履於歲晚誰對燈火於夜闌嗚呼吞聲飲泣含悲茹酸詭音訊以苟日月強笑語以奉晨昏吾親之寬亦汝之安也吾已遷懇於朝言旋故園謀爾嗣於宗族歸爾骨於山樊至於弱婦幼女責我當專縱溘先於朝露有仲兄之尚存汝可以無恨於九泉也嗚呼痛哉嗚呼冤哉尚饗

薛季宣堂祭四二叔母文 浪語集

嗚呼古之至人蓋有坐脫而立亡者吾聞其語矣豈若吾身親見之哉惟靈稟德之和清揚有婉相而夫氏幾大吾門鞠育遺孤母儀可則宗姻嫻睦人無閒言方為女宗以式諸婦胡為不淑弃之如遺抑且晝夜死生天數冥合將行留自在與造物俱邪吾不能知有見其臨終者矣近世男子盡心於性命道德之說始終一是不為物閡者誰與茲靈之亡固有不亡者在陳哀一奠家有常儀

薛高祭士龍弟 浪語集附錄

嗚呼士龍克配天地人謂伊何存誠之至嗚呼士龍克紹周孔人謂伊何傳道之統卓然自立匪求已知貌醜言訥恬不干進博學有守遇事敢爲凡此四語廷臣薦辭一遇君相草木知名吾家之瑞天下之英規模宏遠粗見一二文章事業乃其餘事一歲三遷驟至五馬殊不驕人姁姁儒者德修於己翕然丕應有不違復密愛以正神鍼一砭釋我至疑分雖吾弟道實我師摻別游宦寤寐心馳閒致安問真情寓詩尚覬顯用行其所學爲世指南覺所未覺乞歸待次雖慰拳拳應酬百日未暇盤旋如何輕信不愁於天比喪兄毋復悼惠連罹此劇禍我心傷悲一動一靜如將見之生平行事宛類叔父有子可託以光宗祖嗚呼士龍衆方仰德溢然朝露孰不嘆惜嗚呼士龍我病方瘉來告斯文慟哭流雨

葉適祭鄭景望龍圖文 水心集

嗚呼鄭公官雖不爲賤而未得要地以建明年雖不爲天而遽奪慈親以先卒在物理而不然抱此疑兮安詰一人

爲善福及彝倫孚其大者國命攸存豈善人之猥多致神祜之靡專自死自生或壽或夭惟其所遭莫適控告嗚呼哀哉歷觀近歲賢者之志各出其力以救斯世然而質有厚薄意有同異疎者受侮剛者見忌上下之交不合君臣之心罔契嗟寶玉之誤斥難復登於衰佩而變淪謝誠沒不存一二匪摧棟以折軸將喪朋而亡類惟公頫正靜密夷曠粹沖不違其心不褋其男出處進退潛涵顯融謗譽不及庶幾中庸此愚不肖謂如公者可以繫天下之望而待萬物之會通區區之心冀其德業之愈懋年壽之日隆宜百齡而未已曾一病以殂終嗚呼哀哉某之於公長幼分殊登門晚矣承敎則疎自闓公喪書喟夜吁茫茫長空慟不可呼死生一訣公其享歟

戴栩仙都祭薛瓜廬文 浣川集

嗚呼笑睨浮雲宇宙物蛻哭視潛壞師友道沓水心往矣我師者誰子又繼之我友日稀凡我友朋散而仕游念子塊處倏春帶秋側聞杖屨赤城之麓題句巾山任蕃振縮示我新集逸響琅球我念子敏世莫與儔語與留聽書無停矑千載之精盡遺其靈繩尺彌修芒鍔匪礪期子皓首復返卒歲人日子疾我省則非丹顏戟髯蔚其有輝欻驚

餞客甚晳而臞飯不侖合飲水滿壺嗚呼子竟倦去豈以疾逝詩傳雞林字照四裔家有令兒競爽齊芳華紼未完克紹其堂煙散火醲子盌肯歆愴怳嗷辭式鑒此心

明

黃淮祭叔舅艮齋先生文集介菴

猗歟吾舅尚友古人德崇行確學富識真振宏綱以啓迪乎後進揚茂實以敷暢乎詩文其縟麗也爛若蜀機之錦其變化也滄兮春空之雲謂宜薦其郊廟而宣金石於閶皇猷而贊經綸乃憂深而思遠盌窘步而逡巡姑小試於泮遄退處於衡門寬衣緩帶泰然以自樂疏食水飲不知其爲貧勢利輕兮鴻毛氣誼重兮千鈞猥愚蒙之弱質辱善誘之循循致有寸進獲厠朝紳感徒銘於肺腑恩莫報於涓塵自循擬仁者之必壽而載瞻晚節之松筠詎意天不憖遺遂使鄉邦儒彥咸慨嘆而悲辛公之久賢配繼絕沒踰一紀二子沈淪彼福善之理茫乎不喪可測愚亦莫究其所因憶在詞林訃來聞尋以非才累歲遭屯以常切於追慕徒南望而傷神幸蒙恩以昭雪荷寵眷之維新茲以疾

而賜還展宿好於宗姻仰慈顏之莫覩兮痛五內之崩裂感渭陽之遼邈兮洒涕涣而沾巾依松楸兮奠芻聊薄致兮殷勤靈彷彿兮如在願垂鑒兮斯文

王健祭陳翁文 鶴泉文集

嗚呼陳翁若翁者豈非古稱一鄉善士者哉往里居每從士友談故鄉長老之德則僉曰陳翁訊之曰翁和敬以處人無少乖藝之色自束髮迄今種種矣而持之勿衰又曰翁行必如其言言無妄發日每每見人窮乏輒隨所有亟濟之無問多寡健閒嘗私竊羨嘆以爲翁誠有如是操履也使出而稍干仕籍者則庶幾哉嗣嗣與名卿大夫匹流矣乃盜蓬蓽終身不肯苟矜徇世此其所見殆未易以輕議也且夫天道無親惟善是親不於厥身於其子孫乃吾觀翁子伯挨氏起家從王之事奉翁訓以周旋凡夫顯官達人見必愛而任之方駸駸嚮用未文則翁之善亦不爲不顯見矣而天道之說不可徵哉蓋聞之曰植善如植樹樹有根儲善如儲水水有源陳爲吾鄉望族先世類有隱操至於翁既培之固而濬之深矣無惑乎翁子者若將放而赴海引而干霄也嗚呼翁胡不少留以觀厥大成者而

邊溘焉逝耶夫人生既有終始大化忽以推移刻數雖有限善則無窮翁又何憾哉於是伯揆聞訃即日血泣南奔健與諸親友者明粢潔醴相率而哭奠於郊嗚呼陳翁惟翁有靈幸乘風惠享之

項喬祭羅山張文忠公文 甌東錄

惟公勳業滿朝廷聲名滿華夏某不待贅也然嘗推本而論之有赤心報國之忠有知進知退之哲有百折不回之剛有一介不取之節有龍咆虎嘯之威有風過霆馳之捷君子恃之以無恐小人憚之而魄奪鳴呼某何幸與公累世通家得侍公門下也耶方某之計偕而筮仕也公於力學而取其志於舉業而取其文於淡薄無求而取其節故藉庇出身而公獨鍾愛焉初欲選為吉士而為吏部次欲改為御史某皆以不能其官而辭謝不次就其后改官於翰林也則以某作蔡醫官送行文而觸冒時忌乃不與然而入翰必飯見必冠雖寒門不能退讓或取震怒人皆以為必波及之而不知公所以保全之者實有在也是故某也忘公薰赫之勢而時劾芹曝之悰公之初召也某進開誠布公人自不忍操戈之說公之再召也某進敬以下賢舜猶戒儆虐之說公之既召而還鄉也某進無地起樓臺下

堂拜縣令油油然當崗於宗黨之說公之三召也某又進
包荒用賢始終無間之說中人以上讀之或爲吐舌公相
見輒謝所言皆中予病皆爽予衷毫髮不芥蒂也公之於
某可謂有殊遇矣嗚呼人或疑公不待士以某例之公何
嘗不待士哉人或疑公不聽言以某例之公何嘗不聽言
哉若公四召之後已在疾病之中緣是居鄉一節雖或不
能盡合於古然而微瑕何足以掩連城之璧功業在朝廷
者天下想之如渴饑恨不能復起公於九泉也公可謂不
負此生者矣公子遊業痛先志之未繼慨然知講學好修
而惟日不足是公之明神實教之亦天報忠亘之後而陰
牖其衷也某受公之恩若此其厚近公之居若此其甚也
敢不弔死事孤夙夜獎掖同歸於善以慰公於幽也耶公
蓋棺論已定茲將就墓
可以瞑目無憾矣尚饗

王叔杲祭給諫東華弟

王介園存稿

往余丁未歲在京師聞滑中治盜事蓋廩廩爲弟危已而
真盜既得滑人戴弟爲建生祠余嘗讀其碑文及魏人往
往道其事今越二十餘年而余來守大名得躬覩弟廟貌
追念疇昔不能不泫然流涕也余與弟生同庚髮未燥同

與嬉游同習句讀同在庠序弟志氣超邁甫弱冠舉進士爲東昌理又理茲郡召入省中未幾爲時相所嫉出之嶺表竟以忤當路棄歸歸郎起兵捍寇卒以戰死余言之猶心裂也其生前之不偶非特親知骨肉痛惜之固海內之士所共惜也今在東昌則列在名宦在滑則有專祠在故鄉則有敕建祠宇贈官錄蔭長子舉於鄉次子以錦衣世襲文武並茂其身後之所享非特親知骨肉榮之亦海內之士所共榮也其視往事權貴固已灰滅無影而弟之英爽奕奕如在乃知天之報施未盡爽而善之未始不可爲也余守是邦當不負弟素所屬望弟靈有知尚冀翊我於有終也

祭伯兄西華翁

嗚呼吾伯兄年踰稀壽完福考終誠可以無遺恨矣弟追念疇昔觸目傷心盌能不肝摧而腸裂耶惟吾考妣早歲艱嗣晚連得我兄弟自離襁褓靡烈不與兄追隨也稍長就學弟情兄勤藉以督課先公攜宦毋夫人棄捐京邸煢煢朝夕抱泣扶櫬歸葬依棲墓廬相向悲辛惕厲茹苦追夫成室姜被猶同世情兄弟孰有如吾弟與兄者哉已而

相繼登科屢同計偕北路馳驅南雍肄業又無日不與兄相追隨也庚戌之春先公望耄弟侍兄行爰登甲第得差榮歸先公棄養除服之後猶躋踏山中四五年勉弟脩舊緒以圖載奮而弟則絕意進取矣兄起官夏省入典春科校文寄弟謂柔榆可收強弟就試弟戚兄言出叨一第時兄移鎮荆西持憲嶺表翻然卷僕自此睽違者十餘年然而書札頻仍未嘗不以名行相砥礪世情兄弟就有如弟與兄者哉幸而屨歷有聲出處無愧既並奮乎青雲復同歸於白首金緋早謝林壑預嘗與三四昆季冠蓋鵬翔壺觴登眺鄉里後談以為盛事而兄則病矣然而歲時之蒸嘗族黨之宴會同勤鄉族之誼共脩敦畦之風兄固不緣病而稍廢也弟雖虞兄飲食之淹漸減然猶幸精神之未哀謂服餌靜攝猶可久延詎期忽而化耶痛忍言哉痛忍言哉兄純德懿行上擬古人弟難彈逝顧鄉邦失其典型後生失其楷範弟欲質疑難如往時侍笑言於暮景何可再得哉追念疇昔能不肝裂而心摧耶嗚呼百年有畫五禍無衢諸子嚮往未涯孫曾昌熾可待蓋棺事畢卜兆允臧兄九泉可以瞑目弟藉以無遺憾矣薄奠告哀惟靈鑒只

王叔果祭季父寺丞公　半山藏稿

鳴呼叔父智足以料事揆變而禍蹈於不測義足以保鄉庇族而身隕於非命仁足以恤窮眴匱而不獲毫耋終以食報於天此皆理之不可信而果輩所不忍言惟我叔父英資天植正直無偏處勢若退見義必前以具慶而躬乎甘旨遂樂志而畢乎林泉藉燕翼之餘享安榮之福垂七十餘年迨我先公肇建宗祠敦舉族約凡以講信而脩睦者實頻叔父以周旋島夷肆亂毒痛海壖叔父倡義糾旅咸武布宣壯猷義膽老而彌堅往歲夏帥戰歿黃侯陣殲衆皆悼惜而叔父獨羨其賢謂丈夫生世能以身殉國何必於首領之全又嘗忿官軍之畏縮致賊勢之蔓延謂使我秉麾仗鉞必能珍滅羣醜廓清瘴烟果謂兵凶戰危未可易語而叔父斸以爲不然嗚呼豈意平昔所推論者遠以身蹈之一逝而不可援身無民社之寄職非將帥之權徒以義氣感奮敵扞閭里而竟厄於迹邅此果之所號呼痛憤直欲叫闕而籲寃鄉人哀慟如喪所天且將謀尸祝請國典圖不朽於萬年嗚呼有生同盡芳譽永傳英烈之氣炳乎貫日星而亘山川第吾宗隕此老成吾鄉失其屏翰奚所依賴而仰瞻果情闕骨肉痛切潺湲薄陳牲俎敬

薦誠鑪維英靈之有赫恍陟降於几筵

祭中丞竹巖叔父

士君子之立於世也進則思澤天下退則思表一鄉使非出處有道亦惡能身際其全維我叔父孝友質直純於天性淵閎博朗邃於精研而鴻猷遠略則抒於負荷之堅起甲科而試鉅邑晉臺憲而肅官聯代狩滇南埋輸發驕危之釁貳司廷尉讞獄疏奉制之偏忠誠風采簡往於廊廟者卓矣而稱賢嗣膺節鉞開府萬里牂泂西樊之屬奔咏而爭先尋以帥臣違迕功罪末雪遂引疏而歸田率真敦朴師表於鄉族推誠孚惠彰援夫顛連乃若山雲水月徜徉眺咏偕賓朋以卒歲望之撟撓而加仙故詢耆舊者擬路公之復相卜壽履者所衛武之齊年胡天弗悉餘爾歸盡而元化之厚於賢哲者或末盡然要緊叔父終始之際令名全節有聲於出處偕老昌允篤慶於美傳而不朽之論則炳史册而光山川果科第名叨同榜而果與本仕及同朝拳林處而周旋生平切磋訓誨仰藉於叔父者未可以言宜感念今昔真若石火之與電烟而音容想像曷已夫腸割而涕湲崇觴告誄敬薦几筵惟英爽之不睞瞻陟

降於
在前
國朝

張振夔祭秦觀察巴明府暨吳呂兩先生文介軒文鈔

在昔神君風和恩結亦有通儒義高勇決是皆有功於民
一轍云何以酬崇祠表碣萬戶香花朝暾夕設豈翳貢媚
廟試宣說莊長官穀流毒最烈當其未除吏肆饕飱何爲
莊長奴隸之列維富是充士農無別官來追科日供餔鬻
里有奸盜日聽幼藏吏胥讙呼莊長哽咽奉金上觴乃脫
累紲時惟呂君泣訴觀察惟我觀察明明如月嗟我子民
幾何膏血鷙擊狠貪民何能活痛斥有司立剗貪悖毋立
莊長而激一切士還讀書農則耕坐前三十年吳君勇勃
欲除未能傷哉逝沒今者之除何其諸協若呂若吳孰巧
孰拙吁嗟觀察邦家之傑仰澤悽風銘我心骨惟我仁侯
官穀割截不故空封苛派門閱告耀四隣吏絕媒孽絹粟
旣輸家無騷屑迄今追思歲月如嘗莫報長生五中蘊結
配食招提如得禪悅以佛慈悲若合符節惟官莪莪惟士
子子候民病利寔相頡頡剡茲乾元棲遊更迭來者千秋

期生眼纈有酒而清有鐏而凸陟降在庭神其昭晢福我壽我永永清洟尚享

雜記

宋

薛季宣克齋前記 浪語集

克齋之故名曰損齋損損私之齋也仲尼稱克己復禮為仁老氏謂為道日損人雖不同言理不異今夫人之生也涵虛而無體曰命通一而無方曰性命不易也性不遠也物其故有也道亦其故有也耳目為聞見奪心志為利欲移然後私意萌公義隱迷或失道貫習為常其故有盡亡於是為小人伍往而不返則將與飛走俱日遠於人遂不可求諸人域收心正性故聖人貴焉今人病之切身孰不務亟其去習非害性之為人患不切於病乎人知病而不知非聖人於是乎不作仲尼展跖其元顧不同邪仲尼明一以貫之道師表乎萬世跖也違之不悟天下號名大愚猶之水然清明自其本性埃塵渾之以濁本性固存定而澄之則為清明也於其元奚辨人能去惡以復性又何

讓於聖人哉皆知弗爲者非他私奪之也走生二十有三年矣日聞道於聖人之書然臨事輒失其情益知勝私之不可不務是以攻之大易取損卦以名書堂日損齋以爲居處期將齋心窒欲反本歸仁日革非心庶乎盡於此生也損益盛衰之始敢卽之銘之

克齋後記

始走以損名齋記其命之之意既三祀矣友生有至自錢湖者道其所聞曰上方作室禁省謂之損齋竊嘗睹齋記堯文詢之於人艮是也小臣夔而慨曰聖人與我同處哉夫人達道而行是則人所共有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誠足喜哉禮貴賤雖不嫌同名而天壞一號不可也假名存而毋害亦不能一朝居也思有以更其名而未得已而知所以自解曰天道人所共有可以君爲道而實之哉仍故名而不安亦辟之而已爾君臣之學自有辨又何疑焉於是卽記以求名而口克己復禮之義名齋曰克敘之以續前志日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仲尼告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仁者人也仁之道謂人無之可哉惟以物遷是以去仁而不省聖人戒慎乎所不

睹恐懼乎所不聞動容周旋中禮不違於終食之閒物何
自遷是以仁浹乎四體夫如是乃盡人之道顏子之所以
拳拳服膺而毋失乎自致其體而微者也學者以顏子爲準
繩於此豈可不務走細人也固不可以希聖然知人者人
之道則吾之道也吾雖失道將可自絕於人克己歸仁何
敢緩也顧走之失有不若人者八焉聞道而未之能行一
不若人也放心而未之能制二不若人也處己而未之能
盡三不若人也多言而未之能法四不若人也樂善而未
之能擇五不若人也愛物而未之能容六不若人也居世
而未之能處七不若人也任私而未之能去八不若人也
凡所謂不若人者皆性天之所無有從欲而得反身而未
之能善有一於此不可謂仁況有其八乎弗亟去之無以
爲人矣及今能以禮自克率性而知道哉或庶幾乎可也
爲詩銘之以自警云穹弘地天灝灝無垠惟道參之粹焉
者人人安其仁則惟聖神往而不反曷爲其身循道而
行無事於勤出入惟時乃凝乎真勤之銘詩請法先民

葉適敬亭後記 水心集

初鮑商霖有星於雁池河南張思叔命曰敬亭且記之由
此名聞天下百餘年亭廢歸薛氏子舒按舊基復作亭刻

記其上程氏誨學者必以敬爲始故思叔曰敬則實實則
虛虛則無事矣以余所聞學有本始如物始生無不懋長
爲不可強立也孔子教顏子克己復禮爲仁顏子請問其目曰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是則復禮者學之始也教曾子曰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
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是則敬者德之
成也學必始於復禮故治其非禮者而後能復禮復而後
能敬所敬者寡而悅者衆矣則謂之無事焉可也未能復
禮而遽責以敬內則不悅於己外則不悅於人誠行之則
近愚明行之則近僞愚與僞雜則禮散而事益繁安得謂
無此教之失非孔氏本旨也然則何爲曰禮之未復是身
固非禮之聚爾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合乎禮者斯就之
故其視聽言動必以禮當孔子時禮尙全完勤苦用力皆
有條目可見也後世雖禮闕不具然是身之非禮者固常
在爾出於己加於人小則紛錯潰亂大則爛熳充斥蓋若
白黑一二之不可掩其敢忽乎故非禮則不以視聽言動
而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不合乎禮者期去之晝去之夜
去之旦忘之夕忘之誠使非禮之毫髮皆盡則所存雖卯
山焉始無往而不中禮也是之謂禮復禮復而敬立矣非

強之也因以補思叔之遺爲敬亭後記嘉定四年八月浣川集

戴栩江山勝概樓記

謝康樂守永嘉垂七百年郡人始即城北門爲樓以康樂泛中川涉孤嶼歷覽倦乎江壖因取北亭敘別之詩借樓以表之然晉之永嘉屬臨海合三郡戶不滿二萬今較以一縣何翅倍蓰計其當時荒涼寂寞翳爲草莽之區與今之壓肆派列闤闠隊分者迫不犇矣以故市聲頃洞徹子夜晨鐘未歇入與鳥鵲借起樓跨大達自南城直永盌橋最爲穰富俗以雙門目之而罕以謝稱也獨郡有大醮會守與賓爲別席更衣之地酒三行登車迎道殿訶回集府治往往快里陌觀瞻而巳其在斯樓也或牖扃弗啟帷帑復張曾未覩江山之面而距能識康樂之心哉四明史公以奎閣月卿藩宣我邦嘗按圖牒登樓而玩之病其庳陋不敞且頹棟落楹礎而瓦漂嘅日江山信美而誰與領之乃闤舊址乃鳩新兩無旁翼三闤洞開周以欄楯臨以眾恩白滌界其前羅浮接其右隈斗山四繚迭爲崔覓大江橫以東下勢去而徘徊見夫雲霞出沒景魄往來寺塔映乎林壑艭船湊乎帆檣於是江山之勝與目力

不約而諧矣勝日江山勝概以與衆共之而題與樂詩於屏閒然則康樂始獨受是樓之名而不專其名今同享江山之實而得全其實公與康樂神契於七八百年之上非所謂善學康樂者與雖然昔人論江山之勝者以險持壯以德持險而觀眺之勝不與焉非以為不足也先立其大者而觀眺之勝從之也郡城之十而隅居其五蓋屏蔽大江便於守禦自郭山抵海壇然後達於三隅延袁十八里承平既久叅圯日增公嘗曲處密籌計丈尺度士功將請於朝節郡費以新之可謂得設險之政矣雙門本唐名後易為望京郡俗後外而夔中高車大蓋墳巷搴途冠裳履服士隸忘別故公每欲辨名分崇禮節而民狃於故習未遠革也惟舉善而致使之見義而心服閫過而意消則人和之效又在於設險之先者茲不亦政德之兩全歟夫合內外具本末公之為是郡也允協於古道則江山之勝備吾觀眺者眼日從公而登之可援筆而賦矣

明

庚戌秋予疾作不出門庭逾半載里人林心靜來候袖出持敬齋卷拜於榻下求記困憊無聊未有以復也嘉平之旦疾少閒泛舟往省先隴經紀善金公宅艤棹進謁會履素趙先生在坐談及南溪山川險阻曰少時以家事當往季父憐其未嘗往也擇族人曰某者爲之鄉導陸既窮當涉大溪私心惴慄徐以杖測水淺深按足然後移步竟涉無虞族人恃其習也若履坦道初不經意半涉爲湍水所激翩然殞仆藉有力者扶掖起衣服皆沾濡予闘而喜之曰是可以復心靜矣蓋履素之竟涉無虞者敬慎之至也族人之半涉隕仆者怠忽之所招也敬與怠相反吉凶亦以類應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丹書爲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其要旨亦不過敬怠二端豈區區小事而已哉喻之以小取其易見也心靜自童丱喪明不能事事遂從瞽者張所清學以人之生年月日支干生克推測禍福壽天宰多徵驗後又得解魁陳光言廨舍鄰比光言篝燈課誦心靜從旁竊聽黙識心解閒嘗聞說敬之與義躍然喜惕然驚愳曰是某之所當勉也自是刻意持循不敢放失仍求善書者大書持敬揭於齋居以示不忘嗚呼心靜可謂知要矣昌黎韓公所謂盲於目不盲於心心靜其殆庶幾者歟予竊惟夫世之耳聰目明悖然自以爲丈夫

率於持敬漫不加省趨逐便利以濟己私往往債事危身若半涉殞仆者故著是記俾知所戒且以勗心靜無怠厥志云

輔仁軒記

楠溪山水之會曰嶺頭著姓潘叔軒氏世居焉吾友紀善梅窗金公嘗館於其家叔軒闢以延賓之所請名焉梅窗命之曰輔仁蓋取魯論之語朂其慎於交友也夫友道之不振也久矣世之人多喜佞諛而惡箴規隨波逐流淪胥及溺者恬然無悔聖人深爲此懼法語拳拳直指以示人又列三益三損之目使人知所向背而相率以爲人也其在於易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以復之朋來無咎以其一陽始生同類漸進也比之匪人以其既在陰位而又與上六相應也近君子遠小人則吉違君子近小人則凶此蓋聖人進陽退陰之微意聖遠言湮末世滋僞至或以交友爲植黨脅肩諂笑酣酗褻誕則飾詐以相樂怒則反目以相嗟非徒無益而其爲害也孰甚焉又豈止於隨波逐流而巳乎叔軒端厚敬慎承文獻之故習廣耳目於見聞又得梅窗與之講論其於取友信不苟合切磋之益宜其日

新而月盛又何待余言哉雖然交友誠得君子矣又必堅
如金石不可作合作離泛泛如塗人之相視者昔晏平仲
以善交久敬見稱照映編簡叔軒其勉之叔軒嗣子
宗烈實梅窗之高弟其於輔仁之義盍亦知所謹歟

張孚敬奉敕撰敬一亭碑府志

洪惟我皇上受天眷命嗣承大統稽古帝王之學以復古之治雖堯舜何以加諸五年丙戌夏六月嘗因觀書有得御製敬一箴頒示臣工序之有曰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一者純乎理而無雜之謂也又曰惟敬是持惟一是協所以盡爲天之子之職庶不忝厥祖厥親由是九族親之黎民懷之箴凡二百八十八言大哉皇言一哉皇心真得堯舜傳心之要法者也明年丁亥冬十二月又因講大學衍義有及宋儒范浚心箴乃并程子視聽言動四箴復親爲註釋以人心惟敬爲主衆欲之攻多自視聽言動入而人君一身所闢爲尤重焉聖訓諄復皆義理精微之極所以發明敬一之道益大備矣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仰惟皇上天作君師茲訓也匪徒言之實允蹈之所謂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輔導諸臣請建亭勒碑於翰林院并兩京國子監南北直隸十三省府州縣學

咸令摹刻俾天下士服膺聖訓有所興起制曰可敕名敬一亭工部乃拓院後地建亭勒碑於中五箴并節奉聖諭其六碑分勒左右勢極崇麗實一代盛制也御製有詩以紀其事亭肇工於戍子春三月訖工於八月輔導與侍從諸臣咸樂教育宴會以落成之臣孚敬載歌聖德伏承御製詩重示訓戒且大賚在宴諸臣并程工官屬有差恩至渥也九年庚寅秋七月掌院事學士顧鼎臣請勑輔臣撰文刻記載臣孚敬奏言大聖人制作如天地高厚日月昭明非臣下所能贊一辭者已又惡乎敢伏惟君長人者也卑陋謬承寵命具臣而已又惡乎敢伏惟君長人者也師者教人者也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三代以來克盡君師之責者臣仰惟皇上見之矣對揚光訓紀載歲月實臣子所宜自幸敢固以卑陋辭昔孔子贊堯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臣敢以是頌焉雖然古之君臣有交相戒飭之道皇上祖述堯舜傳心敬一性之德也臣有實有爰莫助之者也惟久於其道則天下化成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臣又敢以是禱焉

奉勅書無逸殿右壁　府志

惟十祀春三月帝社帝稷成皇帝率卿士肇禋命洽地播穀樹桑於是作無逸殿書周書無逸作豳風亭書七月詩臣孚敬謹拜稽首請曰兹盛典宜有聖製上謙光至再請乃曰朕皇考嘗作農家忙律宜大奉書於殿朕題豳風亭有詩其書之亭仍令輔臣各若言附焉臣愚庸辭勿勝命上重令臣進之解先皇帝睿製臣伏讀見敬天勤民焉見對時育物焉嗚呼先皇帝雖處藩服實憂以天下樂以天下者也臣又伏讀皇上誦農家忙記述取七月無逸之旨著明先皇帝睿製精微極致憂樂之大皆繼述至孝所發也孟軻氏曰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先皇帝施於孫子皇上祈天永命信有徵矣臣竊詳無逸之旨不出於嚴恭寅畏之一言呂祖謙曰嚴則謹重恭則隆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昔武王銘於牖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天時皇上取無逸之義以銘茲殿也奉書先皇帝睿製愛敬之至也夫愛之斯弗忘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嗚呼休哉

奉敕書豳風亭右壁

豳風亭成皇上取御題豳風圖詩命書之臣孚敬謹拜稽首颺言曰嗚呼惟皇存心天下憂思孔艱匪徒言之實允蹈之者也臣竊惟七月之詩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述其先公風化之所由以教之也臣仰惟我聖祖嘗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謂侍臣曰朕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也又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後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警也臣稽首莊誦皇上題豳風圖詩真得聖祖傳心之要而又多出周公言外之意誠所謂不諫亦入聖之德也宋儒有言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事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臣竊惟豳乃西陲小邦也其風俗之厚如此卒基成周大一統之盛為有道之長我皇上嗣此丕基而尤深體祖考艱難之思神功聖化萬世無疆矣詩曰嗚呼皇王繼序思不忘又曰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臣仰於皇上日切願望焉

王澂游巽山記 鶴山集

出城南五里許爲巽山按輿土在巽吉之地故山以巽名羣峯峻削巋然具驍草叢林薄未嘗有游觀之具也正德丁丑爲郡守陸公淯治之三年官無殷政民端物軌廢興墜槩無所事事百姓奉期出租稅而已春三月公因諸生之請修平茭剔構屋數慍政暇則觴其上而甌人多一游地矣仲秋望日羣載酒以修勝會激亦遙厠几杖之後芒屢布薇泠然獨登石徑透迤下俯枯澗稚松種種緣巒不絶履豐涉虛蓁荊翳足由旁麓四五繞始達峯頂既而羣公酒酣縱觀寥廓亂山怪石喬木奇嶼如馳如湧如立如拱如奮而怒如畏而恭江遠帆村暝鳥歸落霞滿川波光如絳牧唱漁歌杳然空濛瀲之外薄暮雲收烟滅明月在杯倚然雅懷似出塵坂因灔游觀雖一時假聚暫合之樂然亦有數存焉我朝御宇思餘年來皇天示警以固盈成之運中外多事四方頗驚百宄官傾民憂吏垢唯甌之民之守臣之澤田不蕪林政伐黍禾雞豚可以伏臘食飽霑手而嬉無所畏懼斗城九山之靈亦得與羣公相忘於骸之外乃知游觀亭榭無頑於天下之治亂而天下之治亂常於游觀亭榭之修廢焉見之雖然玆峯在

甌士不知幾千百載矣蘇梢棘刺之所浸狐狸鼠兎之所噑樵兒牧豎亦未嘗憩息嘯歌於其上今而陟然得接冠劍儀衛之榮而復有峩冠長佩山衣道服不可物色之人周旋尊俎以助高致是知山林邱壑無干於世亦俟數遇而後顯然則天下之英雄豪傑困伏於草莽山澤之間者其遇不遇未可遠爲前却也激重有感於茲焉作遊異山記

來雨亭記

正德丙子少府孫公以進士試政東甌清望世家協於人士登用未艾而山林邱壑之懷時出壓表因舍外多竹遂謀埽亭隙地以遷選賞於時踰月不雨矣公懷利器而新發於砌剷水吹毛無所用刃第念時屈而有僅雨之憂於亭若無所有事者既竣功甘雨大潤亭遂以來雨名秋入月望羞翠公貳守司篤以落其成門遂置遠巷永竹曜清影參差久陽滿地微風動而環瑣鳴玥月來而金玉碎舉酒相屬形尋氣融激不肖昔嘗讀書郡齋羣公有昌歌羊來不可致詰之好故亦得與宴斯亭且併以記辱醉歸就寢夢一羽士古貌長珮氣爽神清長揖而言曰上客知余

乎余先世居嶰谷黃帝時因伶倫薦理八風而天下大治厥後族類散處瀟湘淇園而江南尤盛凡天下之清修孤潔虛心獨操砥志行礪廉隅者比德焉少府神氣清遠年力英妙余故早暮斯亭以求臭味風露月雲雨賜霜雪之時余為斯亭作清事者多矣今不屬余而以雨名無乃謬迷於名實乎言方竟有一神人憑虛而下傾然長黯然黑僚有僚無加來如往掀鬚奮怒日咄咄此君何所言之妄也堯時十日並出湯時大旱七載余友豐隆使君萍號大士邀余以蘇民病自是山林川澤之利非余不饒少府作亭之時余偶訪玄冥君信宿太初宮未返甌民遂不堪命此君亦顯頓枯槁不能為斯亭生顏色余於斯時苟有爭名之意則將赤此君之族也今不余德而於為名較咄咄此君何所言之妄也況少府以千里駿足暫羈甌土他日大拜參朝政余將冥助之以潤天下功成賜第京師而此君之子孫徵矣羽士默然良久日謹拜昌言余真一餘之士也願丐餘擇以終其天年旁有一士自稱王虛太史公大判日昔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回車廉頗屈今人功不相當而不相讓者久矣然則此君之能屈而不爭其復可少也耶少府之亭不可無是客也既寤以告少府遂記其事於亭云

王健瑞峯先生祠堂記　鶴泉文集

昔在嘉靖壬辰瑞峯先生卒之二年泮校諸生以先生學行請於督學退齋林公大參蘇原吳公蓋以祀鄉賢祠云後十五年丁未林公復來掌兩浙藩事而林公者先生校文南宮時首薦士也閉獨深念日嗟乎古鄉先生沒而祭於社禮也若瑞峯先生者則海內之望非一鄉之賢也豈不可以義而專祠之乎乃捐俸金以委郡守竹墩吳君吳君曰此吾守郡之責也何敢不勉以煩執事卜地得郡之東南隔既鳩工聚材矣而以原金上還林公林公不可則加崇增飾蓋經營僅數月而祠堂告成堂凡三楹前為門如堂之數兩序傍翼繚以周垣而堂之正位則先生之像設具焉脩髯秀頻袍芴儼然於是卿大夫士以及諸耆老弱咸弃走瞻謁欣欣焉若起先生於九泉而復接其警欸也吳守以祠成不可無記乃遣使告鶴泉生王健日子其記之有供麗牲之石將刻以示來者此囿藩伯林公之意而某奉之以周旋者也健日往健為童時先文定公稱鄉後進之賢必亟日葉生桀生嘖嘖不絕口先生亦亟語人日吾取法於吾鄉其惟顯濱公乎一時愛慕之勤者莫加焉而健之稍有知識也先生以世義故又辱與獎進故健

於先生之沒愧欲一効其區區之忱而未能也乃今得以
執筆爲役願豈非大幸歟蓋健嘗竊聞我朝儒者之學皇
祖茇培列聖崇積在宣正間公卿大夫器局節行卓爾不
羣皆劉雕爲樸歛啟還真無忝乎夏商之忠質西漢之醇
厚也而摛文析理董不多得至孝武朝賢才輩出制作擅
詞宗談理者證印靈識妙解斯亦極一代之盛巳及其流
之獘也靡麗勝而情實或鮮精微究而躬行弗協君子不
無恨焉先生於諸公之後思欲挽滔風變末習直以身任
而不辭也惜其遭時忌斥無崇位安秩足以感鼓又無長
籙以究其志故迄今有世道之慮者爲之嘻吁太息而不
能已然以健觀於先生文必法乎六一而不爲險怪無益
之詞論不詭於考亭而不爲師心自用之學至於進立朝
堂退處族里則取諸范文正之廣大至參以趙清獻之精
嚴卽其所樹立信能繼體先哲垂範後人矣若是而謂先
生之道未光於世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夫務名勝者久之
疑務賓勝者久之思今天下如河東薛文清徽水章文懿
及吾郡章恭毅公專祠者亦未或多見也而先生楸梓且
拱茲祠乃與此雖若天相其會可以見實行之孚人心之
良矣而健則曰繼國家理學名臣之後者先生也倦倦焉
崇德尙賢以敦化者退齋公也竹墩公夙考鄉評勇於從

義其得治平之先務者乎是則可書也先生名某字某瑞峯其別號世爲永嘉儒族以書經魁禮闈選翰林庶吉士爲編修修撰以忌出補廣東按察副使其言行政事多可傳法具載銘誌家傳茲不著著其大都尤闕世教者俾歲時展祀之餘人共覽焉以仰先生於世世復系之送迎神辭三章列於左辭曰華蓋峯兮岌其千尋象浦水兮復清以沈標正氣兮寫道心羌靈響兮姱節永余懷兮高深滄吾登此山顛兮下周流於江潯公何爲兮不我以臨日渺渺兮愁望鼓塡塡兮繄音右一　公之來兮何方擁奎璧兮煥天章先清風兮驅路後雲錦兮低昂華采衣兮既潔俟毛薦兮芬芳紛彷徨兮進拜靈蛇兮末央右二　回風發兮吹參差望星光兮爛九逵靈保樂兮送將歸猋遠舉兮雲際載文旆兮委蛇倏而至兮忽而馳覽山川兮延竚心懵懵兮勞思右三

王叔杲玉介園記畧 玉介園存稿

先大夫厓翁自鄉徙居郡城之墨池坊南環清渠東包華蓋山山之巃有太玉洞天迺晉容成子脩真所予購隙地爲園介在太玉之西因名玉介園廣十畝許故多植橘嘉靖乙未予卽園剪闢榛莽改葺垣除築軒面華蓋峯署曰

挹華軒後逼委巷市舍囂雜復漸購益園之左隅友人東圃程君雅嗜花卉尤善種菊予因以園屬之於園垣之西周偏植松竹槐柳預除營布明年辛酉予偕計北去入仕途丁卯以使事過家復理舊業稍稍就緒隨復北去嗣守魏博備兵三吳先後凡八載丁丑幸謝政歸覩前所植竹松花卉蓊然成陰矣滋培則藉程君力也乃亟命工肆力營葺起自敞廬之門前夾叢槐引道末向於垣西闢門以入甃石爲曲徑長數十丈旁結花蘿蒼翠交加日中常如瞑蔽名團雲徑徑側列海巖又設石列坐覆以蒲團由徑折而東過半徧竹爲小門入橋圃署日最景園取蘇長公松黃橘箖句也門丙結雙檜爲亭通小徑兩旁引雜卉爲蘿夾以桔松林林如蓋振步而上爲爽然臺後有方池山泉登湛畜金鯉魚數百尾登臺以望則海上遠山四出而附郭海壇諸山擁翠屏列於園之後橘柚松桂秀色相接憑闌視爽然如御風矣出最景園而東爲小門墻四週之中多植斤竹數百竿雜以嘉樹芳蔭交覆而編竹闌其四旁森娟幽雅炎暑不到亭中日蒼雪鴣亭後復闢小門入叢蘭館幽中置幽蘭數十盤脩茂殊甚而衆卉閒焉館後有靜室檻臨小池畜花色魚百餘尾室四壁多置古今名家書畫器玩由館折而西有亭北當海壇山左右松竹交

蔭署曰華麓山房庭前結山茶爲屏屏後橫列石塢植各色牡丹數十本稍西旋入小門多編寶珠茶夾徑爲籬中植古檜蟠結三星亭面之挹華軒則直其中也茲軒東向去華蓋峰二百步許而舉目可挹嵐光靄翠常侵几席閒蓋園中之最勝也軒側有兩古槐夾立夏時垂蔭蔽壇軒後爲石塢廣數丈置太湖英德錦川諸奇石覆以栝松又植奇花若玉蘭海棠謝豹川娟紫薇石榴山茶丁香諸種百餘樹四時花不歇由軒右側徑爲門東望華峰雲陰飄襲署曰翠雲扉折而南爲堂堂前歲種菊數百本森秀盈除花時雲錦獨然集賓朋宴賞署曰餐英館北爲樓樓東面橘圃松徑紆青遠山浮翠引眺華山紺宇峩峩松靄閉至是盡收園中之勝而初陽從海東升光烱翠叢中朝景尤麗囿署曰青旭樓下爲室中置古書圖畫爲偃息所樓側有池爲晉王右軍墨池蓋守郡時嘗臨池作書故址猶存志所稱墨池坊以此也今重闕而軒其上環以珠欄題爲右軍洗硯處池軒之後有曲房十餘楹爲庵溷及賓從信宿所左側有小門仍入園雲徑達蒼雪塢東重門而出有徑百餘步夾植桂柏循此登華蓋山曰通華徑折而南有門巽然榜曰太玉洞天由門陟嶺有泉出石鍔閒亭其上曰蒙泉亭嶺折而東數十步又折而北有泉涓涓出

石龍口甚甘列足供一方之汲雖旱不竭志■一清泉郡倅馬公亭其前曰清泉亭其下爲東既王廟宏偉壯麗與帝居埒又爲王謝祠以右軍康樂二賢治郡流聲合祀焉嶺又折而南百武望東躡級而上爲資福寺宋林靈素脩眞故址也華蓋爲郡主山屹立屏展寺門正據其勝俯視城中官廨民居萬井鱗次街渠紘布左帶長江右環諸溪四山列繞數十重登眺閒合人應接不暇眞一方偉觀也榜曰江山勝覽寺久廢予既葺東園藉茲山爲勝因命僧重構頹增廿[illegible]左畔有隙地爲灌莽所翳余芟夷之得平址數畝許而[illegible]梁小堂由迴廊而入周以矮垣正值巽山塔盡收郡城[illegible]心東南諸景榜曰華陽淨宇寺之右故逼嶺予移嶺秘[illegible]十餘文闢其址爲樓五楹俯臨江流如在足下江心寺[illegible]海面雙塔刺天雲帆來往四顧若圖畫其勝不減川[illegible]湖而松竹交翠擁匝奥區不見闤闠榜日凌翠埤[illegible]後不僧舍舊址稍夷之結上方菴九楹可爲禪定所出樓達沙門折而北有徑繞樓外垣之下古木叢覆其蔭茂甚徑穿蔭而上凡數折陟華蓋山顛爲亭曰冠華郭外之江山川原望中可盡盤旋而下指視玉介圜幾陰環接林麓則若跬步閒矣昔謝安石居有東山所至築卬象之予居鄰華山志稱東山山人自家食至入仕寤寐

於茲園之培植布置率預於數十年之前乃今亭臺池館次第幸成而華蓋上下諸景亦爛然易觀其惠於茲山者豈一旦夕一手足力哉園密邇居室望華蓋山如家山朝昏風雨予嘗憩其中偕昆弟朋友讌笑卒歲是娛晚景而樂天倫咸屬於茲園也非得命世作者告於草堂之靈何以託於不朽謹述梗略以請云

國朝

周天錫重建狀元坊記 花萼樓集

正統改元之年天子親策士於廷而次之其第一人則吾家畏庵公也公居松之東於宅里相望地樹之棹黃公養正爲書狀元坊蓋名筆之云時既久傾圮顛實不可復治家大夫倡議將新之己卯之春忽拜山左之命王事孔亟議遂不果時錫下第歸自武林家大夫於栝蒼道中告錫曰余此行別無所私唯先太史之坊業有成議不可以止其傳余語石室公俾首事小子毋辭勞毋避怨毋傷和勉矣余且行錫跼蹐受命越三宿歸不抵舍趨告叔祖石室公公慨然曰唯然余責也隨商之諸叔祖伯叔兄弟議僉同傳單醇金庀材鳩工筮吉興事式如舊制而更宏敞約

費白金五十兩有奇以已卯十月始事庚辰十月落成里中黃白爭望而譁咸慶坊之復新而太史後人不寂寂也是役也捐金以倡不欲以義舉自予者家大夫也協成決計者石室公及諸長老也昕夕董役者仲父明也贊末議劾奔走始終恪事者錫與仲弟鏡從弟鐘也抑竊有聞焉畏菴公值英廟北狩力主迎駕之議纚纚數千言具闕國體雖言不見用而氣節表表盥僅以文章見哉乃公之生平不著於史即煌煌諫草亦埋没於寒煙碧霧中家大夫每以後亡達人先猷寂滅爲惧何里閈燁燁爲也錫侍家大夫側讀公之書誦公之詩懼公之故蹟且廢爲瓦礫是用敬承嚴命隨諸長老後勉效括据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然計斯費不過數十金家大夫非吝於財者而必合衆力成之要以家大夫而不欲專斯舉即後之不必家大夫也者而並得與斯舉也亦爲其可繼云耳竣事敬書以報家大夫命并以告後之同志者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四日

先中丞公墓碑記

萬厤庚申先公卜葬先妣人於瞿溪之西與而虛其左俟埋碧者嗣而宦游二十載於墓石槩未遑也甲申之變歸

臥一室十九年不出戶嘗曰吾亡國之臣異日勿用石獸諸物但立一石書舊官階足矣康熙甲辰夏先公棄養維時拮据襄事淚枯力匱於茲石猶未遑也及今壬戌去甲辰又十九年矣時序不停宰木且拱矣恐一旦先溘朝露負罪逾深於是與諸子濬等經始之離墓次百武許遵治命鑱碑文焉先公清節偉績彪炳朝野固無藉此區區而菁林叢密道里紆邈不有表識即無以肅觀瞻而垂久遠況羹墻陟降又後人所斯朝斯夕者哉碑不甚厚趺亦搦厲而磨琢未工者先公忠厚立訓戒勿用前人壙上物故也斯役也樵牧過而流連矜佩行而景仰往烈先猷藉是益顯而不孝孤得以草土餘生事成厥事幸矣幸矣凡我子孫瞻先德之崇高冀後人之啟佑謹厥身節用敦本務實能無貽羞於祖父則茲碑之立盥止山水增華直與天壤同久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其敬戒於茲哉碑高七尺九寸闊三尺六寸趺高二尺四寸立於是歲冬十一月十五日記於癸亥春二月十九日

雜文

宋

周行己代郭守修城隍廟文

神無不在爲物之宗在無不報示必有本城隍之神人民於斯無倉廩於斯祭藏於斯甲兵於斯刑獄於斯冐亦大矣報亦厚矣故祀典有載德音所及祠宇之敝咎將誰執因民之暇卜日之吉易壞以完增陋而嚴以舍神止神之臨矣歲時祀之民之福矣惟吏之職以是來告

劉安上耘齋銘

地不在廣方寸實同惟情爲田耕穫乃功昔者效官耘人之苗今也退休自耘其疇曰耘伊何芟夷蘊崇稂莠不生嘉穀乃豐固我靈根存我夜氣太和保合蓁爲美瑞不然戕賊荆棘之地非天爾殊爾則自棄銘之座隅免蹈之戻弗克念兹小人之歸

漑堂銘

凡物之生雨露是資彼生者天人則相之曰歲大旱一漑何益漑而不輟豈不爲力後枯之理夙夜斯得伊予早衰

外壽中乾豈無靈液自涸其源哲人葆真吐納爲最譬如
植物雨則茂遂亦日天醴飲其醇和暢乎四肢靡顏之酡
我銘斯堂訂子之迷
欲成厥功戒之在靡

明

劉覲郡學新建靈星門頌

學有廟廟有靈星門舊矣按靈星者東方龍星左角也二
星爲天闕其閒天門其內天庭故王者之門日靈星也溫
郡學廟建於元延祐甲寅迨今歷歲既久棟宇雖甄而廟
覘尙可瞻仰靈星門在屬日之下隨建隨毀今朽腐而將
比者亦有年矣永樂丙戌秋七月之望郡判歐陽公偕僚
屬求諸慨然以爲廟門如是非所以通神靈而詹示四方
也爰命匠氏以舊廢三星廟閒石柱六昇置於南越二十
六日癸丑乃鳩工樹焉永嘉黃尹率其民雲集奮力不浹
辰而三門儀然屹立矣學校人士莫不鼓舞忻忭咸謂數
百年不刋之工一旦建立若易易然者謂非聖人左右之
靈郡縣作興之力不可也吾黨出入是門其敢忘所自哉
因拜手而作頌曰於昭聖王有嚴廟像靈星之門上應天

象神靈往來君子出入數仞宮牆烏可拾級惟聖有勳動由規矩大闢儒關來者不拒六經道遠異論喧豗聖猶砥柱鎮彼奔放高明位列足以擎天來瞻來希聖希賢昔焉朽木不可以雕今易六石桓桓翹楚育材儲英上佐天予柱石棟梁斯爾多士伊誰之功郡縣是力僉讓不居日惟聖德聖德所被豈惟是門於千萬年有赫斯文

周旋四戒 周氏族譜

有序 父畏庵書四戒寄回黏諸堂屋中壁以戒男晃 景泰三年四月二十日書於北京寓齋

第一戒汝慎勿苟利官府公門毋或輕至凡百親朋惟篤情義禮尚往來冠婚喪祭若有他煩切莫干預豈保汝身亦全吾美

第二戒汝閉門守己勤儉治家戊眠寅起外肅內嚴婦聽夫義潔掃祠堂敬奉時祭慈愛僮奴和睦鄉里涵養日新庶成大器

第三戒汝毋甘自棄靜坐小齋讀書寫字節此忱酗遠彼博戲待客留賓隨宜措置勿尚奢華天物過廢毋近小人必親君子

第四戒汝租債之事恒平汝心勿驕汝志恃勢貪多劫奪何異稅糧早輸守法循禮小忿必懲大吉自至庶稱人名俯仰無愧

王瓚國子監東壁銘

維時國師疇日曷爲皇有成命朝有成規天下產才資於善教早夜從事孰爲之要學曰成均堂曰明倫允知乃蹈以復性真彼知彌繁匪止講訟彼蹈彌邇祇在日用厥理果明厥文自工懸科校故特占其中斯豈首務既明則悟指我迷途登我大路我思古人學必有師傳道授業解釋羣疑鄒魯之後伊闕獨盛萬古之準萬物之鏡世變寖下師不知求忘本趨末失源徇流貿貿碌碌率昧傚往理義日蝕利欲日長咨爾諸生悉志時用游歌橋門既廣既衆齋舍以居餼廩以食謂汝爲賢歲時有錫盞爲爾長兢惕靡盬達材成德其曷克勝豪傑之士無待自奮況茲展采雖愚必盡朝廷育女欲以祿女條約督女欲以儆女懋哉懋哉務體諸身上優格君下優澤民毋懈以弛毋荒以逸執敏執勤分陰是惜講習精到識局自開言行飭修官祿自來臨幸之地治化攸出詎曰彌文斷致其實人極斯立古風斯還京輦百司孰儷賢關模範或缺訓切載備肫肫我心體之爲貴

西壁銘

唐虞迄周既重師道春秋之世洙泗有道文章易見性命難聞循循善誘各惟其人載諸六經形諸言論道術淵微靡復餘蘊後賢迭興是嗣是程充拓光大有如考亭日誦其書必玩其意凡厥所言罔非吾事澄神端慮寢食勿忘時復繹習其進无疆維賢可希維聖可學一之爲要豈必該博博則勿精奚博之貴既精既博亦恐非易百工衆藝循師是崇矧茲儒道配天同工泰主主國教得賢則重今斯涵養刻期登用勉爾諸生慎勿自卑體立用著功深效隨嗟予何長遵古從事邇主考亭上溯洙泗聖朝右文彌極表章皇勅在楣賜書在堂屹屹正道煌煌成矩探討服行惟吾與女有肅璧雍有濟章縫門外夕雪座上春風自虛則益自信則至學無止法雖仕靡廢

項喬瞻雲祝壽圖請文狀 歐東錄

家父敕封南膳部主事誥封職方員外郎鶴山先生壯心直行酷類古人九歲失祖父事祖母以孝聞不善拓產而忘形物外雖無隔夕儲浩歌朗誦達旦遇知己不醉不休於經典子史天文卜筮星命等書悉能涉獵而尤曉於素問難經之義起仆同生不責報訓喬業舉子二十七舉於鄉三十七舉進士入宦兩京出守三郡持憲閩楚竊祿已

二十年未嘗冷眼眉越鄉人或族黨以官事求乎者不暇
察其情僞一屈膝鳴號郎匍匐不能忍然非利而爲之也
嘗謂喬曰聖賢所存惟天理所行惟義勢利不足道也爾
祖門帖有曰聖經賢傳須加勉天理人心不可無凡事直
須求理順所爲不可道天高此義理之言也爾祖母王氏
爾母詰封太宜人婁氏難婦人而廓然大公絕無妒忌我
母守節無聞言爾母嘗病血彌留聞睹聲猶力止祈禱此
非暗合理義者耶爾其夙夜勉之以毋愧先生之德若三
事不修而五過是是雖極品祇爲不才吾不爾願也喬用
是略知所嚮往云前此四三年屢求休致以終養焉父曰
用之則行待舍而藏可也其不當馳恩於爾祖耶今歲仲
春二日壽躋入旬矣初擬人賀聖壽順途歸省又以兵備
漳南不得行茲將瓜及矣同首故圖咫尺千里真不可頃
刻解於心者敬繪瞻雲祝壽圖求諸大人先生華哀之作
覲歸以當蟠桃之獻以布斑襴之情康吾父展玩可以承
日子孫傳之其聲容藉以不杇也目賣台嚴敬賜提筆惟
序惟記惟賦惟傳惟頌惟詩歌惟所欲
爲悉爲珠玉喬不勝仰望感激之至
張純五誠

越有女桑氏年十六而寡誓不改節高垣牖別內外童子不得見室旁有美男子聲音相悅掘地而通焉詰旦逢髮垢面哭泣不絕皆曰楚之貞姬也邑令上其事未報女桑氏則姬矣且曰余思苦而腹疾也求醫診之曰男女不潰死固吾所也何生求為鄉人益賢之數月呱呱生噫鐘聲自宮鶴聞於天令名可以倖取哉誠一余讀瑤山下或日是巔有自人洞焉息於祀則未不登樵牧必墜死每闢訶斥聲余曰有是哉五月五日夜半風淒雨黑流火星散而一二而什百也俄上俄下復合為一舍人不敢指曰虎豹棲止暮夜何之洞君遊也余曰有是哉旦閱其所聚人跡焉益舉族而求其七羊也詩人曰人之為言苟亦無然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誠二吳人客於楚八年而歸道宿於山舍見一美女為作飲食設飧簞悅之結為夫婦末曙負而迸焉其友曰是必有奇禍盍為爾卜卜曰孤也不聽其妻泣不止曰是恐割吾愛也姤婦也出之朞歲則體竊弱語說亂召巫燃鹿角而照之驚於牀下果狐也矣釁然謝其友而歸其妻焉逾江之子曰妖也而祥之親也而仇之人盡妄耳誠三余行栝之保山中見一翁石室中顏如童余異而問之曰皇都北徙老夫居此余曰何術而壽也曰余兄業商北走胡南窮百粵珠翠逼搤手足不停先余而

死九十年二弟侒不能辨奸不能眩雅好文辭日事筆硯
利害是非瑣瑣不倦先余而死百有十年余長而愚妻子
日咨遂不室廬風雨霧雪言薮其楞朝陽明月抱犢于于
起臥無常黃精爲糧日春與夏花男草叢落葉飛鴻乃知
秋冬憂不至我樂不知終言訖而去嘯於長松翁蓋有道
者也余也結髮記誦透迤盛年窮通好醜其中乃遷元髩
種種顏色不妍攬鏡自照爲之茫然自今而後須命於天
如木種如石謹識斯言　誡四　鄉有學究陰爲不善妻子詬之
如儲巧出而訓小兒則峩而冠衣褒楚楚顏色如神小子
唯命唯唯不敢慢也有紿其弟子者曰爾師如是如是汝
效之無責也兒輩信之聲音舉止悉夫人所云矣學究覺
焉愧而去噫色厲而內荏譬之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歟
故曰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
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　誡五

王叔果左箴　府志

維皇降衷昭哉有赫罔念爲狂彼昏斯忒心逸日休日惟
作德爾懈於修衆作以則勉茲身心夙夜警惕毋爲譸張
毋事矯飾毋惑後言毋行胸臆犯無怒藏施無德色語無
夸毗行無忮刻愼之渺微起居食息大雅溫溫小心抑抑

卓彼先民
允矣我式

右箴

物與无妄帝命罔私中孚起信聖訓昭垂爲詭爲譎民懸日盜高明鬼瞰屋漏爾知隱衷宥密疇曰可欺一言失實人謂無稽一行詐僞人蓄羣疑寸心不檢生平以虧人人固爾貳汝亦悔之相維君子信以自持幽無神責明無人訾肫肫慥慥賢聖是師

四戒箴

荒躭沈湎昔戒盜觴晏安祚席酖毒靡常崇賄賈怨搆忿貽殃孰贏孰縮孰儒孰強析較毫忽如鼎沸揚終以胥溺如決斯防哲人炯鑒敬畏靡忘珍陽葆粹齊聖自將屏彼銖算泯爾低昂維貞維靜知微知彰淵兮止水澹兮元霜操之兢惕迪我平康

四維箴

禮義廉恥稟於天彝紀綱百行是爲四維立身行己權衡
以之爵可塵視志不可淄生可蹝棄操不可隳進退辭受
憂悔罔知安常蹈變檢鏡靡渝相彼汚澤穢濁所遺淵澄
嶽峻高潔攸推人靈百物名節是支正誼明道繹之我思
庶以修慝
無忝男兒

通政溪橋翁像贊 半山藏稿

於乎此我先大父之遺容也昔也侍於燕喜今也瞻於陟
降而愴慕切於吾衷愉色表其慈煦粹容符其謙冲生膺
備福榮哀後於錫典沒升廟食美報昭夫元功卓
哉明德之遠戩矣慶澤之隆其惠我嗣續無窮

張遜業釋誣

嘉靖己未予承欽命市馬大梁爰憩茲署見輪奐甫新已
燕穢弗治竊訝之或對以既落多祟繼者之臨日將就圮
予曰有是哉人之好爲誣也始於自誣而卒之誣人誣不
已至於誣鬼何居凡我有位受命於天實神之主民之望
也神弗禦災捍患則變置之鬼神何狀也致恣胸臆妄禍
福耶陰不侵陽邪不奸正妖不勝德古之經也鬼將怵我

如之何怵之夫木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上必自鬼也而下
斯鬼無乃位上者或黷於貨慾於刑內自疚曰我有鬼責
矣冥報曷逭夫心疚則氣餒氣餒則神怖天君失宇衆衆
皇皇月影松聲眩無於有是心鬼也其下祿舊習心厭鎮
驚愕亦怵於冥報同聲訐曰誠鬼也矜胥徒乘之爲奸佯
齋砂礫譸張媢訛羣喧吠聲上下益怵莫知其由噫始而
上眩於心以誣其下終而下誣於心以誣其上上下交誣
牢不可解易有之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信夫鳴呼鬼誠有
知耶不禍守道之人無知耶馮依爲幻禳而祛之一夫力
耳奚祟之爲始乎聞誣言嘗酹於司土日果有無辜銜寃
而莫雪者乎有厭畏非命而無知者乎有則託諸衆言以
告我竟挾句無聞退適公餘吟弄風月蠲處佳景乃喟然
嘆曰人何好誣至此也茲地非值予不幾爲廢署乎左右
亦予信起闕於庭相告曰月影松聲依然加故祟曷乎來
是誠誣也巳昔狄梁公毀犀詞至今頌之久矣正足勝邪
也適覯憲臺藩臬諸公論議慷慨哀然正人因談及之僉
曰是可以釋誣矣願貞珉以信諸後余曰惡乎敢是在風
敎者責也夫閒寂生幻蕪穢易傾萬金之字是珍是借叉
非頁有司責乎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巳奚遯好事嫌
復誓於庭曰天地之道有明有幽明雜幽雜正直是由果

能爲祟郎速予仇毋暫
惑冥頑以作明神之羞

周應期畫像自贊 周氏族譜

爾貌何癯爾衷何愚爾志何迂爾行何拘歷官三十年既
不能樹勳名以施光於竹帛又不能藉升斗以分潤於鄉
閭徇擁腫之無當於用奚子孑焉一編之與俱而一瓢之
是娛嗚呼世之與爾而相違兮盍早歸爾影於黃墟徒留此
儼然之軀使人目之曰是南冠
而因者豈不誠天壤之腐儒歟

王瑞栴諭張獻忠檄

諭西營遊擊張獻忠凡人生天地間不論富貴貧賤都要
思想一箇結果曰予爾等從前恣意妄行誤墮坑塹一旦
改絃易轍涕泣輸誠是天憫爾愚化爾暴明明討箇好結
果矣今各上臺仰體皇上好生之心委曲開論亦既著明
今復據轂城士民所請界山湖地二處令自沙沙移營暫
行安插以候明旨真天覆地載之恩也前諭爾解散隨營
授屢三款皆議撫之要務爾宜急急遵照舉行而本道爲
爾等計之三款之中應又以解散爲第一義蓋爾營號稱

數萬固多驍雄亦有老稚亦有婦流在未撫之先或以此輩逐隊連羣可壯聲勢抑且隨地掠取易給養殆今爾為良民矣既已釋劍棄刀亦何須誇强擁衆既已不侵不暴更安得積粟餘金人衆則心志難齊人衆則日用難給即爾嚴為約束而自有約束不到之處即爾慷慨贍給而自多贍給不及之時倘一夫起而敗盟即全局因而受累則何如於近府近縣之民可徑歸者盡散歸於原里即遠府遠省之民虜阻隔者請給票於上臺解之又解散之又散則營中所留之精銳當亦無多於是選其孰願隨營者拔之行伍可戰可守孰願授廛者列之編戶可牧可耕立功則請餉於朝廷昔為頑民今皆桓桓忠義之旅也編氓則自食其力於前雖奸宄今皆熙熙耕鑿之黎也利害禍福明白顯然急當清夜三思大家曉諭弗使兵戈遍處城池弗使哨馬仍取糧草如此則爾等之心事行徑節節可質鬼神而我之招納撫摩實實聯為赤子是一撫真撫一撫承撫之道也洗心滌慮換骨脫胎離苦海而登衽席端在此舉勉之速之特諭

劉士焜自誡

爾無師嘗爾無友規爾提爾提爾目所見爾耳所聞如入酣肆莫爲之主莫爲之賓爾蹈爾遷爾誰與居而乃今知今是而昨非爾爲古學先闢荆杞而播種焉無速之以有體有要有華有栝勿曠以荒或狃而喜其有帶義如齒有物嚙之乃已惟瞻决事惟精察理非易非知致遠恐泥爾學如此曷不惟夜愁愁勉爾爾宗味味如火弗揚亢宗惟爾爾家如巢風雨飄摇承家惟爾爾身如魴勞則赬尾才不足以副志氣不足以充體微名不足啜微功不足飾致身惟爾敬戒爾一日爲天地闢人爾則一日爲父母之子

鵰山銘　府志

山以鳥名村以花名此八言者山開石驚石不沾水水不沾石以此八言者山搜石立八言之後八言之前寥寥寂寂相去千年毋石我水毋土我石勒銘茲山敢告游客